

河北地質大學 70周年校庆专刊

高等教育研究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河北地質大學

70周年校庆 | 1953-2023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Hebei GEO University

赓续山水情怀
砥砺地大品格

1

第62卷

2023

序

岁在癸卯之金秋，河北地质大学迎来了70周年华诞。发轫于宣府，筑室于石门，四次名更迭，三番业新创，悠悠七十载，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学校始终高擎“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的“三光荣”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四特别”精神火炬，为地质矿产部门培养、输送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

回首七秩，阳春布德泽，嘉树下成蹊，璀璨星河，桃李天下。师生校友们“上天”“入地”“下海”，北跨天阴山脉，南抵大洋之极，西跃高原荒漠，东及大海之滨，上攀青藏之巅，下探谷壑裂隙，俯察太行山水，仰观航磁卫星，在各行各业精作细耕，彰显大国工匠风范，为祖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是学校为社会提供的重要瑰宝和财富。

因学校，师生从此相识、相交，便有了师生间的学脉传承；也因母校，同学们从此相遇、相知，也萌发了校友间的深厚情谊；又因母校华诞，师友再度相逢、相会，登楼看山、竹窗夜话，共忆绵绵旧事。为此，校庆专刊辑录了30余篇作品，分“故交”“旧地”“往事”“相识”“重逢”“诗情”“画意”七个单元，呈示了师生们对学校的深情厚意，以飨读者。此集既追思了溘然仙逝的授业恩师，也回忆了快曾被遗忘的旧友故交，其饱含着学生们对母校的拳拳之心，吐露了校友们对学校的惓惓之忱。正是感恩于在母校“饮木兰之坠露”“餐秋菊之落英”的哺育，戴德于恩师“不让土壤”“不择细流”有教无类的授业，虽“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但万里犹比邻，八方传书贺。诗曰：绵绵瓜瓞。正是一代又一代默默奋斗的师生们，承袭了前辈的学脉，张大了学校的门楣，生生不息、绵绵不绝，使我们得以欣逢学校盛事、亲历行业盛景、翘望国家盛世。

面向未来，学校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继续秉承“达观博物”的校训，弘扬“勤奋、求实、团结、创新”的光荣传统，坚持“服务地矿行业需求，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双地”战略，为赓续中国地质事业、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河北地质大学党委书记：和志强

2023年10月30日

高等教育研究

2023年 第62卷 第1期
(10月30日出版)

主办单位 河北地质大学
编辑出版 河北地质大学高教
研究室
印刷单位 石家庄燕赵创新印刷
有限公司
投稿邮箱 gjybjb@hgu.edu.cn

校庆专刊编辑委员会

主任 和志强
副主任 王滨 都沁军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丽娜 王滨 刘少华
吴聪聪 张耀东 陈安国
和志强 周吉光 都沁军
郭震 黄恒学

主编 周吉光
编校 李华中
封面设计 赵志策 吴纳珏

※部分照片来源于学校网站, 未能一一标注作品拍摄者, 特以致歉。

目次

● 故交

- 回忆: 四十年前在河北地质学院 韩再生 (1)
纪念恢复高考 1977 级的河北地质大学水神们
..... 吕金波 (5)
常怀感恩心, 相逢皆是缘
——河北地质大学七十周年校庆随想
..... 苗泽华 (8)
师恩似海深 教诲如春风
——献给基础部的老师们 杨慧彦 (11)
关于学校底蕴的思索与感想 周吉光 (13)
记李四光地质科技奖获得者牛树银 陈超 (17)

● 旧地

- 我在河北地质学院求学 韩劲 (22)
河北地质学院, 梦牵魂绕的地方 张西春 (27)
下花园实习 范永泉 (28)
故地重游之宣化 刘文恺 (30)

● 往事

- 门 ——写在河北地质大学校庆 70 周年之际
..... 张发旺 (34)
至通天下 达观博物
——河北地质大学校训提出过程 郭有献 (39)
我在河北地大的耕耘岁月 高淑英 (42)
回忆二则 刘亚民 (46)
校园往事 郑爱华 (48)
河北地院的那些事 梁杰 (50)
一次奖惩巧遇 张敬钧 (58)
重回故校园, 远忆二三事 刘文恺 (60)

激情岁月——纪念在学通社激扬文字的日子	杨慧彦 (62)
陪着杜汝霖教授去北京领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苗泽华 (66)

● 相识

我与河北地质大学的不解之缘	刘颖 (68)
母校记忆	张玉莲 (70)
一次难忘的同行	北崖 (76)
那些年轻的岁月	韵红 (78)
《勘探队员之歌》我的最爱	吕怀英 (80)
那酒那魂那人	如晏 (82)

● 重逢

找个理由回母校吧	赵松波 (83)
凌子，走到了天安门	曲雪松 (84)
毕业四十年的我们	苏美霞 (87)
毕业二十年，我们再相会	任亦萍 (89)
相识何必曾相逢 ——2023年五一小聚有感	苏美霞 (90)
地大人的底蕴 ——有感于校友玉莲的教风	马德家 (91)

● 诗情

忆母校（三首）	张海亮 赵燕生 葛庆敏 (93)
母校印象	潘大成 (94)
校庆七十年	李宝山 (97)
校友小聚（二首）	赵腊平 (98)

● 画意

贺河北地质大学七秩华诞书画作品	李信义(封三)
-----------------------	---------

回忆：四十年前在河北地质学院

韩再生

(中国地质调查局, 北京 100037)

我是 1973 年到河北地质学院上大学, 毕业后直到 1980 年调离, 在河北地质学院共七年。在农村下乡插队以后, 我被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 当时是水利系统准备为根治海河培养的技术力量。学习的专业是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河北地质学院坐落在张家口市宣化区, 原为宣化地质学校, 建于 1953 年, 曾培养了大量的地质勘查人才。1971 年升格为大学, 1973 级是第二届大学生, 我在水工系 7303 班, 1、2 班为 1972 级。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质勘查、经济管理和物探是学校中的重点和特色专业。学校领导是郭思敬、李春溪、冯呈瑞, 都是老革命, 并在高等教育战线工作多年, 他们来创建并领导了河北地质学院。学院的老师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原宣化地质学校的老师, 另一部分来自原地质部五七干校, 他们很多是在地质部重要部门的专家。水工系领导是周德裕和黄心平。

能够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在当时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刚刚进入学院的口号是“人民送我上大学, 我上大学为人民”“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虽然在当时的思潮冲动下, 我和陈宁生等几个同学写出大字报贴在大食堂门口的墙上, 要求参加“批林批孔”, 但真心还是要如饥似渴地多学知识。



图 1 7303 班委会合影

这张 7303 班委会照片中, 前排是王满台 (副班长)、于佳平 (班长)、翟纯贵 (体育委员), 后排是我 (学习委员) 和梁玉峰 (生活委员)。班里还有党支部: 吕复生、冯新亮, 团支部: 和泰、斯琴。

老师们很努力, 由于当时没有现成教材, 大部分的专业技术课教科书是老师们自编和改写的, 都是油印出来, 现写先用。如编写《专门水文地质》是卫中鼎老师, 《地貌和第四系地质》是杨子赓老师, 《地下水动力学》是王琼声、薛月楨老师, 《矿区水文地质》是崔光中、谭绩文老师, 《工程地质》是杨文远、匡有为老师, 《地下水化学》是李昌静老师, 只有《普通水文地质》是用北京地质学院王大纯教授的文革前的统编教材。老师们用自己写的教材讲课, 讲课很生动。还有很多老师是从野外地质第一线来到课堂。刘光亚老师讲《基岩地下水》和找水技术方法, 他自己的工作实例, 深入浅出讲出了水文地质的内核。当时是全国的最前列, 我们在课堂上听还不过瘾, 要求在晚上时间办讲座, 每次都是座无虚席。

基础课是工农兵学员的弱项, 由于原来的基础不同, 数学、物理和英语对很多同学来讲很吃力, 每天教室里都是灯火通明, 刻苦学习到半夜。教数学的佟老师, 物理的朱五和老师、构造地质学的王世德老师和岩石力学的陈老师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学院伙食不是太好, 但文体活动很好: 排球、篮球、乒乓球、足球, 水工系 7303 班的篮球队有董乃思、翟纯贵、陈宁生等主力, 一场篮球全班同学在助阵, 兴奋异常。管乐队中的于佳平、左文学、李俊福让宿舍楼充满专业水平的音乐, 郑於文老师也被吸进加入。张建平、斯琴等的乒乓球与地质系史继忠的对抗, 楼前场地上的排球生机勃勃。每年冬天泼出冰场, 可以在体育组借冰鞋。图书馆小楼借书、阅览, 带来无限的温馨。地质陈列馆的岩石矿物给了牢固的记忆, 国家发给助学金足够养

活自己。

按照“开门办学”的要求，我们在1974年就开始进行地质实习并与下花园电厂水源地勘察结合。从水文地质普查、水文地质物探到勘探钻机施工，卫中鼎、孙德培郑於文老师结合实际讲课，为我们打下了水文地质的坚实基础。1975年我们在邯邢基地的武安、涉县进行水文地质填图，参加黑龙洞羊角铺的群孔抽水试验。原煤炭部的沈尔炎、叶贵钧是水文地质权威专家，曾给我们讲课。当年还参加黑龙潭水库和朱庄水库工程地质勘察，参观了红旗渠。1976年我们在坝上张北县进行1:5万水文地质普查和打井找水，我和左文学、张中兴、姜素芳和冯荣珍在一个小组，完成了黄盖淖和大囿囿两个公社范围的水文地质普查，刘光亚老师是总技术负责，还有谭绩文、孙德佩老师。这项成果在坝上、张家口市和河北省社会上得到了好评。

1976年是不平常的。清明节期间，校团委带队，很多同学在宣化的烈士纪念碑前悼念周总理。在唐山大地震中，张乃仁和蒋大有同学受了伤。我们在张北县虽然远，找水工作也受到影响。在我们即将毕业之际，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们带着黑纱照了毕业像以后，化悲痛为力量，尽快走上工作岗位。



图2 7303班毕业合影

毕业后水工系留校工作的1973级学员有我、和泰、武景堂、臧逸中、刘唐生、刘久功和贾家麟。学校派我立即到内蒙古河套平原进行水文地质物探，参加1974级水工系的同学开门办学。辛永水、闫小双老师带队，我和其他老师连夜编写了《后套平原水文地质物探勘察报告》，并及时提交给内蒙古水利设计院验收。在呼和浩特市我又同时参加了另一个项目，是由李俊亭老师运用当时紧缺的计算机做的地下水计算评价。这时在呼市大街上看到了“打倒王、张、江、姚”的标语。

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校的教学更加走入正规，要求更高。1977、1978级高考入学的大学生个个生气勃勃。留校的工农兵学员中马秉奎、焦彩兰、张纯理成为中层领导，我们这些做专业教师的则感到了巨大压力，除了做好本职的助教工作，还要补足数理和外语基础，准备接受再一次的补课考试。



图3 校门口合影

这是我们留校后在校门口的照片，从左至右分别是范俊章（74级）、臧逸中、贾家麟、和泰和我（73级）。水工系的老师们给了我们很多关心和帮助。留校教师刘亚民（学报编辑部）保存着的一份难忘的贺单，这是1977.1.30对我们四位留校教师结婚贺喜的购物凭据和赠送记录。

为马秉奎，韩再生，刘金锋，武景堂 1977年春节新婚贺喜！

周德裕，黄心平，闫小双，马秉奎，刘亚民，彭汉兴，王宪瑜，李昌静，谷源辉，张正山，穆云章，陶秉君，和泰，武景堂，郑名在，杨金忠，王佩贞，孙旷午，李俊亭，严辛稼，吴树琦，王琼声，历建宁，薛月祯，汪尧勋，叶天熙，臧逸中，李玉苹，卫中鼎，刘金锋，崔光中，张文山，孙德佩，谭绩文，钟时雨，孙伯益，韩再生，杨文远，赵文强，苏伯苓，祁冰，杨世全，陈惠芬，王国瑞，闵菊英，韩秀荣，贾家麟，刘唐生，刘久功，白尚凯，辛永水，汪福焮。

共计人民币：52.00元。

购买物品如下：5×7床单：12.10×3=36.30（布票16.5尺）；

枕巾：1.36×2=2.72；枕巾：0.98×2=1.96；花茶盘：1.74×2=3.48；

脸盆：2.60×1=2.60；石花瓶：0.80×2=1.60；玻璃杯：0.43×4=1.72；

圆镜：0.77×2=1.54；合计：52.12。

超支0.12。

这可以看出老师和留校学生的纯洁友情，还可

看看贺礼之简朴。更重要的是回忆我们的老师，不忘恩师，师生情意长存。

我在1977年成为预备党员，1978年8月转正成为共产党员，水工系教师党支部书记是薛月楨，介绍人是崔光中和武景堂。李春溪书记在学院大会议室主持进行了新党员入党宣誓。

我在水文地质教研室的工作主要有：担任77级和78级的矿区水文地质课，带学生进行野外地质实习，最重要是参加系里承担的科研和地质勘查项目。水工系的学术科研力量很强，在当时的情况下，相比其他院校的动荡，河北地质学院很稳定，郭思敬院长的威望和敬业使得学院在地质部的地位很高。因而承担了很多国家科研项目 and 重要地质勘查。1977—1980年我参加的项目主要有：全国矿山水文地质回访调查，冀东司家营铁矿水文地质勘查，天津宝坻水源地质勘察和地下水计算，邢台冯村铁矿和临城煤矿的矿井涌水量计算评价。我是崔光中老师和李俊亭老师的助手，并带学生进行野外调查，学习和运用了刚开始出现的有限单元和有限差分法进行地下水资源计算。当时的计算机占据着很大工作间，但还不如现在的笔记本电脑，我们用黑纸带和卡片输入程序和数据，在各计算站排队用机时。我们完成的项目很多都得了奖。我也第一次发表了学术论文《矿井涌水量数值计算的处理方法》，



图4 北戴河鸽子窝留影

刊登在1980年的《河北地质学院学报》上。

图4照片是水工系和地质系的教师准备进行1980年野外地质实习在北戴河鸽子窝拍摄的。其中有：刘光亚、马秉奎、曲光福、赵文强、孙德佩，谭绩文、牛树银、王贵基、刘唐生、历建宁、孙伯益、牛平山、张正山、李桂芹、蔡淑英等。

离开后，我又几次返回宣化母校。这是1983年在学校成立30周年纪念期间，我和孙德佩老师、张济洲、刘唐生同学在行政办公楼前的合影。



图5 校庆30周年行政办公楼前合影

2013年9月水工系1973级同学自发在宣化庆祝入校40周年和学校成立60周年，返回母校聚会，达到当年同学数目的一半，匡又为老师也参加了。

这是在母校办公行政楼前和40年前住过的宿舍楼前的留影。



图6 校庆60周年合影

附上我和同学的拙作，作为这段回忆的结尾。



图7 入校40周年宿舍楼前合影

满江红·河北地质学院

秋风送爽寻故地，四十春秋。
 望校园，旧物依稀，新景俱进。
 六十功名尘与土，千万里路云和月。
 数岁月，白了少年头，无怨悔。
 地质路，水工程，
 成就在，人民记。
 同窗谊，缘情老更亲密。
 笑谈畅叙子孙乐，余热尚可报社会。
 待从头，尽享好山河。
 中国梦！

(韩再生，2013.9)

如梦令·同学聚会后

常忆校园似画，
 重逢同窗牵挂。
 至今挥不去，
 仍留塞外山下。
 宣化，宣化，
 自此行程通达。

(韩再生，2014.10)

**如梦令·宣化聚会
和韩再生同学**

相识少年风华，
 重逢已过花甲。
 寻寻觅觅处，
 喜看新颜如画。
 如画、入画，
 似曾添砖加瓦。

(王兆明，2014.10.13)

**如梦令·和诸同学
宣化聚会**

人有多少年华，
 总为离别牵挂。
 朝朝暮暮时，
 情随地角天涯。
 天涯，天涯，
 再聚应到谁家。

(蒋大有，2014.10)

忆当年风华正茂，
 曾孜孜求学若渴；
 四十年挥鞭跃马，
 好儿男奉上硕果。

(梁银芳，2014.10)

纪念恢复高考 1977 级的河北地质大学水神们

吕金波

(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 北京 102206)

河北地质大学创办于 1953 年, 迄今已经 70 周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任学校名誉校长, 而我正在编写李廷栋名誉校长主持的《中国区域地质志—北京志》, 真的有缘 (图 1)。

1977 年恢复高考, 考试日期 12 月 10—11 日, 考试两天, 考试科目: 政治、物理化学、数学、语文。全国 570 万考生, 录取了 27.30 万, 录取率不到 4.79%, 其中的 109 人于 1978 年 3 月被录取进入了位于宣化的河北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 毕业后成为院士、勘察大师、研究员、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才, 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研究地下水的水神。值得一提的是武强同学开拓了河北地质大学拥有院士的先例。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胡同人, 是第一批恢复高中的国子监中学毕业。插队在怀柔县杨宋各庄公社张自口大队, 担任张自口小学民办教师。1977 年 12 月在怀柔水库东面的怀柔一中参加了高考。

估计录取我的是国际关系学院下放到河北地质学院的老师, 一封来自国际关系学院家属宿舍 2 楼的信函《河北地质学院招生简章》可以作为证据。当年文革刚刚结束, 需要政审, 分数保密, 至今闹不机密 (宣化土话: 搞不明白的意思) 考了多少分? 能够考入水工系, 估计数学考得好点儿, 别瞎猜了, 感谢河北地质学院水工系录取了我。上学肯定去宣化, 宣化盛产葡萄, 古代为宣化府, 是北京 4 个卫星城 (热河府、天津府、保定府和宣化府) 之一, 和北京一样, 钟鼓楼是分开的, 鼓楼上乾隆皇帝题写的“神京屏翰”就是证据。

河北地质学院位于宣化城西北的城墙里面, 西面是炮院, 南面是宣钢, 东面可以到钟楼, 北面当年没有城墙, 是盆天大队。地质上, 河北地质学院处于柳川河冲洪积扇的顶部带, 是种植葡萄的最佳地带, 葡萄架为锅型, 长着马奶葡萄, 含糖量高, 可以切片, 柳川河冲洪积扇的溢出带就是宣化南城



图 1 《中国区域地质志》课题组在北京西山考察 (后排: 左 7 李廷栋、右 4 作者)

作者简介: 吕金波, 1956 年出生, 河北地质学院 (现河北地质大学) 毕业后, 重复最早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工作 (1916 年所长丁文江首令完成西山五万分之一之地质图), 从事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 1994 年在《河北地质学院学报》第 3 期发表《北京西山新生代古地理环境的演变》, 完成了区域地质图在北京的全覆盖; 在石花洞工作 3 年, 初步建立石笋地质剖面, 现已退休 7 年, 工作期间取得了博士学位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

门楼（昌平门）西面有湖泊的人民公园。一座宣化城宛如一个典型的水文地质模型，难怪出现众多的水神？1978年3月的一天，准备去学校报到。那天起得很早，北京胡同静悄悄的，父亲推着自行车，拉着行李，沿着国子监街由西向东到达北新桥106路无轨电车站。一路上，父亲好像有许多话要说，或许因为有个祖先（吕缙祖为顺治三年丙戌科榜眼）当过国子监司业，父亲在10年前已去世了，这成了永远的谜。在宣化站一下火车，映入眼帘的是红人红马景象，当时就蒙圈了，这是什么地方？当地人说话没有上声（第三声），一句也闹不懂。坐上学校的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河北地质学院，办公楼前一条横幅“欢迎未来的地质尖兵”非常醒目。编写《安特生对中国宣龙式铁矿床发现、考古学和地质学的三大贡献》，才知道宣化是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现在首钢）的矿区。中国第一个地质调查机构是1913年成立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14年聘请了瑞典人安特生任顾问，他在1914年发现龙关县（现在的赤城）铁矿，1918年发现宣化烟筒山铁矿，所以称为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所以有了新中国十大钢铁基地的宣钢和首钢。同时也解

释了为什么在宣化建立地质学校，也就找到了河北地质大学建校70年的源头。之所以出现红人红马的景象，是因为宣化盆地的串岭沟组地层为距今16.58~16.48亿年前滨海潮间带沉积的物质，底部有红色的赤铁矿，称为“宣龙式赤铁矿床”。正是由于赤铁矿的开采而形成了定货红人红马的景象。

109名1977级学子分为7712班、7713班、7714班和7715班4个班。其中：7712班27人，分别是：丁永建、王平、王洁、王孟科、王兆国、王月全、方国华、毛彦龙、林小劲、史生胜、史俊德、闫秀生、李晓薇、赵小奇、李浩基、李记山、宋建国、张武文、张海龙、张素凤、穆真明、胡蒙育、黄军旗、熊道琨、俞群韬、宋志伦、曹少英。7712班，班风活跃，喜欢篮球运动。7713班28人，分别是：尹庆江、沈奕、崔益民、张嘉明、王强、宝成、张喜珠、张琛、仝长水、郭纯清、尹昆、胡丹书、沈云龙、王柱、张林平、刘维德、张奕、王晓明、杨增文、张福成、李晓曦、裴建国、姜云、张荣成、张燕君、熊宪、吴瑞林、张曾琪。7713班，班风活跃，喜欢打扑克，利用54张扑克牌在同学之间互相起外号。7714班28人（图2），合影中缺少肖人孟。前排左起：高恒谦、刘春原、史步亭、武清忠、赵小凡、吉勇、曹志忠、吕金波（作者）；二排左起：周府生、段新堂、王润兰、焦须完、张磊、王英华、赵跃平；三排左起：赵予新、许再良、李文虎、杨桂玉、张鉴、周仰效；四排左起：邸志强、康卫东、杨小荟、傅荣华、孙继朝、李文鹏。7714班，班风活跃，团结友爱，学习认真，许多为著名的水文地质专家，许再良和赵跃平分别为全国和四川省的工程地质勘察大师。7715班26人，即：王永宣、张建荣、张玉锦、田志忠、郭志明、赵增敏、王孝荣、李卫华、唐波、武强、李树文、李益民、徐世民、刘明辰、苗丹科、高生、辛庆凯、刘晓芹、朱杰、岳茂华、刘良敏、敬智明、张立芬、辛贤德、宋仲文、吴树刚。7715班，班风活跃，喜欢体育。武强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毕业20年后的2002年，同学们齐聚位于河北省石家庄东南小马庄附近的石家庄经济学院（现河北地质大学的前身）（图3）

河北地质学院最早评为副教授的是杨子赓和高万里两位老师。杨子赓老师是袁复礼的研究生，第



图2 安特生顾问于1918年前往“宣化一带”的护照



图 3 7714 班在宣化照相馆合影
四纪地质与地貌专业。自编了《第四纪地质学及地貌学》教材，上课用幻灯片，显得非常先进。代表河北地质学院参加了《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项目，发表“周口店地区晚新生代地层研究”，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如数家珍，使得我们在普通地质实习中受益匪浅。高万里老师是情报研究所出来的，教授大地构造板块学说。我毕业后，搞区域地质，

在全国资料馆收集资料时遇见了老师，此时他已经回到地质情报研究所。最熟悉的是来自北京的苏伯苓老师，她给 7714 班和 7715 班教授工程地质学。老师不但业务好，而且还热心帮助许多考研究生的同学介绍导师，武强成为院士，苏伯苓老师功不可没。苏伯苓老师住在北京安定门外的上龙大院，我住在安定门内国子监西面的箭厂胡同，是只有一墙之隔的师生。孙德佩老师是我们在唐山地区实习的指导老师，实习单位隶属河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天津中队）。孙

德佩老师是白俄罗斯保姆照顾大的，俄语好，天天翻译俄文科普作品。毕业 20 年，我回到位于石家庄的学校，见到了朴实幽默的老师，他送给我一颗当年学生佩戴的白色“河北地质学院”纪念章。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写这篇《纪念恢复高考 1977 级的河北地质大学水神们》是为了在河北地质大学迎来 70 周年华诞之际，祝愿母校发展得越来越好！



图 4 河北地质学院水工系 77 级毕业 20 年返校合影（作者：三排左二）

常怀感恩心，相逢皆是缘

——河北地质大学七十周年校庆随想

苗泽华

(河北地质大学 管理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2023年将迎来河北地质大学70周年校庆。我在学校已执教38个年头了，在长期的教学科研中，我见证了学校的变迁与发展。回想起往事，我不得感慨万千。

一、初来乍到，安心助课

1981年9月至1985年6月底，我在河北大学读本科，学的是数学专业。我一生感到骄傲的是我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们村（巨鹿县苗庄）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本科生。大学期间，我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曾获得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还成为河北大学书画社成员。大学临近毕业时，辅导员戴晓玲老师找到我。她说，有一个分配到河北地质学院当教师的指标，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不愿意！我说，我想回邢台老家，或者去邢台市统计局工作，或者去邢台师专任教。后来，系副书记王君良又找到我，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必非得回家乡工作呢？他还说，河北地质学院是部委学校，挺不错的，还可能搬迁到天津市，看你学习好，又是入党积极分子，系里才派你去。我只能服从分配，并于1985年7月初来到坐落在张家口市宣化区的河北地质学院，在基础部数学教研室任教。

来到这所学校之后，才知道当年河北大学共有3个毕业生分配到河北地院任教。另外两人，一个是哲学系的高桂林，一个是经济系的高伶。我看到同届校友，感到十分高兴。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与高桂林经常在一起散步，我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我家和高伶也成为卓达书香园二区上下楼的邻居。到了宣化，学校安排我和王开厚住一个宿舍，他比我早一届，兰州大学数学系毕

业，功底扎实深厚，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85级新生开学后，教研室领导安排我助课，从此我与学校的教育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给高瑞峰老师主讲的《高等数学》助课，授课对象是水工85级两个班。高老师是数学教研室主任，他讲课认真、声音洪亮、教学严谨、要求严格，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授课方法与技巧。新生们学习认真刻苦，高老师每次授课，我都跟班认真地听讲，晚自习时，我到教室辅导学生。学生有疑难问题，我都耐心解答，并把学生的疑难问题记在本子上，每周都抽时间给学生讲解作业中的疑难问题。我还给张福林老师主讲的《微积分》助课，给张文雁老师主讲的《线性代数》和《线性规划》助课。通过助课，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数学教研室还有几个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如郑名在、穆庆余、陈淑英、王佩贞等，他们关心青年教师，从他们身上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学到了师德师风。在宣化的两年，我基本上是助课，并乐此不疲。助课的这段经历，不仅培养了我对学生的耐心，也激发了我的上进心。虽然我在宣化仅仅两年，但学校隔壁的炮院、学校后边的葡萄园、皇城桥、钟楼、鼓楼、朝阳楼，以及朴实厚道的宣化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二、敬仰孔子，教书育人

我记得，刚到宣化时，听说学校要搬迁到天津杨柳青。不知什么原因，学校搬迁天津的事没成。后来又听说，学校将搬迁到省会石家庄，已开始征地了，我心里特别高兴。1987年，学校安排87级经管系的学生到石家庄报到，87级地学类专业学生仍在宣化。新生一年级的课包括数学、英语、体育、政治等。1987年9月初，我和部分教职员

工从宣化迁至石家庄。到了石家庄后，学校还安排我到火车站迎接 87 级新生。当年在石家庄的教师和学生大概三百多人，师生关系很好！师生们一起在南苑餐厅就餐，一起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我记得，师生员工一起植树，欢声笑语洒满校园。

1989 年夏季，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孔子传》。我爱不释手，反复读了六遍。孔子伟大的人格，以及他率领弟子周游列国不屈不挠的毅力与作风深深打动了我。他的学生，如颜回英年早逝，令人悲伤；子路出仕卫国，为抵抗叛军，勇战到最后，身受致命之伤，临死之前还不忘正冠，令人敬佩；子贡结庐为恩师守墓长达六年之久，更是令人感动。于是，我立志以孔子为楷模，终生学习孔子，竭力弘扬儒学，坚持教书育人做学问！以孔子这位先师为榜样，增强了我考研的决心与信心。1990 年，我顺利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师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胜谟教授。金老师是山东人，朴实厚道、平易近人，师母待人也很有热情。在金老师的指导下，我系统学习了系统论、信息系统、专家决策支持系统和经营管理等理论知识与方法，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经典名著，如斯密的《国富论》、萨穆尔森的《经济学》、孔茨的《管理学》、西蒙的《管理行为》、科斯的《交易费用》、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和斯蒂格勒的《价格理论》等；此外，还阅读了国内于光远、马洪、吴敬琏、周淑莲、蒋一韦、厉以宁、魏杰、刘伟、盛洪、肖炼、黄速健等学者的著述。1993 年 3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回校后，人事处安排我到管理工程系工作。当时，管理工程系主任是王承义先生，副主任是孙班军老师。后来，跟随孙班军老师做课题，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三、崇尚师德，做好学问

刚到管理工程系时，学校将我安排在企业管理教研室。当时市场营销专业已招专科生，正在筹建市场营销教研室。后来，系领导任命张雁白为教研室主任，我为教研室副主任。党的十四大以后，市场经济及公司制试点受到高度重视，孙班军副主任打算给学生开一门新课《市场理论与政策》。他问我能不能讲？我说，估计能！于是从 1994 年起，



图 1 袁宝华先生及 1999 年 8 月袁宝华先生题写的书名

我每年讲授《市场理论与政策》，大概讲了五六轮。在这期间，我对市场经济和国企改革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撰写了很多论文。通过教学与研究，我萌生了撰写《中国市场经济构筑与发展》的想法。大概 1997 年 10 月份在党的十五大后，我和赵淑琴、谢军安、郝建民三个老师开始动笔撰写。1999 年 11 月，该书在新华出版社出版。

该书成稿后，我冒昧给袁宝华先生写了封长信表达了期望袁先生题写书名之意，没想到袁老满足了我们的心愿。袁老提携后生的恩德，我一辈子都感恩不尽！袁宝华先生，1916 年 1 月出生，1934 年考入北京大学；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是懂经济管理的老革命家；他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多年；他还曾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袁宝华先生在政界、企业界和教育界，威信威望很高。

该书出版后，我想找校内外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写个书评。通过孙班军老师介绍，我拜访了刘路先生。当时，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满头白发，但梳理的很整齐，两眼炯炯有神，面带微笑，说话不紧不慢，条理非常清晰，是个十分和蔼可亲的老师。他支持年轻后生，欣然答应给我们写个书评。过了几天，我去拿书评。老先生用原河北地质学院的信格纸手写了好几页！刘路老师对我说：“我们老一代要学陈岱孙先生，栽培支持年轻人。”他高尚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后来，刘路老师还把自己珍藏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借给我看。

我反复读了好几遍，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大师、名师的思想与德行深深地影响了我。梅贻琦先生、张伯苓先生、胡适先生、陈岱孙先生、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冯友兰先生等大师的思想对我影响颇大。这对我以后提倡新儒商理念是一场启蒙！

1999年6月，我担任工商管理系副主任，主要负责科研工作。2001年1月，我担任科技处副处长。2001年12月10日，学校派车，由张瑞恒副校长带队，一起陪着杜汝霖教授去北京领李四光奖。在路上，杜老师讲了很多从事教学科研及野外寻找生物化石的感人事迹。我听后，愈加敬重杜先生。杜汝霖老师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系，1954年来校任教。他长期从事地质教学与科研，杜汝霖研究团队在蓟县长城系中发现了世界罕见的宏观真核生物螺旋状碳质化石，其同位素年龄为14.32亿年，把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宏观后生生物时限向前推进了2-4亿年。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曾亲笔写信，对杜汝霖团队的研究成果予以充分肯定。2001年12月11日上午，第七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亲自为获奖者颁奖，并在会上讲话。虽然，我坐在礼堂的侧后方，离主席台较远，但是当亲眼看到温家宝副总理为杜老师颁奖的那一刻，依然激动万分。杜老师的敬业精神和师德师风是我们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弘扬国学，培育儒商

2003年初至2020年7月，我曾担任河北地质大学（原石家庄经济学院）商学院院长；2007年至2019年，我曾担任学校两届党委委员。2005年至2011年，我还在北京理工大学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师从李金林教授。2010年，我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是学校经济管理类十几个专业首次获得立项，我倍受鼓舞。在商学院任职期间，我与领导班子成员一道提出了“诚信、博学、敬业、创新”的办学理念和培养新时代儒商的目标，并将“弘扬儒学，培育新儒商”九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我积极策划并举办了18届“新儒商杯”知识竞赛及传统文化校园推广活动。其中，石家庄经济学院时期举办了13届，更名河北地质大学之后举办了5届；商学院时期举办了17届，成立管理学院后举办了1届。2020年7月，商学院、会计学院和管科的两个专业合并组建管理学院。管理学

院成立后，举办了首届“新儒商杯”知识竞赛和传统文化校园推广，两个校区12个学院的六百名选手参加了活动。

2016年6月19日，商学院举行了首期新儒商卓越人才试点班开班仪式，在本科生中遴选33人。该试点班以培养新时代的儒商为宗旨，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总体要求，着力培养学生的新儒商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2017年，举办了第二期，遴选学生32人。2018年，举办了第三期，遴选学生37人。2019年，举办了第四期，遴选学生36人。2020年7月，管理学院成立后，院长王汉新教授、党委书记袁志忠教授等领导班子成员非常重视“新儒商”卓越人才试点工作。同年，管理学院第一期新儒商班从大二本科生中遴选了41人。2018年，新儒商人才培养模式写入我校本科审核评估自评报告，受到了教育部本科审核评估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赞扬。

我长期从事新儒商理论与实践探索，阅读儒家经典著作等文献上千万字。先后出版了《商业企业营销道德与文化研究》、《新儒商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华新儒商与传统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与伦理文化研究》等著作。其中，《中华新儒商与传统伦理》赠送我校商学院九届本科生和部分研究生约四千余本。我深深感到，世界上多一个儒商，就可能少一个奸商！“弘扬儒学，培育新儒商”是深化商科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为中华民族培养新时代的儒商，我将矢志不移，甘做人梯！虽然本人已退休了，但“弘扬儒学，培育新儒商”的使命没有终止，我将继续研究“新儒商精神”，弘扬“新儒商精神”，让“新儒商精神”成为我们的商业精神、民族精神、中国精神！

唐代诗圣杜甫的《杜工部诗·曲江二首》：“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2023年，我校将迎来七十年校庆，衷心祝愿学校地久天长，祝愿师生校友福运绵长！

在此，鄙人特赋诗一首，与广大师生校友共勉：

执教卅八年，人生不枉然。
常怀感恩心，相逢皆是缘。
难忘师生情，仰山慕水间。
尊孔弘大道，儒商种心田。

师恩似海深 教诲如春风

——献给基础部的老师们

杨慧彦

(贵州贵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 贵安 561100)

岁月如梭,韶光易逝,转眼间,毕业离校已近二十七年了。这些年来,无论我辗转何处,身在何方,母校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河北地大“达观博物”的校训,仰山慕水的情怀已深深地浸润在我的骨血里。在母校七十华诞之际,谨以此文纪念青春岁月,感恩曾经培育教诲过我的老师们!愿河北地大滋兰树蕙满庭芳,赓续辉煌誉五洲!

凤凰花开,栀子飘香,又是一年毕业季了。掐指算来,我离开母校已经整整二十七年了!不由得感慨岁月其徂。每每回想起在河北地院那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总会想起曾经给予我知识,指引我航向的恩师们!当一幕幕往事在记忆深处渐渐浮现,其中的影像竟是那么清晰鲜活……1994年,我考上了河北地质学院。录取专业为基础部经贸与公共英语。临近开学,父亲带着我和两大口袋衣物,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辗转太原,到了石家庄。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儿。当天晚上,就见到了我们的辅导员杨文老师。她的爽朗、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简单的几句问候和嘱托,却让初来乍到的我倍感温暖。父亲只待了一个晚上就离开了。在新鲜、忐忑、好奇中,开启了我的大学生涯。后来我才知道,杨文老师,是学校的文艺骨干,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作为班干部,和老师的接触自然会多一些儿。杨老师说话特快,做事干练,对学生奖罚分明,眼里容不得半点儿沙子。经常对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学风纪律要求比较严格。记忆极深的一条就是:在校期间不准谈恋爱。入学不久,班上几个同学就有了恋爱的苗头。为了让大家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杨老师可谓煞费苦心。一边是严格地制定了班级规矩,一边多次深入学生宿舍谈心谈话,可谓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许是

多年以后,我们才能深切体会到当年老师的那份良苦用心吧。大二的时候,刁颖白老师接任辅导员。刁导为人正直善良,对待学生平和温暖,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校期间,也正是刁导与我的一次促膝长谈,才使我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人生路上的一次“峰回路转”。刚入学的时候,我就参加了社团、老乡会,一直忙于各种活动,应酬,忙于在色彩斑斓的大学生活中放飞自我,对自己的学习逐渐放松了要求,认为只要不挂科就行了,对专业课程没有用心钻研揣摩。大一的时候,英语也没有顺利通过四级考试。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是很“严峻”的。当时,没有通过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吧。老师在班上开过会后,一些同学逐渐“收心”,开始奋发。我,那时还有点儿“麻木不仁”。依然是我行我素,整日忙于自己的一些事情。晨读、自习还是不见我的踪影,调查了解下来,刁导急了。在走访了班上几个同学后,她找到了我。那天傍晚,她穿一身深蓝色运动服,站在学一楼二单元楼梯口等我。刚刚吃过晚饭的我,急匆匆出来,正准备去参加一个活动,差一点儿与她撞个满怀。她喊住我的那一刻,我怔住了,站在那儿半天才反应过来。至今记得她的眼神,温暖如炬!如一道光,照进了我的心里……我把她邀进宿舍,室友们陆续去上自习了。她先是我唠了几句家常,嘱咐我多给家里写信;接着,又同我谈起了高中时代,谈起了我获得的那些奖项和不尽人意的高考;我也向她吐露了一直想当老师,实现“桃李满天下”的夙愿……那一刻,我觉得她好像一位母亲。后来,她以我们专业93级学生的就业情况为例,为我分析了毕业之后可能会面临的严峻形势……整整两个多小时,她没有批评我一句,甚

至没有提及到四级。但，我的内心确实受到了触动。“对于一个专科学生，你如果不努力，没有练就过硬本领，到了社会如何生存？生存不了的话，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绚烂的理想！”那几天应该是我在学校最深刻的一次反思，成天盯着天花板发呆，最终，似乎才明白了一些道理。痛定思痛，我为自己的社团活动、社交活动做了减法。图书馆、自习室变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偶尔在校园里遇到刁导，她总是鼓励我，“别有压力，相信自己！”在同学大多冲刺六级的时候，我终于如愿以偿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记得那学期期末的经济法考试，我是年级第一，当年还获得了一等奖学金。刁导对我的进步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特地在校级大会上提出表扬！而我，对老师的感激也是永远的！《大学英语》是我们的主科。陈静梅老师和廖亦斌老师曾是我们的任课老师。陈老师当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短发，朴素，讲课很细致；廖老师经验颇丰，发音纯正，有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脸上经常挂着笑容，使人如沐春风。讲授《外贸泛读》的老师，中等个子，温文尔雅，从不发脾气，是唯一一个允许我们坐着回答问题的人，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但是印象极深。全程英文教学，我由衷地佩服他的敬业和专业，他上课会经常提问，稍不留神，就会跟不上他的节奏。遇上答不出问题的，老师也从不批评我们，就那么笑吟吟地看着你，然后，依然是用纯正的英文告诉你专心听讲。而那些答不出问题的同学，早就羞红了脸庞。教授《公共关系学》的王士印老师，很受同学们爱戴。他高高的个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常穿一身体闲服，留着一撮小胡子，讲课结合实例比较强，经常会让我们分角色实操，然后点评，大多同学在课上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他讲课声音洪亮、谈吐幽默，极富感染力。英语专业口语听力全是外教授课，这也是其他系的同学特别羡慕的地方。一进校门，辅导员老师就再三叮嘱我们，要珍惜学校、系里给我们的特别资源，珍惜能与外教老师直接对话的机会，努力提升英语听说能力。那时候，每遇上英语听说课，同学们都早早去听力室排队等候。大一的外教是一位加拿大籍的老师，性格爽朗，上课特别有激情，曾经是

山的邻居。那时，他和妻子一起住在学校，周末节假日经常会去国内各地旅游，也会在课上分享他的照片和感受。临别时还送给我们每人一枚枫叶纪念徽章，表达中加人民的友谊。二年级的外教老师是一位爱尔兰女教师 Weilma，举止优雅，个性独立，幽默，诙谐。口语好的同学都会坐在前排，争先恐后和老师对话交流。很感激她，当时她对我讲了很多次“DONOT BE SHY, TRY, TRY AGAIN”，让我从一个从不敢开口讲英语的人，渐渐也敢于在课上用英语回答问题，发表看法了。很感激他们，两年间，为我们拍了好几次合影，留下了珍贵的记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时，Weilma还被选为石家庄火炬手，之后若干年，她一直留在中国，传递着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天涯海角有尽处，只有师恩无穷期。在校的时候，对老师们都心存敬畏之心，交流甚少；但是往事深浅浅一直都存在我的心底，不曾忘怀。我们94811班，是本专业的第二年招生。时任基础部主任陶炳君主任、总支书记云贵老师、学校学工处焦彩兰处长都对我们关爱有加，常常称赞我们这一级同学有思想，有活力；毕业前夕，还为我们四处奔走，多方联系接收单位。清楚记得：95年系里表彰大会，云贵书记亲自为我们颁奖祝贺，当时拍合影的时候，我就站在云贵书记身旁。前不久，在与苗泽华老师交谈中得知陶炳君主任、云贵书记都去世十多年了，心情甚是悲痛，一时无数感慨涌上心头！教泽绵长，师恩难忘，没想到，当年匆匆一别，竟是永远！毕业后，班上很多同学都从事了对外贸易，整日飞来飞去；有几个同学还自己成立了外贸公司，也是做得风生水起；还有一些，做了英语老师，专业对口的居多。我们的班长凭借英语的绝对优势，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我虽然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但也在其他领域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充实而满足。这都要感激老师们的精心培育！感谢老师们在我们成长道路上的指引导航！很庆幸，在青春的岁月里，遇到一群专注、敬业的园丁，用辛勤的汗水把我们浇灌；似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师恩如海，教泽流芳，对老师，对母校的感激，也将是永远。

关于学校底蕴的思索与感想

周吉光

(河北地质大学 学术传播中心,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同学校的一些前辈对话,谈到学校的“底子”(或称“底蕴”),均认同学校的“底子”比起省内大多数院校来说,相对还是要厚些。于是,引发了关于学校底蕴的思考——那么,这个底蕴到底厚在哪里?

刚入职石家庄经济学院(现河北地质大学)时,曾草拟了一篇关于“高等院校地质教育工作”方面的文章。谈到自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地质学门、开创了我国高等地质教育的先河以来^[1],高等地质教育在中国已历经了百年的发展,成为地质工作者与地质人才的摇篮。地质院校为自然资源行业尤其是地矿部门输送了大量毕业生,不断向地质事业补充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矿业“一马当道,万马不能前行”的困难局面^[2]。

然而,高等地质院校(包括一些综合性大学的地质院、系、所)由于其所设学科的专业性、应用性较强,随国家宏观政策与经济大潮而动,几经改革,历经浮沉。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许多院校地质专业经历了创办、停办、重设、合并等过程,使地质人才的持续性培养和教育受了影响。20世纪90年代,受国家经济形势影响,地质勘查工作任务基本停止,地矿行业经济进入低谷。如河北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就成立过制钉厂、养鸭场、建材厂等多种经营项目,以维持队伍的市场化生存和发展。至21世纪初,地质事业相对处于低潮,在高等院校合并风潮中,许多地质院校并入综合性大学,一些院校甚至更名、易帜——这为地质院校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具体到河北地质大学,从1953年由原中央人民政府组建的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到1971年升格为河北地质学院,至1985年迁址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于1996年更名为石家庄经济学院,至2016年3月定名为河北地质大学,学校也随地质行业的

发展变化,几经波折、历尽变革。自1953年李四光、何长工为学校选址塞外古城宣化,到如今学校已创建70周年。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最早设置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直属院校,学校始终以“为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为核心使命,秉承“达观博物”的校训,坚持“彰显行业特色,追求博雅专深;坚持科学发展,服务国计民生”的办学理念,弘扬“勤奋、求实、团结、创新”的光荣传统(来源于《河北地质大学章程》),服务地矿行业需求,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那么,探究70年来学校的底蕴,应该是一代又一代的师者,为培养地质工作者和地质人才,克绍箕裘、踵武赓续,使“三光荣”的精神和地学理论知识在师生之间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2016年,学校更名为河北地质大学,所主办的学术期刊(学报)也需变更名称。变更后的期刊名为《河北地质大学学报》,办刊的方向也逐渐向地质学领域过渡。由于需要在新的领域开启约稿工作,在此间,就与一些前辈师者有了交集,也领略了大师风范,在此对期间的二三事作一简要回顾。

杜汝霖教授是1929年生人,195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系,是前寒武纪地层和古生物方面的专家,在2001年荣获第七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杜老先生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位精神矍铄的老头,迈着稳健的碎步,年逾



图1 杜汝霖教授

八旬还时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因为与杜老先生的长女（杜敏）一起共事，且恰好同在一个办公室，这个约稿事宜就显得非常的容易了。但考虑到老先生时年已八十有八了，对成稿还是比较忐忑的。在拿到校长签发的约稿函之前，杜老已欣然允诺，撰写的主题仍是其早年的重要发现，这一直也是校史上的一段佳话。杜老用方格信纸写满了十数页，因专业词汇较多，他亲自指导文印店打字员录入成电子文稿，逐一勘校错误，并附上了满满6页的图版（这也是本人头一次接触图版），托杜敏老师带到编辑部。最终成文名为《中国元古宙主要生物演化事件》，刊载于更名后的《河北地质大学学报》首期首篇。从行文来看，其治学严谨、观点鲜明、引注规范，年近九旬在学术上仍是精益求精，确为吾辈楷模。

刘光亚教授是1932年生人，1954年毕业于东北地质学院，1975年首次提出蓄水构造控水理论，1986年提出符合中国北方岩溶地质特点的岩溶地下水径流带理论，在基岩水文地质学方面有深入研



图2 刘光亚教授

究，擅长山区找水定井及地下水资源研究与评价，被誉为“华北水神”。2017年学报更名后，刘光亚老先生共赐稿4篇。记得2018年冬天，老先生来编辑部，只是为了改动一篇稿件的几个字和一句诗的措辞。送他到图书馆楼下时，寒暄了几句。老先生对我说：“写不动了，这可能是最后一篇了！”之后，老先生拄着拐杖离开了……。等再过了一个冬天，我们去北院家属楼给先生送样刊时，先生就已经不方便会见客人了。所以，之前那次也是最后一面了。刘光亚老师在更名后的学报上发表的四篇文章分别为《地下水藏及其类型》《中国北方的岩溶水强径流带》《我对信息本质的认识》《人存立场的世界观》。其中，《中国北方的岩溶水强径流带》中的一段文字让我这个外行人读起来也很容易理

解——“这里打个比方：强径流带好比众人踩踏出来的路；各地的人们都想从大泉出口出去。怎么走？人们都想走下坡路、走近路，于是众人踩出的路不论多么弯曲，最终都汇向大泉。这就构成强径流带系统。二是选择容易走的地方走，比如有断裂的地方最容易通过，于是就会沿着断裂带踩出一条路。这就是断裂带型强径流带。如果没有易通过的地方，众人就向着大泉的方向寻找最容易开拓的地方开出一条出路来。这就是集中补给型强径流带。如果沿途不断有人加入人群，则形成岩溶河谷型强径流带。三是如果前方遇到一堵墙阻挡，众人就一起溜着墙根走，想找个豁口过去。这一溜一绕，就沿着墙根踩出一条路来。这就是接触带型强径流带。已经踩出的路如果长期无人再走，逐渐地会长草荒废。强径流带也是这样，如果它被袭夺短路、放弃，里面的水流趋于停滞，长期下去就会逐渐地被碳酸钙结晶沉淀物——方解石充填。”^[9]这也是在学报编辑部编校地质类文章几年来，所见的少有能以最通俗方式讲述专业知识的表述之一。所以刘老先生也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长者，他的后两篇文章更是转到了哲学层面的认识论，编辑部将后两篇列入“地学思维与地学文化”栏目陆续刊发。

庞其清教授是1938年生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1972年8月调入河北地质学院任教。1983年他与程政武研究员在山西天镇和河北阳原发现恐龙化石，证实是世界罕见的晚白垩世一种新的恐龙动物群，其中大型蜥脚类恐龙不寻常华北龙不仅为新的属种且为一新科，甲龙类的杨氏天镇龙也为一新属种。这一突破性的新发现，对我国特别是北方生物地理区、古环境及地壳的构造演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庞老先生撰稿名为《泥河湾盆地晚新生代介形类生物地层和旧石器



图3 庞其清教授

文化遗存地层及环境演化的探讨》，Word 文稿共计 35 页，加上字符逾 5 万。这也是本人从事编辑工作以来，所处理的篇幅最长的文章。因涉及到大量的专业图、表、术语，甚至许多排版形式都突破了自己的想象、超出了自己的认知，除了向博物馆李志广博士请教外，只好时常叨扰庞老师。因有些耳背，庞老师偕夫人赵老师一同来访编辑部。在杨智杰主编的办公室，借助赵老师的转述，逐一明确了对这篇文章的编排细节。谈到我们的疑问时，庞老师会戴上助听器仔细聆听，认真解答；谈到河北地质学院的那段历史时，他也会摘下助听器，情绪激昂，高声阔论，回顾那些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他眼神中闪烁着犀利的目光，像“中华龙鸟”发现者和“龙人”专家季强教授一样，天生有一双极具洞察力的眼，似乎一下就能看清那地层下和化石中隐藏的奥秘。

牛树银教授是 1952 年生人，197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同年到河北地质学院任教，2009 年被评为“河北省特等劳动模范”，2015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19 年获得“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多年来一直从事构造地质学和构造成矿控矿的教学、科研工作，他和他的团队凝聚多年研究成果，在地质找矿领域提出了“幔枝构造”成矿理论，这不仅为新一轮地质找矿指明了方向，并且在找矿实践中取得重大突破，在河北、河南、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广泛推广。因为牛树银老师也是我校首届研究生的导师，虽专业不同，但也算熟悉。牛老师为人谦逊——正如杨智杰老师常忆及的，在其刚入职时（20 世纪 90 年代初），校园里碰到牛老师，牛老师都会主动下自行车与青年教师们打招



图 4 牛树银教授

呼、问好。在学报转型过程中，牛老师特别关心期刊发展，他的团队也一直投稿大力支持刊物，在陈安国老师的策划下，积极为 70 周年校庆专刊组稿。其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牛老师鼓励、支持真允庆老先生撰写稿件方面上的一段轶事。真允庆先生是 1932 年生人，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三局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对牛树银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十分感兴趣，积极与牛老师联系、沟通、探讨，撰写了 3 篇论文，深化了对地幔热柱、地幔柱构造以及我国东部地热资源开发方面的研究。而真允庆先生投稿时已经是 86 岁的高龄，虽然对理论研究和论文写作饱含热情，但在文献引注规范、地质图形制作以及规范字使用方面与当前学术期刊的编辑规范要求存在一定差距。牛老师和夫人孙爱群老师亲自批阅原稿，大大减轻了编辑部的工作量。2019 年时逢学校经费异常紧张，为满足真允庆先生对文章图件彩色印刷的要求，牛老师与学报编辑部积极沟通，表示愿意从相关科研项目经费中予以资助，包括愿意资助真允庆先生部分稿酬以鼓励真允庆先生继续创作。在时任学报的常务副主编杨智杰的协调下，经费不足问题最终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在我们去北院给牛老师送样刊时，他都是执意下楼迎接，体现了对后生小辈的充分尊重。在牛老师家简朴的居室中，因为书柜已实在存放不下，书籍堆满了客厅。又从牛老师和夫人口中得知，与这位真允庆老先生只是神交而素昧蒙面时，对牛老师的敬仰之心又进一步提升。

刘路教授是 1917 年生人，原名刘景丰，1939 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5 年毕业，1964 年调入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河北地质大学前身）任教。他先后创建了地勘劳动定额体系、地质技术经济管理和矿床经济评价等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地质经济管理学科的创立者之一。虽与我本人的专业领域相近，但遗憾的是一直是耳闻，从未得



图 5 刘路教授

见,更惭愧的是对刘路老师的著作也很少拜读。对刘路老师生平的了解,更多的是在与他的学生交集中产生的。1986年起,原河北地质学院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学院联合培养地质经济管理硕士研究生,刘路教授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到1992年底,已培养6名经济学硕士研究生^[4]。2017年7月正逢刘路先生百年华诞,他的学生步淑段(河北地质大学教授)发来一篇短文,回顾了恩师的生平,刊载在《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封三。在此节选一段:“1987年9月,我有幸成为刘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初次见面,但见刘先生身材挺拔,鹤发红颜,他说话和蔼可亲,师者风范使我如沐春风。在以后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刘老师的谆谆教诲、传道授业成为我人生中最大的财富;他百年的风雨传奇,一个世纪的人生沧桑足够我们回味无穷;他那宽厚待人的处世之道,严中有爱的师德师风,让我们铭记在心;他献身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他和师母邵士玖老师请我们几位研究生在家用餐的温馨场面,至今都让我们感到温暖如春。”2019年,原河北地质学院经管系1989级研究生余云久也托吴文盛老师发来一篇短文,纪念恩师逝世一周年,刊载在《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封三。同样摘录几处:“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储存着初次见到刘路老师的印象,那就是我想象中的教授模样:文雅、温润、声音不高,语调不急不缓,嘴角总是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不知不觉中让人肃然起敬。离开学校多年了,这一幕依然如此的清晰。……我刚到学校的时候,每次听师兄学姐们说起刘老师,大家都是一副仰慕钦佩之意,特别是说起刘老师是曾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师从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老先生,还曾出国留学,这让我对听刘老师讲课充满向往。在以后的几年中,当这种期盼变成现实,听刘老师在课堂上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读刘老师在地质经济管理学科的开拓性著述,我也是深为刘老师的精深研究、博学多才所折服。……更让人感触良深的,是刘老师为人

师表的谆谆教诲,对学生学习、生活的悉心关照。我从一个偏僻乡野到北方省会城市里的大学读书,科研、学术曾经是那么的遥远,甚至在异地的生活也充满着茫然。而刘老师的精心指导与帮助,无论是招纳入学、论文写作、实习安排,工作推荐等,还是在为人处世上的风范与言传身教,都更加让人沐浴师恩、感怀绵绵。”2004年,刘路老师克服年高体衰和老伴卧病在床等困难,在87岁高龄完成了《先秦经济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十几万字的编撰,可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其笔耕不辍、埋头做学问的精神也是后辈楷模。

从这些真情轶事的点滴中,能看到师者对后辈的影响和恩泽。这应该是学校的底蕴所在吧!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回顾学校70年的办学历程,受行业景气的影响,先辈们在开创事业之初可谓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近年来受限于学校办学空间的不足,十数年来发展可谓是栉风沐雨、砥砺前行,而正是因为这些具有大师之谓的前辈师者高擎火把、长掌明灯,让薪火得以相传,让传统得以相袭,让学脉得以相承。

当前,学校新校区建设已经初现峥嵘,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未来的前景更加光明,后辈学子们更要执着坚守、耐得寂寞,向前辈吾师学习,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嘱托:“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5]今年是学校建校70周年,借探寻学校底蕴的思索,勾勒前辈大师风貌,希冀勉励后辈学子铭记教诲、秉承传统,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期待下一个十年的辉煌,也静候学校百年之风华。

参 考 文 献:

- [1] 于沈.中国高等地质教育概况(1909—1949)[J].中国地质教育,1999(3): 40—46.
- [2] 张举钢,周吉光.高等院校地质教育工作创新刍议[J].中国地质教育,2008(04):22—24.
- [3] 刘光亚.中国北方的岩溶水强径流带[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7,40(2):15—19.
- [4] 刘路.先秦经济和中国经济思想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 [5] 新华社.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9]. <http://www.scio.gov.cn/31773/31774/31783/Document/1478145/1478145.htm>.

记李四光地质科技奖获得者—牛树银

陈超

(河北地质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摘要: 文主要简述第16次李四光地质科技奖获得者牛树银教授参加工作40年来, 在工作岗位上潜心教书育人、追求科学真理的历程及其成就。牛树银教授主要从事构造地质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践行科教融合, 致力于培养创新型地学人才, 并带领科研团队自主创新地提出了慢枝构造找矿新理论, 为地质教育和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坚忍不拔的科教精神和舍己为公的作风是广大师生学子以及地质同行们的榜样。

关键词: 牛树银; 李四光地质科技奖; 师德标兵; 教学名师; 慢枝构造; 地质找矿

牛树银教授, 男, 1952年出生, 河北昌黎人, 中共党员, 河北地质大学二岗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士生导师, 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先进工作者、第16次李四光地质科技奖、河北省特等劳模、河北省师德标兵、河北省首届教学名师、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荣誉称号。曾任资源环境与工程系主任(1996-2002年)、资源学院院长(2003-2008年)、地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2008-2012年)、“矿产普查与勘探”省级重点学科负责人(2003-2016年), 兼任河北省地质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1979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 同年分配到河北地质学院工作, 一直从事构造地质与成矿控矿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率领科教团队自主创新地提出了慢枝构造成矿控矿新理论, 先后获省、部级奖励13项(其中省一等奖3项), 出版专著17部,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其中, 三大检索文章30余篇),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 国际合作、中国地质大调查、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15项, 培养了上千优秀本科生和多名研究生, 桃李遍布天下。这些成绩都来自于牛老师一心为公, 严谨为学, 高学为师的崇高品质与精神。

一、一心向公, 无怨无悔

牛老师197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 同年分配到河北地质学院任教。刚参加工作的他, 爱岗敬业, 重视学业, 乐于奉献, 内心渴望上进, 甚



图1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奖代表发言

至刚工作不久亦闪过继续考研深造的念头。两年后, 终于迎来久违的深造机会, 而学院领导则因牛老师工作突出, 对他进行了诚挚挽留, 并建议他兼任地质系教学秘书。矛盾之余, 牛老师更多地从大局出发, 考虑到学院的发展, 毅然放弃来之不易进修深造的机会。至今, 牛老师仍是本科学历, 而看到学院的蓬勃发展内心则尤为地高兴与满足。

1996年, 适逢地质行业短时间的萧条和衰退期, 学校组织部任命牛老师为资源环境与工程系主任。当时学院正面临部分教师转行, 学生生源不足、就业率下降等问题, 工作亦受影响, 难于开展。牛老师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可内心一直坚持着, 分析着地质行业关乎民生和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进展, 认为只要大家一心挺过“寒冬”, 地质行业一定会迎来“春天”, 并这样一直热情地鼓励和感染着学院的师生们, 这极大地增强了学院工作、学习的凝聚力和奋斗精神。他就是这样一位学院护

基金项目: 河北省研究生示范课程《板块构造与慢枝构造》(编号: KCJSX2018089)资助。

作者简介: 陈超(1981.06—), 男,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构造地质学与构造成矿控矿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E-mail: goldcc@163.com。

航者，果然地质行业2000年伊始迎来了“初春”。

2003年，学校专业调整，牛老师任资源学院院长。在他的带领下，学院科研经费逐年增加，专职教师队伍实力日益增强，至2008年资源学院连续五年获得学校教学管理先进单位等荣誉，学院由资源勘查工程一个专业增加到三个专业，每年招生或就业人数近200人，就业率100%，资源勘查工程专业荣获国家级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且该专业被提高到省内一本招生行列，资源勘查团队获得河北省高校教学团队建设项目的，所负责的地学实验教学中心荣获国家级地学类实验教学中心。尤其是他所带领的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团队于2003年申硕成功，成为学校第一批硕士点，实现了硕士自主办学零的突破，并相继组织成功申请了矿物、岩石、矿床专业和构造地质学专业的硕士点。集体辉煌荣誉的背后，牛老师从来不去计较个人荣誉，每年学校的先进教师、优秀个人等荣誉评比他都是极力优先推荐工作成绩突出的年轻教师。

多年的风霜染白了牛老师的头发，也深印了额头上的深浅年轮。鉴于学院步入正轨，2008年牛老师退居二线，主要致力于自己的科研，积极创办了幔枝构造研究所和泥河湾地质生态环境研究院。此外，作为学校地球科学博物馆“建馆大将”的牛老师，一遇到学校工作需要，常有种义不容辞的使命，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经常放下手里繁重的科



图2 孜孜不倦

研工作而热心地向社会各界讲解和宣传地学科普知识，义务指导博物馆工作，不仅培养了大批学生讲解员，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博物馆的科教功能和影响力，而博物馆也先后荣获河北省、国家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

二、崇尚教学，立德树人

(一) 以身立教育人，潜心地质教学

牛老师始终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在教学中不仅

精心传授科学知识和教书育人，而且注重以身立教，以德育人，以情感人，以智启人，以艺悟人，并要求自己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多年来牛老师坚持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普通地质学》《地质学概论》《构造地质学》《板块构造与幔枝构造》等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尽管授课多年，但是每次备课都非常认真、及时更新教学内容。课件力求基本概念准确、清楚、完整，内容精炼，逻辑性强，在教案中注重以最新科研成果充实课堂内容，提出新思路，激发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培养创新能力。牛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实行“四结合”的教学方式：把专业教学与思想教育紧密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专业教学与科研实践紧密结合、严谨求实作风与活跃创新思想紧密结合。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有效地保障了学生实验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教学效果，培养了一大批“肯吃苦、善动手、会管理、能创新”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



图3 因材施教

(二) 坚持教学改革，铸造精品课程

牛老师注重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和作用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大力倡导案例式、启发式、探究式、情景式、讲授式等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经常组织课堂讨论会及学术论坛，加强实习课，增加现场教学，使教学活动成为一种自由开放、师生互动的思想、知识、学术的交流平台。

对于本科课程《构造地质学》的教学改革而言，牛老师通过多年教学和科研实践，建立多个教学实验室，创建构造园地和野外实践基地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不仅增强了教学直观性，而且使构造地质学课堂更好地契合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融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和素质教育于一体，注重“产—学—研”的结合，优化了教学过程，提高了教学质量、取得实效，从而使《构造地质学》一直成为学校的优秀课程，于2003年通过省级评审成为我校首批省级精品课程。同时通过《构造地质学》的课程建设也带动了资源学院的其它课程建设、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实习基地建设等。

(三) 培养青年教师，建设优秀团队

牛老师通过“传—帮—带”，注重对年青教师的培养，使一批青年教师茁壮成长，很快成为教学、科研骨干，并构建了幔枝构造科教团队（获河北省高校李保国式科技服务团队称号）。例如：作为博士生副导师，指导胡华斌老师学习与科研。胡老师博士在读期间撰写发表了8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并被学校破格晋升为教授。马宝军老师担任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负责人，取得了一系列科教成果，先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并评聘为校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源学院院长助理、全国地质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省一流专业负责人等。笔者也主持多项省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晋升为副教授，入选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校硕士研究生导师，获河北省地质科技专家，河北地质大学讲课说课比赛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地球科学（资源）学院讲课说课比赛一等奖5项，校优秀教师、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此外，牛老师还多次为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作过“教学科研紧密结合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学术讲座。



图4 带领团队出席会议

三、汗润深山，注重科研

记得很早就听说过“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一名言，这就需要从日常的点滴做起，生活工作中

的碎片方能构筑品质上的万里长城，同时它也在时刻感染着周边的人。笔者已无法计量牛老师为了科研理想走了多少山路，磨破了多少双铁鞋，流过多少汗水，但他勇于探索和一丝不苟的科教精神永远刻在笔者心中。

要探究地质规律，牛老师倡导与高山为伍，与岩石为伴，特别注重野外地质科研工作，密切联系群众，而收集较为全面而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是重中之重。2010年笔者跟着牛老师去内蒙古科右中旗的一个铅锌矿实习，受到了矿区的热情欢迎。会谈交流后，牛老师就急于奔向“前线”，面带微笑地与矿区地质人员，井下挖掘工人和年轻的运输工人一一握手，就矿区构造与矿体之间的关系，井下各中段矿脉的展布情况，矿石的品位变化特征等地质问题，虚心地向他们“取经”，并这样教导学生们说：“对于野外的原始资料，他们的资料来自一线，很真实，也很可靠”。

野外地质工作条件艰苦，科研需要无畏精神。牛老师践行“以人为本”，在极为艰苦和充满危险的地段基本不让学生参与，比如危险的坑道、陡坡悬崖腹地等地，而他自己为了能够探寻真理，亲眼看到矿脉的情况，时常无畏地赴闭坑通道（随时有塌坑的可能）的采掘面，有时甚至不失多攀登两三个小时的陡坡高山等地去收集第一手资料。例如，据孟恩套力盖铅锌矿老矿长描述，部分主矿采坑已闭坑几年，地下部分积水且阴冷潮湿，且有些坑道支护发生部分变形，时常会有岩石碎屑滑动等安全隐患，建议不要下井。可牛老师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研究区内地质构造，迅速换好服装，背上包，拿上手电就下井探险，当观察到构造变形等地质现象时，一身疲劳、饥饿等信息早已被兴奋所充填，对重要的现象一边照相，一边素描，直到中午一点多才上来，取下安全帽，顾不上刚被井下那坚硬岩石划破的手指，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方才感到腹中饥饿。

牛老师常说：“要研究好自然科学，就要读万卷书，且行万里路，方能提高认知”。牛老师不仅饱览群书，家里书柜的书籍资料满满的，桌椅沙发上，甚至地上也堆放着错落有致的书籍，走进牛老师家，简直是进入了一个图书资料室。多年来，牛老师辛勤的汗水洒遍了太行山、燕山地区的大小山脉，大兴安岭、胶东、小秦岭等成矿集中区，同时幔枝构造新理论也在这些土地上结满了新“果实”。例如，原本认为没有多大前景的太行山北段，通过新理论的指导，亦在多个金矿取得进展，预测太行



图5 汗润深山

山北段金矿远景储量可达150吨，被列入国土资源部的重点研究工作区。张宣、冀东等地区也是如此。一个普通的黄土梁金矿，通过预测、指导，找到了多个新的矿体，新增金矿储量十数吨，使黄土梁金矿一跃而成为大型金矿，新增潜在价值几十亿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非常显著。目前幔枝构造找矿理论在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内蒙等地受到了广泛认同和推广，为国家新一轮地质找矿作出了巨大贡献。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牛老师先后出版了《地幔热柱多级演化及其成矿作用》、《幔枝构造理论与找矿实践》、《幔枝构造与资源环境》等17部专著、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科技论文120余篇，其中，三大检索文章30余篇，受到大多同行专家、学者的肯定和引用。

学术的高屋建瓴，则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科学的勤于思考和永不停止的积极探索与与时俱进的科研精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牛老师通过野外考察和查阅大量资料，根据太行山区的阜平杂岩、赞皇杂岩及其外围盖层之间的组合关系及其变形特征，首次提出阜平变质核杂岩和赞皇变质核杂岩的概念。而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在把太行山区与相邻华北断陷盆地进行对比时发现，华北断陷盆地地幔上隆与上部地壳的断陷和太行山区山根下拗与上部地壳地形的隆升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它们之间的物质存在一定的迁移规律，提出了造山带与相邻盆地间物质的横向迁移，即一盆一山的耦合观点。而到二十一世纪初，随着科研视野的开阔，发现以华北盆地为中心，其东与胶辽山地、南与大别山、西与太行山、北与燕山都存在耦合关系，便发展地提出了华北东部中生代一盆多山的耦合成因。二十一世纪，牛老师主要关注了地幔热柱的进展，在研

究各个矿集区的同时，发现大多数金属矿产的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地球深部，且成矿物质的迁移与富集主要受控于成矿构造，某些金属元素比如金、银以气液态的形式，随着地幔热柱多级演化向上运移，上升到地壳构造扩容带聚集成矿。经总结成矿作用，创新地提出了幔枝构造理论与找矿实践。现今，牛老师主要把幔枝构造与诸如生态、地震等资源环境联系起来，希望能够完善理论和解释更多的地球壳幔活动与资源环境等地质现象。

四、心育桃李，关爱学生

即使最普通的三尺讲台，亦是无私奉献和辛勤的汗水浇铸而成。人们都说老师假期多，牛老师除了每年大致有四个月的野外一线工作时间（主要是暑假期间及其前后），其它八个月时间则放在室内研究和教学任务上，一年中连顺道花几天去天津与儿孙绕膝这一天伦之乐的时间都舍不得挤出来。无论身上的担子有多重，牛老师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人民教师，对待教学，同样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先后为研究生和本科生主讲了构造地质学、矿田构造等多门地质基础课和专业课，并认真指导学生实习。

牛老师反复强调科研和教学是两兄弟，要携手共进，一个都不能少，教学为科研提供理论基础，科研则反哺促升教学质量。构造地质学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一门较为抽象的课程，通过科研实践，牛老师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科技进展情况，加深了对课本知识点的理解，上课用的PPT资料很多是自己的最新科研成果，很容易在课堂深入浅出地讲解。此外，对重点、难点实例，牛老师经常在黑板上画图，注意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独立分析和思考问题，提倡适当自由讨论，使得课堂气氛活跃，内容丰富而生动。同时为了便于学习，强化学习效果，牛老师把多年野外亲自采集的典型构造标本收集起来，结合学院其它老师的成果，着重创建了构造园地开放型实验室，这在提高地学研究生、本科生教学质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2003年，《构造地质学》以明显的优势被评为学院精品课程，并通过了省级评审，成为学校第一批省级精品课程之一，牛老师本人也被评为河北省首届教学名师。

对学生负责是教师的天职。牛老师非常重视学生们的学业，鼓励学生申请科研立项，参加会议交流，撰写学术论文，欣慰于学生学业的进步与发

展，目前已指导博士生2名，研究生16名。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引导启发的方式要求学生定期做好学习计划，并于合适时间召集所有研究生以小型学术报告的形式交流核查。报告期间，鼓励每个学生积极发言，充分发挥自身学业所长，用科研立项的方式汇报近段时间的学业认识和进展，自己充当点评和最后总结。这样不仅很好地促进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极大地提高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此外，牛老师常说：“即使二人行，交流亦使人进步”。因此，他非常关注行业内的学术活动和团队教师与学生业务发展，只要有充足时间，非得亲自带队去，忙时则安排课题组其他老师和学生去参加交流学习，会议回来后，第一时间把地质矿产最新研究动态和热点内容介绍给大家。

自1979年参加工作以来，牛老师培养的学生有不少已经成长为单位地质行业的领头人和技术骨干，这是他对学生的悉心帮扶和关怀的结果。例如，刘晓煌，山西人，1997年以优异成绩从石家庄经济学院毕业入伍，来到武警黄金七支队工作。刚参加工作的他在实践工作中遇到不少问题，总是能想起那位遥在远方和善热情的牛老师，有时对某一个具体问题一聊就能通话几十分钟，甚至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在交流。凭借着勤奋好学的劲头，入伍第3年就独立承担技术项目，成为支队史上最年轻的技术负责人。看着他健康成长，牛老师非常开心，并建议和支持、辅导他继续深造。2004年刘晓煌最终以笔试和专业两个第一考取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并于2008年底提前两年博士毕业。鉴于日渐杰出的成果，牛老师经常邀请他来学校给同学们作报告，也便于他交流经验和日后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培养出了心怀祖国矿业且意志坚强的优秀武警战士，他曾连续7年受奖立功，3年钻研出8项科研成果，发表论文20篇，其中2篇被SCI国际检索，2篇被EI国际检索。

同时，牛老师积极鼓励学生考研和关心学生就业。因此，每年学生考研和就业期间，也是他更为忙碌的时候，为此从不厌倦。现任职于新疆石河子大学的程建军在石家庄经济学院本科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但由于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处在人生最为困难的时期。牛老师得知这一情况后，积极为他出主意、想办法，并从并不宽裕的积蓄中拿出1万元，鼓励他继续学习，帮他渡过了难关。在牛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程建军仅用两年就提前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并考取

中国铁道研究院的博士生。关心学生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也正是有了牛老师的指导，许多年轻学子才少走了许多弯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每逢过年过节，牛老师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贺卡、祝福短信。

五、亲力亲为，坚忍不拔

关爱学生，乐于奉献，牛老师不仅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更是学生们的好父母，而对于自己的事情则都是亲力亲为。诸如，即便学生住在售票点旁边，经常出差的他每次都是自己去买车票，天气恶劣时也不让学生们接送，他会说道“时间对于每个人都一样珍贵，你们也要珍惜和利用好自己的时间”。野外出差时，年过70岁的牛老师还是背着沉沉的包，手提样袋，汗雨淋漓的时候，也一样从不让年轻教师和学生帮背着。每次下完矿井上来，虽然有点饿，但是在吃饭之前有一件事情牛老师一定会认真对待，并深深地感染着周边老师和学生们，那就是把自己弄脏的矿井靴子和安全帽等物品清洗干净才安心。

地球科学是古老而神秘的科学，历经46亿年的地质过程复杂且不可重现，留给人们研究的内容是支离破碎的。牛老师一直认为要想研究好它，必须具备数、理、化、生、地等多科知识，以牛一样的倔强和牛一样的干劲，实事求是，坚忍不拔方能有所建树，为此，他非常仰慕地学界各位前辈、专家，常说他们的成果来之不易，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地质工作者，并为自己能从事伟大的地质行业而荣耀。牛老师曾经常对身边的年轻教师和学生说：我自己愿攀登高山，踏破铁鞋，追求真理，探索奥秘，寻找宝藏，开发资源，高效利用，服务人类。地球科学的探索者应与高山为伍，与岩石为伴，胸怀宇宙，心地开阔，其乐无穷。

六、结束语

几十年的辛勤耕耘，沉淀出累累硕果，坚忍不拔的科教精神和舍己为公的作风令广大师生学子及同行们敬佩和折服。当他听到年轻学子学业取得佳绩时，他会高兴；当看到学校事业蒸蒸日上时，他会高兴；当他想到国家建设如火如荼时，他会高兴……，几十年来，牛老师日复一日地科教工作，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是名副其实的辛勤园丁，笔者身为他的学生而骄傲。祝愿这位优秀党员，优秀教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科研教学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我在河北地质学院求学

韩 劲

(河北地质大学 经济研究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河北地质学院(现河北地质大学)是我的大学母校,毕业后我就成为了母校的一名教师。我与母校相伴至今,已有40年时光。这宝贵的40年,让我从未满18岁的懵懂无知到即将退休的老教授,完成了从学生身份到教师身份的转换,从孤身一人求学到组建三口小家;从本科学历攻读到博士、博士后,从助教职称晋升到三级教授,也几乎构成了我全部求学经历和职业生涯。恰逢母校建校70华诞,好多校友都在回忆与母校的过往。在琼芬师妹的一再催促下,我也开始收拾记忆,大体以时间为轴,串起一些与我有关的往事。回首求学经历,进入河北地质大学是我真正求知求学、自我觉醒的开始,感恩母校栽培!而且我是地矿部试点培养双学位那批学生的九分之一,在此留点笔墨。

一、缘聚地院

1984年,我从滦县一中考入宣化河北地质学院,入学进经管系地质财务会计一班(84411)。当年的经管84级有财务会计3个班,计划统计2个班,共198位同学,包括统招生和委培生两种类型;此外还有一个大专部。

河北地质学院给了我人生一个全新的开始。由于父亲蒙冤二十多年,我受父亲事情的影响在高中以前是几乎不说话的。但步入大学后,我决定做出改变。

入学后,我被任命为学习委员,其实我学习上一向稀里糊涂不够上进,可能是明显的男孩子性格让我比较受人关注。我从小是在野地里跑大的,行为举止很像男孩子,大学里有人叫我“假小子”。第一次班集体晚会,每个人都必须出一个节目,正好高考完闲着学了一首歌《布娃娃》就唱了,从此班里同学都叫我“老布”。经管八四的年级大课都

在联九上,我很少提前进教室,有时候还会晚到一会儿,手里抱着坐垫裹着的书本,还得用脚把门踢开。当时没人跟我说踢门行为不妥,毕业二十年后有统计班同学说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进联九开门用脚踢”。回想起来确实是这样,那么当时的老师是怎么想的呀?!记忆中学校老师对学生都是关爱包容极尽呵护的,这或许就是河北地院的师风吧!我经常看到经管系张书记亲自打扫经管楼前的台阶和大片空地,书记挥舞扫把打扫“自家院子”的那份专注和慈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入学后不久,有统计班两位同学找到我,邀请我参加经管系国庆晚会《歌唱祖国》节目,具体就是在晚会上一系列红歌中间插诗朗诵,和其中一位男生搭档,我想都没想就说“行”。这个莽撞的决定,让我有了平生第一次参演节目的机会。上大学的第一个国庆晚会,有几百人参加,十分担心自己干不好。但既然答应干,就努力干好吧!写稿、与男生一起演练,改稿,反复打磨,直到晚会开始之前,还是不放心自己,于是带着稿子上台了。结果,整场晚会,我竟然没看一眼稿子,没漏一点破绽地超水平发挥了!我大感意外,我是有语言障碍的人,竟然可以面对几百人在台上讲话,信心从此拾起!

后来我有幸作为经管系优秀生的一员获得了参加系总支组织的去董存瑞家乡参观接受红色教育的机会,而且被吸收为团总支委员,负责组办板报等宣传工作。但似乎也没花多少时间,也没干多少工作,更多的是获得了师兄学姐的厚爱和关照!现在回想起被温暖包围着的大学生活,老师和师兄学姐身上那种正气、大气、雅气都余温犹在。

二、地院暑假

我们上河北地质学院的每一年暑假都是先实习

作者简介:韩劲,女,1965年生于滦县。现任河北地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太行学社(智库)执行主任,北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河北省区域科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北地质学院(现河北地质大学)经管八四级本科,1990年在本校获得地质第二学位后留校任教。2005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出站博士后;2005-2006年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国家公派访问学者,2013年挪威奥斯福大学学院国家公派访问学者。



图 1 1985 年系团总支育志廊合影



图 3 1985 年系团总支育志廊与师姐合影



图 2 1985 年系团总支委员会行政楼前合影

一个月再放假，这应该是地质院校有别于其他院校的一个特点。经管系学生的暑期实习依次是地质认识性实习、生产性实习和专业性实习。

第一年认识性实习，我们去的是下花园实习基地。食堂大师傅粮草先行，让我们吃的比在学校还好。宿舍和学校里一样也是上下铺，铺板上有厚厚的垫子，铺上自己带来的行李特别舒服。站在宿舍门前放眼望去，东面有鸡鸣山，北西有玉带山，实习基地在峡谷的高处，微风习习吹过，气温舒适得恰到好处。地质系老师们带我们实习，一个老师带一个小队。我是小队长，带队老师是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徐强老师，每天带领我们

上午走一条线，下午走一条线，他什么都懂，边走边讲，信手拈来。晚饭后同学们坐在马扎上素描鸡鸣山，最后还要评比优秀。

基地附近有个辛庄子沙丘，进到里面就像是在沙漠里，风成的沙丘各种形状，同学们疯狂嬉戏，快乐玩耍！按照实习安排我们全体同学还去了八达岭，顺便认识一下长城，其实就是不花钱爬一次长城。实习一个月，地质系老师与经管系学生朝夕相处，建立起了温暖和睦的大家庭，地学的魅力也浸染于心。

第二年生产性实习，我们是去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诺尔。那时交通不太便利，先坐火车到赤峰市住一宿，再乘大巴到巴林住一宿，再上大卡车在大草原上驰骋大半天到白音诺尔。这里是真正的大草原，一望无际，渺无人烟，偶尔有一棵孤零零的树。矿区附近就一个鹿场，牧民的蒙古包也很少见。



图 4 1985 年辛庄子沙丘



图5 1986年白音诺尔实习与同班师傅临别合影

到达矿区就分配了宿舍，同学们自己动手打桩搭床、铺行李，安置好就去食堂吃饭。食堂的米饭超级香糯，炒菜也香得很；而且一天供应四餐，主要是照顾夜班回来的师傅们。学生实习每组4人，安排到矿区的各个钻井台，每天的实习工作就是力所能及地给钻井师傅搭手干点事。其实也不干啥事，更多是体验野外钻井队的工作，注意安全，不添乱就好。实习带队老师共有三位，老师们会随机到各个钻探点巡访。我们学生也可以去看别的钻探点，多数时候都在到处溜达，路边会见到不知名的野花大而鲜艳，高贵得不可触碰。有时候走到半路会来一场急促雨，因为暴雨来得快去得快，也不必往回跑，接着走衣服就又干了。矿区有专门给我们洗澡的地方，洗澡洗衣服都很方便。

一个周末我们几个同学跑了很远路找到了一个蒙古包，跟主人大哥和大嫂说想骑一下他家的马，夫妻俩欣然同意，我们又说想穿一下他们的衣服，大嫂也笑着拿出了一套自己的衣服，我们都换上装留照存念。那时我们的大学生活就是这样五彩斑斓，没有压力，轻松快乐，因为所到之处，皆是温暖，尽是善意。



图6 1986年白音诺尔实习拜访蒙古包

通过这次生产性实习，我们还跟师傅们学会了找蘑菇圈，喝了蛇煮鲜蘑汤（男生干的），真的太鲜美了！实习的最后，我们跟师傅们依依不舍地告别，每个钻台又走了一遍，真心舍不得走哇！不过，话说离开赤峰，就又和一位同学转道去了大连，逛遍了大连和旅顺，顺带在北戴河洗了半天海水浴，才回到了我家。我们的大学阶段是抓住一切机会马不停蹄云游四方，相比现在的大学生考证书、考研、做家教可是洒脱多了。

第三年专业性实习，是把学生“发配”到全国各地地质队的计划财务科。我服从分配去的是最近的河南，河南省地质矿产局第五探矿工程队，在南阳市。当时全国各地地质队的财务科都有河北地院的校友，因为地矿部直属五所地质院校只有河北地质学院有经济管理系，为全系统培养财务会计和计划统计人才。五队财务科的师兄接上我们三个实习生，安排好我们的住宿后，领我们进了食堂，食堂



图7 1987年南阳探矿五队专业实习财务处合影

饭菜也是相当的可口，还有免费面汤，吃米饭有米汤，吃馒头就做面糊糊汤，原汤化原食，后来听说面汤还增强记忆力，难怪说河南人有文化呢！实习期间，我们除了跟财务科师傅们学习做账，还酝酿自己的毕业论文。地质队有行业期刊可以阅读，加上实习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再征求计财处师傅们的意见，就确定了毕业论文选题。

南阳实习结束，在征求同学意见后，我独自踏上了陇海线河南陕西段之旅，开封、郑州、洛阳、临潼、西安，一路向西，乘坐火车、长途汽车、公交车，住宾馆、地质招待所、同学家。每天早出晚归，所到之处，走遍全部景点；饿了吃当地小吃，渴了买半个或一大片西瓜。最后，从西安乘火车回家。这次旅行，独自探索外面的世界，让我对自己更有信心，对社会有了更多体验，对世界的精彩有



图 8 1987 年开封相国寺

了更多感知。

三、双学位班

1985 年，当时的地质矿产部着手在河北地质学院试行双学位，给我们学生的说法是：地质队的大队长懂地质不懂经管、懂经管不懂地质，地矿部要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地矿部下属五所直属院校里只有河北地院有经济管理系，所以把试点放在河北地院；学生选第二专业必须与本专业文理相跨；两边专业课成绩和毕业论文均合格，方可获得双学士学位，系统内按研究生待遇。于是动员八四级有余力学习第二专业的同学自愿报名。最后的遴选结果是经管读地质 2 名，地质读经管 6 名，水工读经管 1 名，共 9 名同学组成一个班，归教务处直接管理。

由于理工科课程学习不能缺课，地质系和水工系 7 位同学照常学习本专业课程，毕业后再学习第二专业。经管系的我和另一名男生从二年级下半年（1986 年春季学期）开始跟班上地质系的课程，包括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结晶学与矿物学、矿床学、找矿勘探、地质构造学、大地构造学、古生物学、地史学共 10 门专业课。与经管系课程发生冲突时，就上地质系的课，而经管系的课只能自学。最后在 1988 年第一专业毕业之前，我们修完了两边的全部课程，而且成绩很好。正在我们畅想要不要提前毕业的时候，教务处给经管系的我们又加了三门课：《大学物理》《大学化学》《物理化学》，理由是双学位班的同学要同时毕业，这两年不能没事干。物理和化学对我们文科生而言是难度极大的，而且加课本身也属于节外生枝。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答应了，没有拒绝加课，也没有讨价还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正是舍我其谁，无所畏惧的年龄。于我个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喜欢上地质系

的课。地质系每位老师的课，虽各有不同特点，但绝大部分都很精彩；上课是一种享受。

此时，学校正在两地办学，工科系还留在宣化，经管系和基础部的一部分搬到了石家庄；经管 87 新生是石家庄首批入学学生，地质和水工从 88 年开始在石家庄招生；老师上课，系里安排在哪边上课就去哪边，石家庄校区学一楼的二单元是老师宿舍。

我们照样是跟班上课，这些新加课都是基础部的课。《物理化学》还好，以实验课居多，在 1988 年下半年在宣化就顺利通过了。最难啃的硬骨头是《大学物理》和《大学化学》。1989 年春季开学，我们双学位班同学依然去宣化报到，很快又被召唤到石家庄上课。作为文科生已经放弃学习理化课至少 5 年了（高三就不学理化了，加上大学四年），直接学习大学阶段的理化课程，何其艰难？！好在我们花费了一整年时间、用尽洪荒之力终究啃下了这两门课。回想起来，加学理化大学课程，不仅是强人所难，而且对我们从事实际工作毫无用处，相当于浪费了我们一年半的时间。不知道当初是谁出的这个傻主意？！而我们双学位班理工科的 7 位同学就是利用这一年半时间，把经管系的规定课程全部修完了。

当然，这一年半不只是“啃硬骨头”，也有令人愉快的生活调剂，比如每天下午四点之后大家自动下楼打排球，周末教学楼一楼大厅舞会，每周两次外教的英语口语课，偶尔研究生、双学位、本科生混搭着玩，相约骑行去赵州桥或者正定荣国府等等。石家庄的校园生活算得上轻松愉快、丰富多彩！

1990 年 3-4 月份，我们参加 87 级地质系地质技术经济专业本科生的毕业实习。地质系的毕业班



图 9 1990 年双学位班地院操场（石）



图 10 1989 重阳节赵州桥

还在宣化，于是我们又回到宣化。与 87 地质一起前往位于张家口涿鹿县的矾山磷矿实习。野外实习永远是最有意思的。矿上有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毕业分配过来，已经与矿上子弟结婚生子；时不时请我们两个读双学位的同学去家里吃个饭，带我们出去玩儿，突然变天了把家里的厚衣服都拿出来给我们穿。带队老师喜欢开小灶做鱼吃，都拉上我们一起吃；就是在这儿我认识了鲶鱼——黄骨。工作日里每天也都有实习任务的，比如爬山看地形、观察水库、下矿井、了解矿井排风等，不过干什么都是郊游，顺便在水库边野个餐，在龙王塘里看倒影打水漂，在桃园里穿行打趣等，数不尽的乐趣。

5-6 月份专门写论文。实际上我们在实习期间已经准备好了论文题目、框架和素材。回到宣化校区，似乎是住在锅炉房附近的二层瓦房。宣化是真正的避暑胜地，午睡必须盖毛巾被，否则就会着凉。每天除了写论文，就是打球、散步、搭伙做饭吃，凉爽惬意。



图 11 1990 年矾山磷矿实习与地质技经 87 级

1990 年 6 月，学经管的 7 位同学都回石家庄答辩了，我们学地质的留在宣化跟 87 地质一起答辩。毫无悬念地拿到地质学本科学位后，又回到石家庄等待分配工作。对于我而言，教务处给我的唯一选择就是留校当老师。因为当年经管系新增设两个教研室：审计专业和投资专业。实际上，在 88 年我第一专业毕业时，经管系的领导就动员我留校，我以先读双学位为由拒绝了，实际上是不想当教师，毕竟说话是我的弱项。第二学位毕业了，经管系的领导盯着让我留校，还动员亲戚给我做工作。我发现无路可走（不给我分配其他工作），就答应了留校；又让我选择其中一个专业，我说随便，于是我就被分配到投资经济教研室。后来发现，我们双学位班有三个同学（包括我）留校当了老师，有趣的是每个人都留在了自己第一专业所在



图 12 2018 年广平县空间规划咨询会

系（经管、地质、水工）。最后，我们仨都成了教授，而不是大队长。

话说回来，地矿部试点的双学位班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那十几门课程的知识，而且是可以多维视角看问题的宽泛视野，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兼容并蓄和理解认知的基本能力；这些感觉是在后来的工作中慢慢体会到的。“勤奋，求实，团结，创新”是母校 1986 年总结出来的“校风”；回味过往，每个词都是河北地院的真实写照，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个学子都是河北地院的校风！

(2023.6)

河北地质学院，梦牵魂绕的地方

张西春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浙江 杭州 310009)

谨以此文，追忆往事、追忆青春、追忆我们学习生活过的宣化河北地院；谨以此文，为河北地大70年大庆喝彩；谨以此文，祝河北地大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36年前的一个深夜，乘坐校车，途径古老低矮的砖瓦房，还有皇城桥矮墙里的葡萄园，弯弯绕绕来到我们心中的圣殿—河北地质学院。



图1 登山合影

四年时间，在宣化古城、北山脚下，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师生情、同学谊在凝聚、在升腾。教室里，我们如饥似渴吸收知识的营养；操场上，我们尽情飞奔释放青春的朝气；育志廊前，结伴而游，深深地呼吸了丁香花的香甜。

“勤奋求实团结创新”，已经深入骨髓；锤子罗盘放大镜三件宝也永久地被放进了我们的百宝囊。



图2 校训下合影

物探楼、水工楼、地质楼、经管楼，留下了我们的青春，打开了我们的希望。

曾经的亮甲山标准地质剖面似乎就在脚下、曾经的下花园箱型褶皱似乎还在眼前。小巧的DDC2电法仪已经永远的成为过去，用铁锤敲击铁板的48频道地震仪也已作古，恍然之间，36年飞逝而过，36年前我们正年轻！

老师、学长的“一年两场风、一刮刮半年”已成为笑谈，“面条西施”也成为佳话；教室里的舞会、宿舍里的舞会、小食堂里的舞会，是我们曾经痴迷的、不可或缺的娱乐生活；书画社里的临摹、武术社里抡拳耍棍踢腿、气功班站桩气沉丹田，都已成为美好记忆。

1毛钱的素菜、2毛钱的荤菜是大多数人的选择，5毛钱的红烧肉更多时候只是过过瘾。身披军大衣、脚蹬地质鞋，是冬天里的标配；卷发、长发、侧偏分已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吉他弹唱、太空舞、飞盘虽则小众，但也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欢乐。大清早排队跑操、排球场上人工冰面上歪歪扭扭画出一道划痕、篮球场足球场边加油呐喊声震耳欲聋！

室外的公用电视里播放着“黄土高坡”“信天游”“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还有“篱笆女人和狗”；下花园的实习基地雪花满屏却挡不住世界杯的场场激情，实习时行军床上、山上的蝎子把同学蛰的哇哇直叫；鸡鸣山的传说和飞奔的小白兔也成了一道风景；洋河上钢丝桥惊魂、宣化公园泛舟清心。吃一串甜甜的皇城桥马奶子葡萄、美美的喝一壶的宣化钟楼啤酒、撮掉5毛钱一袋的香酥花生皮、品一品方便面调料汤的美味……

转眼之间32年，分别时紧紧拥抱，望着火车渐渐远去，挥间竟已泪流满面；毕业纪念册上那一句句赠言，临行前那几多不舍，犹在心间、犹在眼前。

30年前我们正年轻，30年后我们青春依然。蓦然回首，河北地院，魂绕梦牵!!!

(2023年5月10日)

下花园实习

范永泉

(河北省廊坊市国资委, 河北 廊坊 065008)

下花园位于宣化东南 30 多公里处, 坐绿皮火车一大站的路程, 两地之间还有一个辛庄子小站, 慢车停靠。坐火车路过辛庄的洋河畔, 可以看到横跨洋河的独木桥。下花园的河北地质学院实习站位于下花园火车站西南方向, 距离火车站五六里。有资料记载, 实习站建立于 1979 年, 投资 10.5 万元, 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 使用面积 1050 平方米。记忆中, 实习站的正大门朝东开着, 正对着古城梁和铁路东边的鸡鸣山。一进实习站大门, 北侧是南北走向的大食堂, 高耸着两个大烟囱。食堂的北侧, 与食堂相邻的是一排坐北朝南的正房, 是办公室。办公室后面靠着东院墙, 是厕所。实习站是建在一处坡地上的, 西高东低, 大门口也略成坡形, 铺着碎石子。进门爬坡, 出门下坡。由于院子西部较高, 办公室的西边, 是一道南北的大梯埂, 将院子分为东西两部分, 西半部的台地上, 是东西向四五排的学生宿舍和老师教学用房。每排房门前位置, 在梯埂上建有台阶过道, 便于上下行走。下到台阶附近, 就是南北向的一个六七十公分高、七八米长的大水槽, 水槽上有一排水龙头, 供学生们洗漱使用。大门南侧是几个排球场。院子内最西边的空地上长满了杂草, 十分茂盛, 无人涉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学院由宣化迁往石家庄办学, 实习站逐步不再使用而废止。

1987 年那一次在下花园实习, 是 6 月 29 日到达, 7 月 30 日返回学院, 历时一个月的时间, 共 6 个班, 都是八五级的, 有地质系的 3 个班, 水工系的 2 个班, 物探系的 1 个班。每个班按 30 多人算, 约 190 人。物探系的这个班不知何故, 比我们晚到实习站一个星期。



图 1 宣化站 范永泉摄



图 2 宣化站 范永泉摄

我们水工八五的同学们根据安排, 是在 1987 年 6 月 29 日上午八点多到达下花园实习站的。那是个星期一, 同学们早上五点二十分就都起床收拾、打捆行李, 六点半就将行李装在卡车上, 连早饭也未顾得上吃, 就都走向宣化火车站。

没有去过自己学院的实习站, 同学们自然充满神秘、好奇的色彩, 十分向往, 想一探究竟。平日里从去过下花园实习站的学长们那里, 了解到一些有关下花园及实习站的情况。有的说, 下花园的蚊子又多又厉害; 有的说没有洗澡设施; 有的说一个宿舍上下铺住 16 个人; 甚至有人调侃说高院墙、



图 3 下花园火车站 范永泉摄



图4 下花园火车站 范永泉摄

大铁门。如此云云。

从下花园火车站出来，老师带路，同学们步行走向实习站。一路上大家你追我赶，有说有笑，都希望早点到达实习站，看个究竟，有个着落，快点休息。想的更多的是能住个啥床位。走了五六里的路程，同学们到达了挂有“河北地质学院实习站”门牌的实习站。



图5 同学刘睿安拍摄于1987年7月
下花园实习站大门

来到实习站一看，全是砖瓦房，围墙也是砖墙，占地面积也不小，足以比得过一个乡级重点中学的校园，虽然不能洗澡，但水、电的供给十分充足。这对于我这个来自一个偏远小山村的学生来说，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我的老家几辈人都住着土房子，我上初中住的就是土房子、土炕或是大通铺，从小就非常羡慕砖瓦房，上高中时就是十几个人的上下铺宿舍。至于对付蚊子，学校都发了蚊帐，睡觉前压紧蚊帐的底边，掖严蚊帐的口子，身体与蚊帐保持距离，做好防范就是了。至于高院墙、大铁门，那倒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也未听到其他同学有什么挑剔和抱怨，毕竟当时的社会生活条件普遍处于那样的水准。

从早上开始，从宣化到下花园，一路是薄薄的雾气。实习站周围到底是什么样的山，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民宅厂房，因为不透明，看不远，我们知道得不多，也没有急着去知道，只是先进到被安排的宿舍里，看看宿舍的样子，找个比较满意的床位。同学们有的愿意睡下铺，有的愿意睡上铺，倒也好搭配。宿舍是里外间的，里间靠墙四角对称地放了4个上下铺钢管双层床，可以住8人；外屋因为有门，放了3个同样的上下铺床，可以住6人。后墙上方有一个小窗户，天热时打开可以跟前窗户对流通风。宿舍里除了床和一个小课桌外，再就是白墙皮和青色砖铺地。若留意的话，会发现白墙上留有上一届实习学长“留念”的笔迹；课桌上有用牙膏写的“再见”字样，字的旁边还放着挤扁了的牙膏袋。此时，忽然院里的同学们惊呼着叫嚷什么，我跑出去一看，原来漫天大雾如轻纱般渐渐退去，那早已听闻的鸡鸣山徐徐脱去身上的薄纱，露出了她的雄姿、真容。她，近在咫尺，陡峭、挺拔、壮观！她，海拔1128米，是这一地区最高的山峰，是众山中的佼佼者，是同学们跃跃欲试、期望攀登的对象。



图6 鸡鸣山

这个照片是首次公开的。同学袁一凡拍摄于1987年7月下花园实习站院内。照片的左侧是实习办公室，右侧是食堂，远处是鸡鸣山。

上午九时许，学院的两辆解放牌汽车送来了我们的行李，接着，同学们边卸车边各自认领自己物品，搬回宿舍，铺垫床位，缀挂蚊帐，稍作休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刘睿安同学。

中午吃了实习站的第一顿饭，排队，用学院发的大号铝饭盒打饭，各自打回宿舍或院子里就餐。食堂的那个大餐厅，只是在偶尔上大课时使用一下，平时都闲着。

课上安排，从明天开始，利用五天的时间由老师带队去野外连续开展5条地质实习路线，进行地质观察教学，下花园地质实习的帷幕就此拉开。

故地重游之宣化

刘文恺

(乌兰察布市应急管理局, 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1)

2018年5月, 有暇, 应老友之邀, 重访张家口。时逢1978年入学四十年, 借此机会, 重游宣化故地, 感触良多, 遂作行记。愿以淡墨文字, 致敬流年。

重游宣化, 期待已久。四十年前, 在此就学, 故对宣府的特殊情感悠然而生。

重游故地, 有几个地方是早已想往的, 譬如被古色民居环抱着钟鼓楼、宣化人民公园、古城北面的葡萄园等, 这些地方都曾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最重要的, 当然是重访母校故园。

古城宣化, 历史悠久, 人文底蕴厚重。“宣府古幽州属地, 秦上谷郡, 元宣德府, 星野当析木之次, 入尾一度, 壤土沃衍, 四山明秀, 洋河经其南, 柳川出其北, 古今斯为巨镇, 恒宿重兵以控御北狄。”这是明代都御史罗亨信所撰《宣化新城之记》碑文中对古城宣化的溢美赞词。

古城宣化, 历来为北方军事重镇。秦时初为上谷郡, 自汉代始, 多为州、府、郡、县治所。唐代置武州和文德县(州县同治)。辽改武州为归化州, 辖文德县。宣化之名则始称于金代, 金大定七年(1167年)改辽归化州为宣化州, 有“宣扬德政, 感化人间。”之意, 金大定八年再改为宣德州。元中统四年(1263年), 置宣德府。

明初, 为防御北元蒙古势力侵扰, 在长城沿线设置九个军镇, 谓之“九边”。宣府为其镇城最大、驻军最多者, 素有“九边冲要数宣府”之誉。明洪武三年(1370年), 改宣德府为宣府。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 皇子朱橚受封谷王, 就藩宣府。明代为加强京畿防务, 行总兵官镇守制。永乐七年(1409年), 设总兵官, 驻宣府城, 挂“镇朔将军”印, 始有宣府镇称谓。明末才俊顾祖禹在其历史地理鸿著《读史方輿纪要》中称: 宣府, “南屏京师, 后挖沙漠, 左扼居庸之险, 右拥云中之固”, 雄踞内外, 真为九边之首, 诚边陲重地。清朝学者

朱彝尊亦有诗吟此: “高城西北控燕都, 吹角清秋落日孤。尚忆武皇巡玉塞, 亲从镇国剖金符。宫槐御柳今萧瑟, 虎圈鹰坊旧有无。边事百年虚想像, 谁夸天险塞飞狐。”

有清一代, 北方局势渐趋稳定, 宣府镇作为九边重镇的历史使命遂已完成。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 改置直隶省宣化府, 系全国七十二府之一。

解放后, 设宣化市, 初属察哈尔省, 后归河北省。1963年改市为区, 隶属张家口市至今。

历代都有帝王、朝臣来此巡视驻蹕。秦皇临谒东海, 汉武北征匈奴, 唐太宗驾征突厥均到过这里。北魏和辽代则在宣化建有行宫。明太祖朱元璋封其第十九子朱橚为谷王, 封地宣化。朱元璋和永乐皇帝多次亲征北方蒙古部族, 驾巡宣府镇。清康熙帝征西、北巡, 乾隆帝九次出塞, 均在宣府驻蹕。1746年, 乾隆帝途径宣府, 御书“神京屏翰”巨匾, 至今高悬镇朔楼上。

宣化作为历史重镇, 存留诸多文物古迹。过去, 古城墙、古城门、古阁楼等遗迹, 还有明清风格的宅院随处可见, 进城便沉浸在古风古色氛围中。宣化还拥有闻名于世的辽墓、城垣、拱极楼、清远楼、镇朔楼等国家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 在元朝宣德府土城的基础上展筑城垣。扩建后, 城边长“六里十三步”, 周长二十四里, 城高三丈五尺, 城四面开七门, 城高池深, 气象雄伟。明正统五年(1440年), 城垣包砌青砖, 六年竣工。《宣化新城之记》碑对此有载: “洪武初岁, 发兵营屯, 旧城城狭隘, 不足以居士卒。甲戌(1394年), 展筑土城, 方二十有四里, 辟七门以通耕牧”。这次展扩最终奠定了宣府城垣的建制和规模。

清康熙年间废宣府卫所, 改置宣化府, 古城防御功能弃废, 致古城墙失修而破败不堪。现仅保留

拱极楼、清远楼、镇朔楼，同时保留了宣化古城的中轴线。

宣化古城除南城门楼保存较好，其它的门楼、瓮城、角楼等均已无存。南城门名昌平门，门楼称拱极楼。

宣府古城南北轴线上的清远楼（钟楼）、镇朔楼（鼓楼）和拱极楼（南门），宏伟壮观，是宣府古城的灵魂和地标。四十年前，钟鼓楼周围分布着大片的明清式宅院。我清楚地记着，高等数学老师将古宅流畅的屋脊线条谓之“最速降线”，此为降水排泄最适合的几何形态，并大赞其建筑构型的数学之美。如今，那些曾簇拥着钟鼓楼的古老民宅已无踪迹，代之以高楼大厦。使人多少有些形孤影只，残荷独蓬之感触。幸好清乾隆帝御书巨匾“神京屏翰”尚留，“司昏晨报时”的宣府镇城钟仍在。这样，宣府古城之苍雄古韵方存，少许可慰藉怀旧心灵。就学时，钟鼓楼和拱极楼是不开放的，楼上是鸟的天堂。这回到此，幸遇定时开放，可登楼观赏。



图1 清远楼

清远楼，位于宣化古城正中，又名钟楼。清远楼造型别致，飞蔓巍峨，宏伟秀丽，若鹤立鸡群，素有“第二黄鹤楼”美称。明代诗人毛朋曾用“八月边城禾黍收，登台遥望思悠悠。河流曲泻沧瀛岛，山势还依钟鼓楼。”的诗文，来赞颂清远楼的雄奇。清远楼始建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建成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文革”期间清远楼遭受严重破坏。1984年国家投资大修，基本恢复原貌。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远楼建在高8米的砖砌墩台上，是一座三层重檐歇山顶式建筑，外观三层，内为两层，通高25米。清远楼与镇朔楼、拱极楼构成宣化古城南

北中轴线。

清远钟楼顶檐下四面各悬一匾，南曰“清远楼”，为清乾隆都督李伟书，东曰“耸峙岩疆”，北曰“声通天籁”，西曰“镇靖边氛”，均系清乾隆朝仪大夫、工科给事中北口道兵备员吴伟书。四个券洞上额均有石匾，南为“昌平”，北为“广灵”，东为“安定”，西为“大新”，与所对之城门同名，以示与四门通衢之意。一楼内置石碑两幢，西为明弘治七年立，明都察院都御史杨楹撰《宣府钟楼记》碑；东为清乾隆二十年立，吴伟撰《重修清远楼记》碑；分别记述清远楼始建与重修的经过。楼上悬挂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铸造八卦“宣府镇城钟”一口，钟高2.5米，口径1.7米，重约万斤，司报昏晓。钟声悠扬洪亮，可远播40余里，颇负盛名。登临清远楼，古城风貌尽览，南北中轴线从楼下券门内穿过，北至烟筒山，南临洋河。

清远楼犹如一位历史老人，亲历了古城的演进，古城五百多年的风雨沧桑物换星移，都珍藏在它的记忆中。

镇朔楼，又名鼓楼，南与拱极楼，北与清远楼遥相呼应，构成了古城的靓丽景观。镇朔楼修建于明正统五年（1440年），与宣府城包砖重修同时兴建。明正统初期，宣化、张家口、大同一线时常遭受北方蒙古部落的侵扰。年久落破的土城墙已经抵挡不住蒙古铁骑的冲击。明正统五年（1440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罗亨信在宣府大举城工，城墙加宽加高，城外包砌砖石，历时6年。同时，城内建起镇朔楼。《宣府新城之记》碑云：“即城东偏之中筑崇台，建高楼，崇七间四丈七尺余五寸，深四丈五尺，广则加深之二丈五尺，其檐二级。上置鼓角、漏刻，以司晓昏。”此碑现立镇朔楼之侧。



图2 镇朔楼



图 3 镇朔楼上乾隆帝御匾“神京屏翰”

镇朔楼得名于明永乐七年镇守宣府总兵官被封为“镇朔将军”，是一座两层檐歇山顶式建筑，建墩台上，通高 25 米。镇朔楼雄伟壮观，古朴庄严，楼上现存两块大匾。楼南侧悬挂“镇朔楼”



图 5 镇朔楼与拱极楼之间的步行街

雄姿重现世人。并复制更鼓一面，置楼上。1996 年镇朔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朔楼是古城宣化历史的见证，古姿犹存、风韵依然，展示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

镇朔楼以南尚有拱极楼，原为宣化古城墙的南城门楼，系四座门楼中仅存，为二层重檐歇山顶式建筑，建于明永乐年间，通高 24 米。拱极楼与古城墙浑为一体，是宣化门户的象征。镇朔楼与拱极楼之间，为步行街，两侧商铺林立，平日人头攒动，极尽繁华景象。

拱极楼门楼西侧就是宣化人民公园。园内静湖、垂柳、小桥还是旧景。四十年前就学时，上游泳课，要徒步到这里的泳池。顺道有过几次游览，那时公园树木稀少，仅有少量动物，游人也不多。

拱极楼向北就是记忆中的葡萄园。就学时，晚饭后散步，不经意间就到了菜地、葡萄架旁，驻足观看果农菜农们的辛勤劳作：浇水、修剪、锄草、采摘果实。



图 4 拱极楼

大匾，是 1987 年按照原样复制的。北面顶层檐下悬挂“神京屏翰”大匾，系清乾隆皇帝 1745 年巡视木兰围场，途经宣化时御书，其苍劲有力，边框雕刻形态各异的龙纹，极具艺术欣赏价值。楼下东西廊存碑刻 5 幢，西廊南为清同治年所立残碑，仅存《重修郡城镇朔楼记》碑额。西廊北为明正统十一年《宣府新城之记》碑，背面刻明景泰二年《宣府新城重刻铭》。东廊南为清乾隆二十二年《宣郡修城记》碑，中为 1991 年立《重修镇朔楼记》碑，北为清乾隆七年《重修镇朔楼碑记》碑。碑文记述宣化古城和镇朔楼的修建历史和维修状况，是了解宣化古城历史的宝贵文献。

历五百载，风雨侵蚀，战乱摧毁，镇朔楼累累受损。1986 年，国家拨款进行全面修复，重新油饰彩绘，修葺一新的镇朔楼以古朴庄重的



图 6 宣化人民公园

宣化是闻名遐迩的葡萄产地，有千余年栽培历史，曾有“半城葡萄半城钢”之称。晚唐僖宗年间（公元 885 年）设置武州、文德县，治所宣府城。史载幽州刘姓将军主政武州凡十三年，率所辖军民屯垦戍边。在古城北部，垦荒造田，营修园林，引柳川河水灌溉，种植粟果，以供军民享用。其中就有引种从西域传入的葡萄。《新唐书》赞其“广垦田，节用度，以办治称。”

宣化葡萄最早种植在古城北部的弥陀寺一带，这里土地平整肥沃，柳川河水可常年浇灌，是葡萄种植的理想地域。《宣化府志·典祀志》称：弥陀寺为镇城第一古刹，始建于晚唐，重建于元代。因其早毁战乱，已无从寻迹。未经考证，鄙斗胆妄猜，如今此地的“观后村”之地名源流，可能与古刹有关。

宣化葡萄质量好，品种多。尤其是被视为果中珍品的白牛奶葡萄，粒大、皮薄、汁多、刀切不流汁，曾被列为皇家贡品。在 1909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荣誉产品奖”，从而享誉国内外。过去，宣化葡萄多为百年以上的庭院漏斗架式，集观赏性、经济效益和历史人文价值于一身。古城外



图 7 故校园北面的观后村，过去是菜地和葡萄园下八里村辽墓，就曾出土过干瘪的整串葡萄和绘有葡萄藤蔓图案的壁画。

建国初期，母校及相邻的炮兵学院兴建校舍，曾占用几百亩葡萄园。四十年前，故校园北面是成片的菜地和葡萄园。如今，这里已是幢幢高楼和锦宅民居——“观后村新民居”。城市的扩张，古城周围



图 8 故校园北面的农田，未来将耸起幢幢高楼的葡萄园已渐蚕逝，过往的菜地和葡萄园已成为美好的回忆。

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八九岁时，随其任宣化镇守使的父亲万德尊来到宣化府，度过一段童年生活。先生后来忆道，他对宣化的城墙、戏园和葡萄印象最为深刻。1988 年，曹禺先生为宣化葡萄节赋诗：“尝遍宣化葡萄鲜，嫩香似乳滴翠甘。凉秋塞外悲角远，梦尽风霜八十年。”

故地重游，触景生情。似乎体会到唐时刘禹锡，十四年后再游玄都观时的心境：见桃树无影，观殿颓坏，引起世事怅望之叹，才有“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之吟。

尽管留有丝丝遗憾，但宣化此行还是获益多多，余生难忘。美丽的古城，厚重的历史，沧桑的过去，繁荣的今日，宣化以她独有的人文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愿古城未来更加美好。

太阳西沉，华灯初上，烟筒山笑映余晖。游览结束，带着些许满足踏上归程。诗曰：

古韵钟楼和，清歌柳水讴。
老街融旧厝，宣府缀新筹。

（注：筹（chóu），指绿色草木）

门

——写在河北地质大学校庆70周年之际

张发旺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河北 保定 071299)

门, 有大有小, 有高有低, 有圆有方; 有记忆的门, 有现实的门, 有科幻的门……各式各样的门, 既让我们心驰神往、踌躇满志, 又让我们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门, 默默承载着人们每天出进的生活习惯, 更以母亲般的胸怀吞吐着人们的喜怒哀乐。开门、关门, 每一个跨过门槛儿的瞬间里, 都有一个故事。故事或美好, 或心酸, 或无奈, 都饱含着一份深情, 寄托着一份希望。

静坐窗前, 回忆过往, 历历在目。门, 于我而言, 意义更是非凡。个人走过大大小小的门, 也算不计其数了。仔细揣摩, 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门。

一、通往知识殿堂的求学之门

1982年, 我从河北衡水市(当时叫“地区”)深州市(当时叫“深县”)护驾迟第五中学(现已撤销)考入现河北地质大学(当时叫“河北地质学院”)。我的家乡是护驾迟镇(当时是“后营公社”)南张家庄村(当时叫“大队”)。这里要说门, 就都是回忆的门了: 我家的门, 护驾迟第五中学的门, 后营公社的门, 护驾迟粮站的门, 深州人民医院的门……这些门, 串成串儿, 搭建了一座让我走向知识殿堂的“求学之门”。我家的门, 是光裸着没有漆的木板, 上面的两个门环也只是用一根铁丝铰就, 没有人时用红荃(学名“红柳”)枝什么的随便一个东西插上, 表明家里无人, 没有插任何东西

就说明家里有人。有了门, 就有了家。因为我家人多(大人孩子共10口), 出出进进很是频繁, 除了极个别的时候, 一般门上是没有插任何东西的。护驾迟第五中学的大门, 记忆中是个两扇的铁门, 比较随意用铁板打造的铁门, 大概2米高、4米宽, 除了晚上几乎是不关门的, 好像也没有门卫什么的。那时候的我们, 每天都兴高采烈地穿梭在教室、宿舍、食堂之间, 老师宿舍、教务处, 偶尔也会看到我们几个毛头小伙儿的身影。进出教室的门、宿舍的门、食堂的门、老师宿舍的门、教务处的门, 我们满怀豪情, 因为我们知道, 它们是让知识装进大脑、让我们聪慧的必经之门, 是能让我们进入高等学府(有的考入中专、考入专科)的幸运之门。在这里, 我们如饥似渴地接收着各种知识, 只为有一天能走进更大的门。果不其然, 走出了护驾迟第五中学的门, 我又先后走进后营公社的门、护驾迟粮站的门、深县人民医院的门。这几道门, 是我拿到河北地质学院录取通知书后, 要办理国家干部关系、转移粮食关系、按照规定体检, 必须要进出的门, 是我怀着无比的自豪、无比的骄傲进出的门。

二、开启地质生涯的河北地质学院之门

1982年9月初, 17周岁的我, 穿上大姐送的白色衬衣(平生第一次穿白色衬衣), 背着大包小裹(用破旧布单子剪出来的, 里面有二姐、大哥、二嫂、三嫂、四哥以及亲戚、邻里乡亲送的礼物), 怀揣着奶奶的牵挂与叮咛, 夹带着爹娘不成句的嘱

作者简介: 张发旺, 1965年11月生于河北衡水。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中心党委书记。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 二级研究员。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中国委员会名誉主任; 博鳌国际院士高峰大会联席主席、博鳌国际院士高峰大会生态环境保护与控制论坛主席; 中科智库专家; 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矿山水治理及开发利用专业委员会、岩溶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广西青年智库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自然资源部、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家; 国家科技研发计划跟踪专家。承担50多项国家及省部级重要项目, 国家重大基础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负责人,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 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项目负责人等。发表论文150多篇; 出版专著12部; 获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及软件著作权10余项。获国家制图最高奖, 国家、省部级科技奖等15余项。荣获国土资源部科技管理优秀奖、河北省科技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地质学会银锤奖、地质科技十大进展获得者等荣誉称号。



图1 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时期的合影

托，在三哥的一路陪伴下，从河北平原的小村庄出发、在衡水乘上了到北京永定门火车站（现在的北京南站）的绿皮车。当时，二哥已经是一名在北京某部的海军军官，早早地等在了永定门火车站。

之后的两天，我们去了故宫、颐和园，还有已经记不清的地方。大转特转了之后，我们又从永定门火车站乘 515 次绿皮车去了塞外古城宣化。期间，经过了京张铁路青龙桥“之”字形路线，需要换车头；还要经过延庆、沙城、下花园等车站，还有居庸关、八达岭、官厅水库，还有珠窝、羊窝等等已经记不清了的许多火车站。这对于从未走出过衡水平原的我而言，新鲜又好奇。

到了宣化火车站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是真真切切地走进了这座塞外古城——宣化，一个曾享有幽燕之名、秦砖汉瓦、长河奔涌的塞外古城，一个在我走出农村之后即将苦读求学四年的古城。我



图2 学雷锋活动到宣化站当义工

有些激动了，有些按耐不住了。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迎接新生的校友、大卡车，还有一辆大轿子车。那时那刻，一股莫名的幸运涌上心头。河北地质学院的热情，让我冥冥之中感觉到，河北地质学院必



图3 河北地质学院校门校门

将成就我的一生。我开始向往河北地质学院，迫不及待尽快踏入河北地质学院的门。

我们被拽上卡车。车子开的很快，灰暗的路灯照亮了前方的路。不知不觉中，车子驶进了一扇大门。是的，门口有个木牌，“河北地质学院”清晰可辨。是的，这就是我的大学，这就是我的今天，



图4 河北地质学院校门前合影

也必将成就我今后的“河北地质学院”。

进入河北地质学院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几栋楼房，高耸的像钻塔，低矮的像帐篷，那是校园的一处风景。与其说是学生在校园里学习，莫不如说是新一代地质队员在宿营。第二天，我被安排在 01 楼 315 房间，尽管很不放心，三哥还是很快启程宣化回老家去了。自此，我开始了自己与河北地质学院 82212 班融为一体的集体生活，与此同时，还有了 82211 和 82213 的水工 82 的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他（她）们大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唯有两个比我小，都在 82212 班。

自打进了河北地质学院的门，我每天畅游在桃花、杏花、李花里，飞奔在大风、中风、小风中，疾走在食堂、操场、育志廊间，信心满怀地踏入小教室、阶梯大教室、宽敞明亮的学校礼堂。生趣盎



图5 河北地质学院的女学生们

然的春，骄阳似火的夏，硕果累累的秋，银装素裹的冬，母校随处都可以碰撞出火花，那是我人生中度过的最美的光景。

进了河北地质学院的门，我开始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的系统学习。地貌学、普通地质学、矿物岩石学、构造地质学、第四纪地质学、水力学、水文地质学基础、地下水动力学、水文地球化学、专门水文地质学、工程力学、土力学、工程地质学、岩石力学与工程、水文地质物探、水文地质遥感、水文地质钻探，这些都成了我后来工作的“传家宝”。

闲暇之余，我也会走出河北地质学院的门，一睹塞外古城的风景。我到过宣化钟楼、鼓楼、朝阳楼、宣化人民公园，去过北山龙烟铁矿、“大好河山”大境门、炮兵学院、通讯兵学院、北山炮兵部队，“偷”过宣化马奶葡萄，吃过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香蕉，喝过从前没有喝过的宣化钟楼啤酒。

出了河北地质学院的门，我还去了桑干河以南山岭、下花园鸡鸣山，到过北京房山周口店“猿人洞”、秦皇岛抚宁实习基地、承德平泉各个杖子，造访过山西、山东的大部分岩溶。

进了河北地质学院的门，就是走进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同学们互相关心、互相帮衬、团结友爱、气正风清。同窗四年，大家越走越亲，心越来越近，已把同学谊变成了兄弟情！我们共同苦读，结缘

今生，念念不忘，期盼相逢，一直到老，心灵相通！

出了河北地质学院的门，我们无数次哼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用歌声诉说自己的心声、鼓舞我们的斗志，“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两个二十年后的今天，正如歌词所述，我们自豪，我们问心无愧。两个二十年里，每个同学的非凡成果，都是献给母校的一份厚礼！

三、踏入社会的工作之门

1986年，我走进驻地在正定和石家庄的地质矿产部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之门。在这里，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在



图6 河北地质学院校门口青春洋溢的学生



图7 河北地质学院校门

这里，我度过了地质行业艰难的创业时光。在这里，我承担了很多项目，有国家层面的、有自然资源部的、有地方的、有社会的，有国家科委的、有国家计委的、有科技部的、有基金委的，有国家 973 的、有国际合作的、有地质大调查的、有成果转化的。在这里，我成了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在这里，我成了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获得了国家级、省部级等奖励和称号。

2011 年，我走进驻地在山水甲天下桂林的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之门。在这里，我主持建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地质研究中心。在这里，我主持开展了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国际合作亚洲图编制及环境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南亚岩溶发育对比研究项目。在这里，我组织推进基建工作，为年轻人建造了比社会价格低很多的房子。在这里，我被评为俄



图 8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
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成为科技部重大研发计划跟踪专家。

2019 年，我走进驻地在文化名城保定和天津的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之门，还经常走进正在建设的雄安新区之门。在这里，我担任了山西省、山东省和河北省自然资源和环境专家。在这里，我承担了保定“一亩泉”复涌项目首席科学家，开展了保定市清洁能源走廊建设的规划。在这里，我当选联合国科学院院士。在这里，我探索了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技术路线图。在这里，我被推荐为河北地质大学山海论坛执行主席，以绵薄之力为建立校友与学校的更加紧密地联系作出自己的贡献。

四、结 语

通往知识殿堂的求学之门始终敞开着，因为我们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开启地质生涯的河北地质学院的宣化之门已经成为记忆，而驻地在石家庄的河北地质大学现实之门还在敞开着。踏入社会的工作之门有的已然成为记忆，但总的还在敞开着。在这些门一开一合的瞬间，一个个日子都从这门里悄悄溜走了。门开合了一次又一次，人生的画册翻了一页又一页，一个又一个故事被镌刻和封存。

河北地质大学的门已经开了 70 年。记忆中的大门像一部发黄而陈旧的线装书的封面。原先光滑的门板，已像苍老的皱纹似的露出了粗糙的木纹，曾经嫩黄的木板色现在已是像泥土似的灰



图 9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图 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地质研究所



图 11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蒙——这就好似人的生命，起始总是那样晶莹剔透，历经千帆后愈显厚重。

河北地质大学的门已经开了 70 年。现实中的大门还是那么新鲜光亮，像一部刚刚出版的书，蕴藏着许多未知的知识和智慧。未知的知识和智慧终将滋润每个学子，新鲜和光亮必将带来更加美好的希望——这就好似历史的车轮，必将滚滚向前、永不停歇。

河北地质大学 70 年，河北地质大学的门开合了 70 年。每一次的打开与关闭，都饱含着希望，



图 12 写有“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标语的门

凝聚着荣光，承载着梦想。河北地质大学的门，就像一个忠实的老仆，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默默地凝望着母校 70 年的沉浮起落、丰功伟绩，忠实地守护着一批批学子寄托在它身上的祝福，虔诚地坚守着对学子们红艳艳的祝福。“达观博物”之校训，“仰山之高，慕水之善，学成大器，行循大道”之内涵。河北地质大学的门，必将继续默默而忠实地守护着莘莘学子展翅飞翔，飞到天涯海角，飞到四野八荒，飞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2023.5.31)



图 13 河北地质大学校门

至通天下 达观博物

——河北地质大学校训提出过程

郭有献

(河地质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达观博物”作为校训, 已经成为河北地质大学的文化象征和精神图腾, 同时作为无形资产, 也延伸出很多不同形式的资源, 深入人心, 被全国校友和在校师生广泛接受。比如河北地质大学的校旗、校徽、信封、信纸、明信片、礼品装饰、包装设计、网页网络、图书印刷、建筑物装饰等, 都运用了“达观博物”的书法表达。



图2 河北地质大学口罩



图1 河北地质大学宣传页



图3 河北地质大学明信片

那么, “达观博物”这个校训是如何提出来的, 作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我有责任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 以弥补历史资料之不足, 并存于金档, 留至后人。

2015年, 石家庄经济学院又一次紧锣密鼓地准备申请更名大学, 并向全国全校征集更改大学后的学校名称。我一向是很关心学校发展的, 密切关

注学校更名工作。正好有机会接触当时的校长王凤鸣教授, 跟他谈了我对新校名的关切。王校长站位很高, 他说我们是以地质找矿为主的学校, 新校名应该贴近地质工作, 体现专业特点, 突出办学特色。他说可以从《山海经》里找找思路和灵感。

受到王校长的委托和启发, 我在网上下载了



图4 山海大学

《山海经》电子版，认真阅读了全文。《山海经》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如此记录古代山川河流自然风物的鸿篇巨著，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读了以后兴奋不已，于2015年3月30日，向学校提交了一份文字材料，提出关于新校名的想法。原文如下：

创意说明

郭有献

《山海经》成书于先秦时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理地质巨著，它记载了山川、水利、人文、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巫术、宗教、历史、医药、民俗、民族等内容。还记载了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禹鲧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神话传说。

《山海经》共十八卷，包括《山经》五卷，《海经》十三卷。书中记述了26条山脉，447座大山，258条水系，348处地望，673处矿产，525种植物，473种动物。

西汉刘秀（刘歆）的《上《山海经》表》中说：《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禎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

东汉明帝时，有一位水土工程专家叫王景，因治理河道有功，皇帝将一部《山海经》作为赏赐之物相赠，可见该书的重要性。

东晋大学者郭璞注《山海经》叙中允言：“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呜呼！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读了《山海经》之后，写下了《读《山海经》十三首》诗，表达了他的兴奋之情：“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历代都有学者认真研读《山海经》者，并写出了大量研究成果。

《山海经》是以研究“山”和“海”等自然资源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大量记述和研究地质矿产和水资源的书籍。其中的矿物记

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我们学校的传统优势专业也是地质矿产勘查、水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工程地质等。我校更名为“山海大学”，用“山”和“海”作为学校的象征，形成“山海文化”（即地质文化），秉承《山海经》“至通天下、达观博物”精神，反映了学校专业与《山海经》研究的“山”与“海”相一致的事实，继承和彰显了我校的传统优势和办学特色。

“山海大学”作为新校名，简单、大气、好听、好记，有文化、有渊源，不会产生异议，更无行政忌讳，符合大学更名规定，便于公众接受，形成口碑效应，有利于品牌建立和传播，能够迅速提升和扩大学校知名度。

“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 谨此！

2015年3月30日

2016年3月1日 教育部印发《关于同意石家庄经济学院更名为河北地质大学的函》（教发函〔2016〕52号文件），批准我校更名为河北地质大学。消息传来，学校师生欢天喜地庆祝更名大学成功，同时学校向全国征集学校新校训。我于2016年3月22日向学校投稿，提交了新校训的建议。原文如下：

至通天下 达观博物

郭有献

东晋大学者郭璞注《山海经》叙中说：“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呜呼！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意思是：只有“天下至通（通晓天下）之人”才配与之讨论《山海经》，只有“达观博物之客”才有资格评鉴研究《山海经》。

《山海经》是以研究“山”和“海”（这里的“海”指“江河湖海”）等自然资源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大量记述和研究地质矿产和水资源的书籍。其中的矿物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我校更名为河北地质大学，培养的是研究和开发“山”和“海”地质矿产和水资源的专门人才，不仅有资格讨论和研究《山海经》，更是《山海经》“天下至通、达观博物”精神的实践者。

至通天下——走遍祖国大地山山水水。这正是地质工作者不惧山高水远为国家寻找宝藏的写照，所有地方都留下了他们坚实的足迹。

达观博物——视野阔达，博学多识。这是河北地质大学的精神追求和培养目标，也是对河北地质大学莘莘学子的写照。

因此，将“至通天下、达观博物”作为校训，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文化内涵，既有科学先辈的开拓，又有培养新人的重任，符合我校专业定位和办学特色，是我们学校的文化追求和精神象征。

2016年3月22日

我认为，校训就是学校的指纹，是学校的脸面，在全世界必须独一无二。因此，在“专家”讨论会上，有人提出我们的校训应该是“诚实、笃信”等一类大众化词语时，我坚决反对。因为这些词汇可以作为任何学校的校训，小学可以用，中学可以用，大学也可以用，工矿企业也能用。没有独创性，没有唯一性，万万不可以作为我们的校训。

新校训征集活动收到百余条方案和建议，王凤鸣校长非常重视，多次组织“专家”教授们对征集来的校训、校徽、校歌及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进行研讨，征求了河北地质大学名誉校长李廷栋院士的意见，又组织校内外“专家”反复讨论，最终确定我提出的“达观博物”作为河北地质大学的校训。此后，学校领导和全校师生在“达观博物”校训宣传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资料来源：苗泽华《达观博物之我见》，达观博物文学，2022.11.15 08:01 发表于天津）

2016年4月19日，学校正式发布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届名誉主席沈鹏题写的校名，正式启用新校徽，发布“达观博物”的校训。（资料来源：河北地质大学官网：学校沿革）



图5 达观博物

“达观博物”选择鲁迅先生的字体拼接而成，古朴，大气，雅致，有韵涵，形式反映了内容，内

容烘托了形式。

2016年6月14日，在学校201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王凤鸣校长致辞时，借用校训“达观博物”赠与即将毕业的同学们：“达观，以对人生”，希望同学们要有山峰的高度，有大海的包容，有天空的辽阔；“博物，以促思行”，希望同学们要能持之以恒、专博并济、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发布时间：2016-06-14 来源：宣传部新闻中心 作者：郭雅洁）

也是2016年，王凤鸣校长在“河北地大教工家园”微信群里对校训的提出作了说明：“‘达观博物’是郭有献老师读《山海经》时抽取概括出来的，大概一年前向学校提出建议。”

2016年6月，我收到了学校颁发的校训采纳证书，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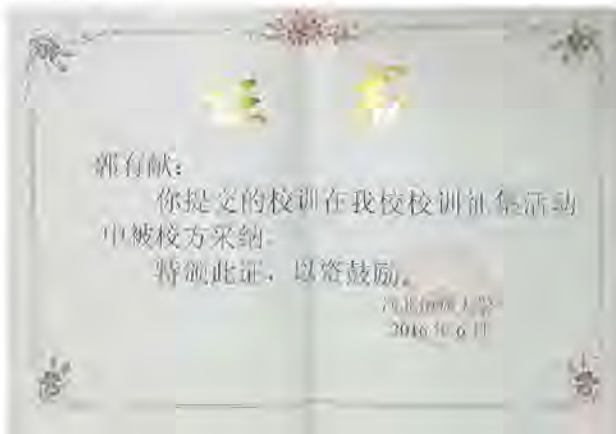


图6 校训采纳证书

特别感谢王凤鸣校长，王校长站位高，视野宽。是他首先提出拟定新校名可从《山海经》中寻找思路和灵感，为新校名的拟定指明了方向。也感谢学校领导和“专家”，是他们独具慧眼，从百余条新校训拟定方案中采纳了我的方案，使“达观博物”成为河北地质大学的历史文化标志和精神符号。为此，我感到无比荣幸。在庆祝河北地质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我将学校的校训“达观博物”的提出过程写出来，告诉当今和后人，补充了校训资料，也是对历史一个交代，我很欣慰。

(2023年4月1日)

我在河北地大的耕耘岁月

高淑英

(河北地质大学 原人文法律系,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四十二年前,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特别是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亿万知识分子。当时,自己虽然已经步入了中年,在张家口地区万全县工作十年之久,但是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浪潮的精神也同样冲击震荡着我那颗不甘心安于现状,想多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多掌握一些科学理论的如饥似渴的心灵。于是,我向直接领导、自己的党政负责同志提出了让自己脱产进修的申请。承蒙中共万全县委有关领导的关心和帮助,通过组织关系联系河北地质学院组织部门,将我调到了当时还在张家口市宣化区的河北地质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记得当初在商调过程中,自己曾经犹豫过,想打退堂鼓。我曾经头脑一热,就到县委组织部私自拦下了将要发走的商调函和自己的人事档案材料,表示自己不想调了。第二天,党校领导找我谈话,严肃地批评了我,对我说:“你要知道,这是党组织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给你调动的工作单位,你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要自作主张!”我承认,这位领导完全是出于如同长兄般的关怀和善意,说出这番语重心长的严厉批评话语的。后来的几十年中,我还和他经常地联系,他的教导和批评的话语,也深深地记在我的心里。

1980年底的12月初,我收到了河北地质学院组织部的调令,想到就要离开自己工作和生活了十年的

万全县,这里真的是我激情燃烧的岁月呀,也是我结束学生时代离开了大学校门又在解放军农场这所大学校园里锻炼一年半以后再分配所走完的第一个十年的第一步,所以我是怀着兴奋之余,又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第一个工作十年的地方,来到同样处在塞外的古城宣化的河北地质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这个新的集体、新的团队。当时我写了“记喜闻地院调令”的小诗,表达了自己的感想和心情。

朝思暮想闻调令,潮涌波平荡心房。
愁绪忧思今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脚踏征途任重远,胸怀来日更方长。
科学入口勿怯懦,满鼓风帆待起航。

1981年1月19日,司机开着河北地质学院的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我和三岁的女儿,以及装着我们的行李、衣物和十几个装满书报杂志的纸箱,沿着京张公路,从万全县往南行驶一百多里路程,来到古城宣化,住进了学校安排好的教师宿舍,一栋筒子楼二层的一个阴面房间,屋内有两张平板木床、办公桌椅和书架。这些设备在十年后,由于学校整体搬迁,又伴随我们来到省城石家庄市东南角落的河北地质学院的新的校址。直到2008年11月底,在我65岁时,从石家庄回到北京市,并在故乡北京市通州区颐养天年,这些由学校配置给我的工作和生活用品,它们日夜陪伴我在河北地



图1 扬帆远航



图2 河北地质学院校门



图3 河北地质学院风光



图4 河北地质学院同事合影

质学院近三十年的岁月，才被我留在了石家庄，留在了当时学校以成本价售给我个人的两室一厅58平方米的一套教师楼房间内。

我于1998年6月份55岁退休，到今年80岁，已经退休二十五年了。但二十五年前自己到学校人事处办理退休手续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至今历历在目。当时，年轻的办事员让我交回工作证，我请求把工作证件外面的塑料套留给自己做个纪念，她答应了。当我亲自看着她把我的工作证件就那么很随意的往办公桌的抽屉里一扔的时候，我的心呀，也就咯噔地抽动了一下，总觉得自己这31年的工龄也就这么被轻易的撕碎了！拿着自己工作证件的塑料外套，我的心中真是五味杂陈，感慨万千！从此，在岗工作的经历结束，开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历程。

刚退休前两年，学校返聘我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任务，还做一些老干部处“关怀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同时自己就开始抽时间潜心在家中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哲学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两部著作，当时也阅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当时一位曾经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退休教工来我家问：“是谁给你分配的任务呀！”她对我退休了，还这么伏案辛苦的啃书

本很不理解。我笑着说：“没有人让我这么做，就是觉得自己以后去见马克思了，也向他老人家有个交待呀！”我告诉她，读大学时，本来自己是学中文的，可走上工作岗位任教以来，根本就没有教过语文课，而是当了一名中学思政课的教师，后来调中共万全县委党校任教八年，直至调到咱们这所地质矿产部所属的高校，才真正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师。虽然学校让我到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进修班学习一年，但实际上还是需要自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础ABC学起。

当时，每次上课，我都是提前20分钟或半小时走进教室，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答疑。课堂上，全神贯注的认真讲好每一节课，特别在讲授内容上，除条理清楚外，就是自己尽量坚持把抽象、高深的理论知识赋予生动的现实内容，使干涩的理论形象化、现实化，使学生真正体会到哲学理论并不玄虚、枯燥，而是感到理解和掌握了哲理，对自己会受用终身，趣味无穷。同时，自己在每次课后，都坚持总结，写授课笔记，利用晚自习到教室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答疑解惑，鼓励学生勤思考，多提问，诚恳的告诉学生，自己虽然知识有限，但可以帮助他们查阅资料，请教其他老师，总之，在学生面前，善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绝不做不懂装懂，误人子弟的事情。

总之，自己在执教的二十年中，自己真的是拼命奋斗，边自学，边讲授，尝到了和自己的学生一起成长的教学相长的味道。自然，功夫也是不负用心人的，在二十年的任教工作中，总算全面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教学任务。也得到了广大学生的认可和好评。

退休了，可以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也无愧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的头衔啦！自从和那位图书馆的退休老师聊天以后，我的心里似乎也总是不那么平静，以至于事情都过去二十多年了，可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的印记，还是那么深刻。后来看到《宋元明清通州诗钞》一书中，选注了金代诗人李晏《通州道中》这首诗，诗云：

冉冉年华老，飘飘客路难。
尘埃山色新，云雾日光寒。
念远心先折，孤吟鼻亦酸。
平生江海意，潦倒愧儒冠。

看着李晏的诗句，我仿佛也悟到了自己刚办完退休时的那种“欲在残年圆旧梦”的情感吧！

回到故乡通州颐养天年后，2009年1月1日，

我开始每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年之声节目。当时经常听到收音机中传来“当美丽不在，我们可以拥有魅力；当青春不在，我们可以拥有智慧；当精力不在，我们可以拥有阅历。”电波中传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话语，使我顿时感到头脑清醒，仿佛又找回了将要远离自己的自信。从此，我除了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还多次向电台的老年之声的夕阳红茶馆和时光歌单节目投稿，有时还报名参加他们组织的听友活动。自2017年春夏之际开始，我在女儿和外甥女的帮助下又走进了美篇App这个网络的新的天地。在这里结识了众多美友，欣赏了他们的美篇佳作，自己在美篇上，六年来也发表了四十篇作品，并且获得了广大美友的点赞和惜墨如金的评论，从而使自己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从2008年底到现在，已经是十五年了，自己在故乡通州，虽远离学校，远离过去曾朝夕相处的同事，但是，目前社会的现代化通讯设备，电话、手机、微信，不但有语音相闻，更可以视频相见，使自己仍然时刻感到学校集体的关怀和温暖。我和女儿在一次讨论个人和工作单位的关系时，她说：“您和地院的关系就像鱼和大海，您已经离不开地院了。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现在和各自公司、企业的关系，就像鸟和笼子。”她的这两个比喻使我禁不住产生了对两代人思想观念的比较和沉思。女儿把我和学校的关系比喻成“鱼和大海”，这很形象地说出了我们40后、50后，即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或说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七十至八十岁的整整一代人对各自工作过的单位和多年相处的集体的依恋怀念的感情。

我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走出大学校门，曾在滹沱河畔的解放军农场锻炼，在塞北的古城当过中学教师，任过县委宣传部干事，又担任过县委党校的理论教员，最后调进河北地质学院，虽然学校



图5 河北地院帆布包包

自1996年5月改名为石家庄经济学院，20年后的2016年3月又更名为河北地质大学，但我和女儿仍然像许多校龄长的老员工一样，喜欢对学校以“地院”称谓。自己也喜欢经常背着印有“河北地院”四个红色大字的实习挎包上大街，逛商场，自然也会引来一些校内外人们的眼光和善意的嘲笑，说我是怀旧派、老古董。

是啊，我把自己火热的十年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万全县的“三尺讲台”，又把我十年的金色秋天的中年留在了河北地院在宣化的教室，随着学校从塞北古城宣化搬迁到省会石家庄，转瞬就过去了十七年，我于上个世纪末退休，到2008年底，自己回到故乡通州颐养天年，又是十五个年头，至今步入八十岁的耄耋之年的我，想到自己三十年的教学生涯，虽然自己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园丁，但我为自己曾经在党和祖国的教育岗位上，笔耕舌耘，“传道、授业、解惑”，在人类文化的百花园中，用理论知识的阳光、雨露培育过鲜花，滋润过小草而欣慰，更以植栽的一棵棵参天大树而自豪！



图6 珍藏的校徽

有一次女儿问我：“假如再给您一次选择职业的机会，您会选择什么职业？”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教师！”在教学园地耕耘播种的三十年中，我这条鱼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大海，找到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位置，也是自己集毕生经历的结果啊！而女儿以及他们以后的中青年一代，把自己和工作的团队、集体看成鸟和笼子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反映吧！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动力需要吧！

从1981年1月底，三十七岁的我，到现在2023年5月初，八十岁的我，这过去的四十二年，真是弹指一挥间！四十二年中，我亲身经历了学校由塞北古城宣化到省会石家庄的搬迁，亲身经历了学校由河北地质学院更名为石家庄经济学院的变化，2016年学校又更名为河北地质大学，步入多学科本科高校的行列。

我们的学校，从建国之初的1953年，河北宣



图 7 石家庄经济学院时期留影



图 8 热爱的校园



图 9 大合影



图 10 河北地质学院校门



图 11 石家庄经济学院独立培养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图 12 河北地质大学



图 13 河北地质大学校徽

化地质学校的建立到改革开放至今的七十年中，河北地质学院——石家庄经济学院——河北地质大学，我们学校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学校的步伐，也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体制转型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而我个人在学校这个大集体的四十二年中，也是在不断学习、成熟起来的。

特别是近十五年来，自己远在通州，但想到学校已经走过 70 年的校史历程，学校又即将迁往新的校址，自己的兴奋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喜

迎 70 周年校庆的时刻，自己作为一名伏枥的老骥，时刻心系校园，祝愿我们的学校在地域有界限，改革无穷期的征途中，日新月异，越办越好！

(高淑英，写于 2023 年 5 月 5 日于北京通州)

回忆二则

刘亚民

(河北地质大学 学术传播中心,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一) 记录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时刻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新兴的重工业城市唐山蒙受惨重灾难,被夷为一片废墟。地震震中在唐山路南区的吉祥路一带,即北纬39度38',东经118度11',震中烈度达11度,震源深度12公里。地震的影响区域极大,强震波及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北起黑龙江的满洲里,南至河南的漯河,东临渤海湾,西抵宁夏的石咀山,14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的几亿人受到扰动。遭受地震破坏的区域约21万多平方公里,其中严重破坏区3万多平方公里。区内民房大量倒塌,农田淤满泥沙,水渠、水井堵塞,公路、铁路、桥梁损毁。据京津唐地区累计,地震中死亡24.2万余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当时,我刚刚毕业留校工作一年,正在参加水工系7301班学生张家口坝上毕业实习。发生地震时我住在张北县台路沟公社,当夜被地震突然晃动惊醒,电灯长时间摇晃不止。上午即赶赴实习队县城指挥部,经周德裕书记、工宣队张宪祥同意下坝回校。

7月29日,晚学院组成救灾小组:院党委副书记李春溪带队,成员李凤清、刘亚民,代表学校赴唐山一带慰问与救援我院野外实习师生,配备北京吉普1辆,解放车8辆。

7月30日,救灾小组成员及司机驾车走下花园、沙城、康庄、八达岭,进入北京城区。自西向东过天安门后,发现北京饭店西上部尖角墙皮脱落,正在抢修;经过通县,多见有房屋倒塌;进入河北三河,房屋倒塌、水塔烟囱均有折断,破坏逐渐严重;过邦均后,约晚7点到达天津蓟县实习点。当即见到阎小双、马秉奎两位水工系带队领导,并探望了老师和水工6、7班学生。所有学生已从房内搬

出,在树下、麦秸垛避凉,师生安然无恙。

随即赶赴蓟县269战备医院看望参加抗震救灾的同学。由于余震不断,医院病房楼不能居住,所有伤员全部露天就诊。经向主治医生了解,当时已接收伤员1200人,现只配有医生护士12人,且自地震发生开始接收伤员已经几天几夜没能休息。伤员只有五脏被砸破才能马上手术,不打麻药,手臂腿脚砸折只能服用少量止痛片。衣不遮体,呼天喊地,腥味满院,而且警报不断,到处是一片恐慌。伤员从唐山像运货物一样拉出,百余里颠簸。第二天所有蓟县实习师生坐4辆车返回宣化学校。

7月31日继续前行,救灾小组成员及大车4辆奔河北遵化县石人沟探望地质系野外实习师生,见到地质系带队领导焦彩兰。学生无伤者,大部分轮换去唐山市区内参加抗震救灾,并涌现出很多模范事迹。第二天,师生乘坐4辆大车返回学校。

8月1日,早饭后,救灾小组成员以及司机樊义等4人,开北京吉普赴唐山市区,探寻来唐出差的保卫处干部董其耀、学生科科长李葵端。到了遵化县城,逐见房屋倒塌破坏严重,南行到了峪峪,往返救灾车辆增多。唐山伤者搀老携幼、扶拐搭车回乡或投奔。途中巧遇水工系5班学生刘唐生坐在一辆货车上。停车简谈了解情况,得知其父母、恋人惨遭厄运。海河班同学震前已放假进入唐山市区,5班张乃仁同学被压断下肢,其余同学无大碍。到达丰润,四处张望,一片废墟,已不见当初林立的高楼大厦,烟囱水塔全部折断,高压铁塔全部倾斜,一架飞机在空中投掷救灾物资,一架飞机在撒药防疫。约11点进入市区。勉强辨认出西山口,远处半楼摇晃,残墙断壁一望无际;近看楼板断插,碎砖瓦砾堆积如山;只见救灾车辆来往不断,人们眼中露出惊吓、惊恐、呆滞、企盼的眼神。

费了好大劲儿找到驻唐山市内的丰南县煤炭公司，见到董其耀的内弟，告知地震发生时董其耀被一块预制板整个压体当即逝世，其子俊勇与舅同住，李葵端与女工程师同住一屋，在早6点半（早7点发生一次6级强震）前被救出，只有轻微擦伤，李老师和董其耀的儿子已被输送转移，但不知去向。我们提出并由董其耀的内弟一同前往，到董其耀埋葬处，鞠躬送别，以表哀思。

在市内，可见被褥、塑料袋包裹腐尸，特别是开滦医院住院部，腐水流淌，腐臭四溢，惨不忍睹；行至唐山市冷冻厂处，腐肉遍地，恶臭难耐；已进驻的解放军战士面带防护罩或多层口罩，持枪商场、银行处值勤，或指挥各种车辆来往，或残楼塌房抢险救人。出了市区东行，去滦县、滦南寻访物探系实习师生。从市区到古冶，开滦煤矿各矿井车架轮车停转，公路严重破坏裂损，工房破坏严重；到达雷庄，铁轨严重蛇曲，民宅凋零；坨子头，铁轨拱曲，公路泥泞，水泥桥裂缝；滦县县城，全是残垣断壁，唐代所建屹立于城南的研山文峰塔倒塌，只见3层断座，再向南行，马城村则到了我的家。

在我家，由于当时条件艰苦，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在简易防震棚里，只能为李书记一行做了自家产秋黄瓜馅的饺子。当晚住在我家正房南临时搭建的防震棚内。我也是由大哥帮忙，在正房北院内搭建“人”字型南北向防震棚，白塑料布做顶，门板为床，我凑合着入睡。

8月2日早，救灾小组赴长宁张鲁庄。见到物探系同届留校老师温冰及几位同学，部分同学已就地放假离开，均好。后返回学校。

8月2日—24日，虽已分家，特殊时期，生活困难，我们仍与父母共餐。正逢夏季，阴雨绵绵。夜晚雨打简易棚，难以入眠。不时地声闷隆，从西北方向传来，余震没有准确时间，连连不断。心烦意乱，返校心切。

8月25日，启程返校，这时铁路仍未恢复通车，坐滦县发唐山公共汽车，经坨子头、雷庄、古冶、窰里、开平，约上午10点多到达唐山汽车站。只见多名卫生队员身背喷雾器在街道巷里撒药，人们在简易棚中食宿，倒还安然无恙。下午仍坐公共汽车，经韩城、玉田、香河，到达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晚上坐永定门发张家口515次火车，晚10点多到达宣化。

（二）西寺沟遇山洪

1982年9月15日，我院地质系79级学生到宣化县水泉公社一带进行矿床野外现场教学实习，到达目的地后就把乘坐的解放牌汽车停在西寺沟东沟的河滩上，跟随带队矿床教研室老师就上了山。当时实习老师有李不惑、薛丕东、魏东岩、彭岚等（其他老师记不清了）。

山间的河流也不能完全叫“河”，更不称“流”。由于山高沟陡，下雨后则水流湍急，瞬时就水浪汹涌，势如排山倒海，一两吨的大石头可推的翻滚几里、几十里。可瞬间则又是沟露水枯，状如平常，似乎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

实习老师和同学们刚刚走到半山坡，老师就发现远处山顶有一片不大的浓云，还伴有闪电。从事地质工作，又经常出野外的老师查天观云都很有经验，他们说“不好！别看我们这里晴空万里，不会过半个小时下边沟里必然有大水”，马上组织同学赶紧下山。

到了停车的沟边，有些同学没有野外经验，急匆匆就挤上了车。开车的司机班月清师傅，也想把车开出沟外，以防止车辆发生意外，再加上自己的小孩还在车上，也就抢先坐进了驾驶室。这时几位老师心急如焚的高喊“同学们赶紧下车！赶快上岸！一旦迟疑就会出大事”，这时班长梁毅力也赶紧组织同学下车，催促同学上岸。

同学们刚刚安全转到沟边高地，一股难以估计的大水滚滚而来，势不可挡，水浪里大小石块相互碰撞叽哩嘎啦，像山摇地动作响，水推大石头的力量无法估量。大解放车被水推翻，在沟里打了几个滚儿，班师傅和小孩没来得及逃脱，不幸翻扣在车内遇难了。梁毅力同学、好班长为了组织同学撤离，晚了一步没能上岸，被来势汹汹、惨无人道的洪水冲倒，不知卷到了何处。

学校领导和师生得讯此事感到无比惊讶和悲痛，对寻找梁毅力同学遗体非常重视，动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并取得当地政府的援助和支持。9月17日中午12点50分，终于在事发地下游18里处的分水渠发现了梁的衣服淤存在渠口边，找到了好班长的遗体。

我爱人王素兰当时在地质系办公室工作，与她一起随地质系老师参加了救难、寻找遇难者，16日凌晨3点在系领导劝说下返回了学校。

校园往事

郑爱华

(四川省地矿局, 四川 成都 611830)

无意间读到丰子恺的散文《吃瓜子》，语言幽默诙谐，惟妙惟肖地描摹出有钱有闲的人吃瓜子的神态，非常生动细致，给人清新的齿颊生香的画面。丰子恺先生视角独特，批评某些人麻木不仁，在吃瓜子上浪费生命，自炫其技。不知怎么的，我对嗑瓜子这事有了心理感应与反馈，顶着要被丰子恺先生诟病的压力，回想起四十年前，在地院读书时嗑瓜子的情景，算是对自己少不更事浪费青春年华的追忆与反思。

那时候物质匮乏，生活拮据，宣化古城里，商贸市场跟全国各地一样的萧条，各种商品凭票供应，店铺只有简单的日用品出售。我考入河北地质学院，学的并不是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专业，虽跨过了封闭的地域空间，却又被内心的空洞和心理的虚

无困住，读书倒成了一件苦差事。表面上，我是思亲想家，舍不得离开故土，其实是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莫名其妙的压抑，莫名其妙的痛苦，让人承受不住，心是空的，胃也就跟着空落，这空乏无力的皮囊，是需要安抚与慰藉的，更何况，还有繁重的学习压力要应对。

吃饭，是刚入学的最大问题。大一的那一整年，食堂的主食常常只供应玉米窝头和高粱饭。粗砺的玉米窝头嚼在嘴里乱窜，咽不进喉咙里去；高粱的口感较玉米窝头要好些，但吃进去就顶在胃里消化不了。食堂的菜有盐没味的，都是些白菜炒鸡蛋、醋溜白菜什么的；过油肉倒是很爽胃口，但3角钱一份，不是人人吃得起的，也不一定有钱就吃得上。

食堂打饭是一场艰苦的战斗，需要强壮的体力冲锋陷阵，不然，等到规规矩矩排队到窗口，剩下的饭菜基本上是难以下咽的了。学校反对谈恋爱，但仅凭供菜窗口的场面，立即可以判断出谁跟谁是男女朋友关系。谈着恋爱的女生，不用出力，饿虎抢食的那些男朋友们，总会让她们吃上些好点的饭菜。像我这种没摸清恋爱门道的女生，就只有躲在黑压压的人群后面，一步步往窗口挪移，看不清窗口里面还有什么菜，等到自己时，只能有什么便是什么了。

吃饭的点，回到宿舍的女生无一例外地手捧着饭盒展示出艰难的吃相。不一会儿，就有某位先起头，一声“妈呀”声泪俱下，一个人哭带动起几个人哭，跟着就是一串串哭声响起，大家念叨着想家，想家乡的吃食。哭过之后，把眼泪一抹，再把饭盒里的东西强咽下去。

可也有例外的欢喜，那就是捡漏。饥饿的队伍因为争先恐后而乱起来，雄性荷尔蒙突然激发出势如破竹的斗势，几个男生打起来了，更多的男生参与进去，乌泱泱的人群一会儿涌到左边，一会儿涌



图1 丰子恺散文

到右边，等左右摇摆两回，饭盒饭盆的撞击声就会压到饭堂的一角去，给我这样的女生留下捡漏的机会，也就有可能买到顺溜入口的菜，弄不好还能吃上一份过油肉。

也许是为吃饭打仗的事情发生太多，第二个学年，食堂改革，按每人口粮标准供应 30% 的细粮，可以吃到馒头和面条了。捞面条的场景记忆犹新。偌大的饭堂空地上，墩放着像浴缸一般大小的一个铁盆，里面装着半盆凉水。我一直没闹明白，那凉水是开水放凉了的水，还是本就是自来水，反正煮好的面条已经泡在盆里了。穿着短袖露出大臂膀的胖厨师就站在水盆旁边等着，伸近的饭盒主人报上一两还是几两的数，胖厨师半蹲着身子，用粗壮的大手在盆里就势一捞，就那么“吧叽”一下，凉水里的面条就到饭盒里来了。然后，自己再到窗口去打上一个菜，当作面条的卤料，搅拌搅拌，就是一顿美食。

我还是癯肠寡肚得厉害，人穷志短嘴就馋，盘算起吃的来要比用在学习上的心思多。古城街道，有卖德州扒鸡和涮羊肉的饭馆，我吃不起。名气在外的宣化啤酒，是男生们用来渲泄燥热的激情的，我不会喝。之所以对嗑瓜子这件事记忆深刻，实在是我内心空虚得很，要借什么来排解无助的心绪，嗑瓜子正好符合需要。

不经意发现，时不时就会有小车摊在校园里转悠，售卖的是炒熟的白味瓜子，围拢在车摊旁的多半是低年级的女学生。我清楚的记得，用塑料袋简易包装的巴掌大小的一小袋瓜子，卖 2 毛钱一包，偶尔少吃一份菜还是可以享受嗑瓜子的乐趣。

嗑瓜子是女生的专利，男生偶有参与，可以忽

略不计，女生的心思是需要瓜子来排解的，看卖瓜子小推车前围拢的人群就是证明。买瓜子的身影心急火燎，生怕供货不足，轮不上自己；卖瓜子的大爷倒是胜券在握，慢腾腾的动作，不愁瓜子卖不脱手。同宿舍的女同学或多或少都有嗑瓜子的嗜好，高兴时嗑瓜子，可以满嘴跑火车，天南海北的高兴；沮丧时嗑瓜子，可以边流泪边嗑出深藏不露的情怀。一个人嗑瓜子，在“咯咯咯”又“呸呸呸”的声响中慢慢消磨无聊，打发寂寞；两个人嗑瓜子，各种新闻八卦就在嗑瓜子的嘴皮一开一合过程中完成了传递；好些人一起嗑瓜子的场景只有在班级活动或各类聚会时发生。总之，不管是快乐还是不快乐，一包瓜子便可解决。那时候的我们懂得分享，饭盒里的菜肴可以分享，瓜子更是可以分享，甚至日记可以分享。投缘的人一起嗑瓜子，很容易成为知己朋友。现在的大街小巷，卖干杂炒货的铺面好多，各种零食可供自由选择。早几十年的瓜子和现在的瓜子，命运完全不同。过去的瓜子就一种本味，却炙手可热，现在的瓜子，用传统的炒或烤的工艺，配上蒜香、五香、奶油等多种口味，加上花里胡哨的包装噱头点缀，却再不是刚需之物了。人各其命，瓜子的命数也有如此这般的不同。

幸好那时的我，没有忘记读书的本分，没有荒废学业，真是万幸。如今，我多少还保留有嗑瓜子的爱好，有时翻看书，一只手捧着书，另一手会不自觉地伸出去翻找瓜子，薅上一把。如果手里空着的话，不影响读书效果，倒是会有那么一种孤独的况味，大约旧时的习惯还没改变过来的缘故。

(2023 年 5 月 21 日)

河北地院的那些事

梁杰

(广州长隆集团, 广东 广州 511445)

(一) 吃鸡

——借此文纪念我永远怀念的郑宝稳同学

一九八三年春晚, 王景愚的无实物表演——《吃鸡》征服了全国观众, 他形象又夸张的表演令人捧腹大笑, 那晚我笑得前仰后合直至跌坐在地上, 至今难忘。



图1 曾经的搭档

两年后, 学院要组织一场文艺汇演, 受当时综艺舞台的表演形式的影响, 急需唱歌跳舞之外的节目。因为我曾在同学中吹牛中学演过小话剧, 演出队的老师就找到了我, 让我负责出一个语言类节目, 我便拍胸脯应承下来。

我最初是想写一个小品, 可当时学院的舞台设备简陋, 没有挂耳式的无线麦, 话筒式的麦克风也仅有两三个, 演小品声音不出来, 于是我就打算改为相声。

当年是相声的鼎盛时期, 侯宝林、马季、姜昆等老中青三代相声艺人群星闪耀, 常年占据春晚的舞台。我在创作时总是无法摆脱他们作品的影子,

加之对相声这门艺术毫无基础, 平日亦无素材积累, 几易其稿, 均不太满意。随着演出日期逼近, 我开始着急起来。更糟糕的是, 我的搭档还没有找到。原想着本子写好后自己当逗哏, 再随便找个人做捧哏, 搭个腔, 接个茬就行了。结果, 本子没出来, 人也没找着, 我这才意识到相声并不像自己想象得那样容易。慌了几天后的一日我突然灵光一现, 想到了王景愚的“吃鸡”, 既不用写脚本又有现成的样板, 只需我发挥自己的模仿和搞笑能力即可。当然, 最重要的是可以不受舞台音响的影响。不过我亦不想完全照搬《吃鸡》, 想将其改成“双人吃鸡”, 既保留原作的精华, 又有自己二次创作的效果。更何况王景愚是资深专业演员, 那种惟妙惟肖的肢体语言也远非我能模仿得来, 那么两个人演多少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我的压力也小些。主意已定, 剩下的就是找一个搭档了。

所谓就近不就远, 就熟不就疏, 我将身边的人筛了一遍, 只有同班的郑五最合适。

郑五本名郑宝稳, 唐山人, 来校初期班里十人拜把子, 他排行老五, 我老六(后来才知道他用农历, 实际年龄比我小)。郑五长相显得比较着急, 拜把子的二姐说初次见他像三十多岁的“大叔”, 他性格多愁善感, 平时喜欢背着手, 拖着腿走路, 一副老学究的样子, 只是比较费鞋底。郑五喜欢文学, 擅写古体诗, 诗作也多伤春悲秋。虽然没有太多的喜剧天分, 但却长了一张喜剧脸——扁平的脸上细八眉小眯缝眼, 窄长鼻唇薄如纸, 身材也很单薄, 瘦瘦高高但又有点佝偻, 像是王叔晖笔下的穷书生, 天生一副苦相, 却反差般地颇具喜感, 如果让他扮演老婆婆, 都不用怎么化妆。许是由于嘴唇薄, 说话不费力气, 整日里絮絮叨叨, 话特别多, 家长里短, 漫无边际, 真不明白他怎么会把平日海量的语言凝练成五言七言绝句, 颇为神奇。本以为这样的人让他闭嘴演哑剧有点难为他, 不成想他却一口答应了下来, 兴高采烈的样子。

我和郑五的关系之所以较好，一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爱好——文学，二是我比较能包容他的絮叨，他也比较能包容我调侃他的“毒舌”，从这一点来看，他还有着憨直宽厚的一面。

确定了演出方向，我们也就懒得写本子了。就按照吃鸡的原剧本设计情节，无非增加了一个朋友到访，主人杀鸡烹鸡吃鸡的过程。原来我设想将吃鸡的技术动作分解给两人分别承担，减轻压力，无奈郑五四肢不协调，怎么也学不像，于是就删除了他吃鸡的部分，简化肢体语言。好在郑五“出众”的外表和唐山人与生俱来的幽默感让整个节目增色不少，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极大弥补了动作上的不足。之后两人一边排练一边完善，终于在演出前排好了。这时距离演出已经不到两天。

演出定在五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七点，地点在学校大礼堂。最后一次现场的排练安排在演出当天的下午，我们到了现场，却没有参加排练，推说是节目还需完善雕琢。演出的总导演是校方在校外请的一位音乐老师，姓王，精力全部集中在他擅长的歌舞类节目，对哑剧这种冷门的节目也没有什么经验，或许是觉得自己不能给出多少指导意见吧，因此就放任我们缺席排练，只是让报幕员象征性地报了一下节目，就过了。我们两个就坐在剧场的后排一边翘脚磕着瓜子，一边看着节目一个个地过，不时评头论足一番，乐不可支。之所以嗑瓜子，是因为郑五嘴皮子太碎，不买些东西堵住他的嘴，他能在你耳边絮叨一整天。

大礼堂坐落在学院的最西边，挨着西施面馆。这里除了偶尔的全校大会外，最常用途是放电影，是全院师生们为数不多的娱乐项目。文艺汇演这类的活动很少办，那次也是校方团委为丰富文娱生活的一次举措吧。此时可以容纳千人的座位上空空荡荡的，显得十分寂静。尽管舞台上节目的音乐还在不停地响，我却仿佛置身旷野，那些个声音像是在天幕外飘荡，很不真实。有些慌乱的心正晃悠悠地独自在空中游荡，前面陡然有一朵状似烧鸡的云飘过来，一下把我笼罩在里面，我极力挣扎，却怎么也挣扎不出来，我甚至听到那“云朵鸡”嘲讽般的冷笑……

突然，旁边的郑五捅了捅我，道：“醒醒，怎么睡着了？”我霎时惊醒，懵懂间感觉心里空空的：“要不，咱们再练练？”郑五应道：“到后台去吧。”，于是，两个人做贼一般从边上的通道偷偷走到后台，恰好有几个女生正在化妆，见到我们进来，打了个招呼，就继续往脸上抹粉。我们俩找到

一个偏僻的角落开始排练，不练不知道，一练吓一跳，原来以为配合默契的细节居然错了一小半，两人一身冷汗，不停地相互纠错，连晚饭都错过了，才总算大致过关。心里直喊侥幸。

演出终于开始了，《吃鸡》被安排在中间，随着前面节目一个一个谢幕，心跳得越来越快。那时地院的舞台设备非常简陋，根本没有乐队，舞美更是谈不上，所有唱歌舞蹈的伴奏都是用磁带，即便是这些伴奏音乐也是王老师不知从哪里转录回来的。在一曲女声独唱——“长江之歌”后，终于，该我们上了。

我们俩穿着校服先后出场，望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头一次面对那么多观众的我说不紧张是假的，感觉口干但又不自觉地咽口水，郑五更是有些手足无措。但好在哑剧在当时形式新颖，容错率较大，同学们也很宽容，即便有些动作出错，也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两人表演杀完鸡烫洗完，郑五端着水盆倒水，谁知他一紧张，连盆带水都泼了出去，我俩都慌神了，但台下同学们却还以为是设计好的动作，反倒哈哈大笑。慢慢地我们就不紧张了，几次排练的感觉也都回来了，甚至还加上了点临场发挥。节目的高潮当然是“吃鸡”，由于煮煮时间不够，鸡肉太韧，我模拟着用尽全身力气撕咬鸡块的动作，还有为了把鸡块分解，用钉子将鸡块订在桌上，结果鸡块滚到地下，郑五企鹅般晃着身子捡起鸡块就往嘴里放，被我伸手从他嘴里掏出来，两人用力抢夺撕扯的情节，都引得观众哄堂大笑，气氛达到高潮。当最后的动作完成，我拉着郑五谢幕，台下掌声雷动，节目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下台时，也不知是紧张还是没吃晚饭的缘故，我腿都软了。

无疑，整场节目是成功的，除了我们的“吃鸡”外，八四经管王成的霹雳舞也是令人印象深刻。其他歌舞类的节目反倒略显逊色。

后来，作为保留节目之一，我们还到隔壁通讯学院



图2 表演现场

交流演出过。所谓物以稀为贵，这种形式的表演可能当时全国各大大专院校都较少有，所以尽管我们的演出实在稚嫩粗糙得很，还是很受欢迎。以至于在地院，许多其他年级和外系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的都认识了我们的名字，有的不记得我们的名字，就会指着我们道“那就是吃鸡的。”毕业留言簿上，居然有近半同学提到了“吃鸡”。自那以后，郑五和我就成了学院的“笑星”，主要表演哑剧和相声，但所有后来的作品，无一超过《吃鸡》。

毕业后，我回到了广州，郑五回到了唐山，在唐山陶瓷厂工作。二十一世纪初，意外听到他因病去世的消息，我十分震惊，那一年，他还不到四十岁。每每回想起他和我一起吃鸡的模样，宛若昨日。

1993年，广州市建委组织了一场系统内的文艺汇演，我和同事代表承包集团公司表演了一段相



图3 河北地质学院01号男生宿舍楼

声，并有幸同特邀歌手毛宁和杨钰莹同台演出。在后台寻求明星签名时，拥趸中有一名女生拍了我一下肩膀，我转头一看，挺清秀的一女生，却很面生，见我诧异，她弱弱地问道：“你是不是在宣化呆过？”我点头，“您是？”



图4 河北地质学院旧景

“我是宣化通讯学院的，我看过你的吃鸡！”她惊喜地喊道。

(二) 煎鸡蛋

01楼是当时入学院转过一个弯见到的第一栋学生宿舍楼，好像也是当年学院唯一“高层”宿舍楼，每间宿舍只有六个床位，称为“小宿舍”，其余宿舍都是10人以上的大宿舍，我们年级，好像就我们五个不同班级的人有幸住进了小宿舍，同各系学长们住在了一起。

01楼坐南向北，靠北面的便是广大校区，南面可以望到校外，楼下一条路，路对面就是学院唯一的“小食堂”。那时的伙食真是不堪回首，也没有几个有钱的学生，我每月50元的伙食费已经算是“富有”的人了。那时的粮食是配给制的，每个人27斤半饭票，分粗粮票、细粮票和米票三种，作为来自南方的我，每月只有10斤米票显然是不够的，大食堂里半盒没多少油水的菜就一个大馒头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往往菜吃完了，馒头才啃了小半个。所幸10斤粗粮票可以当五斤米票使用，这样一来，男生的定量就不够了，一般就得另外花钱在饭堂外解决或是向女生讨要。女生大多要保持身材，吃得少，饭票都有结余。

在吃的方面最难的不是怎么填饱肚子，而是怎么解决“馋”的问题。饭堂最好的菜是“过油肉”，一份要6毛钱，太贵，不是所有人都吃得起。大家对美食的向往那真是像冬日荒漠的野狼一样，见到肉就两眼发光。学院小卖部有冻得发硬的酱牛肉和咸得发苦的马板肠，就那也都是奢侈品。偶尔手头宽裕的时候买二两再配上一点花生米就啤酒，那人就得上天。至于校外的朝阳楼的涮羊肉、羊肉馅饼和锅贴，那就更不用说了，大学四年，总共吃的次数一个手的指头就能数得过来。所以，偶尔到楼下



图5 河北地质学院食堂超市



图 6 河北地质学院图书馆

的小食堂来份一元的小炒成了我比较能实现解馋的一剂良方。

小食堂的小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炒鸡蛋，一元只有两个鸡蛋，如果同样的价格买白煮鸡蛋可以买 10 个，也就是五倍的价格。贵在用油，葱花，抑或师傅煎蛋的厨艺？都不算是，估计只是利用了我们对美食的一种最简单的渴望以及大食堂的菜难于下咽的状况罢了。



图 7 河北地质学院实验楼

小食堂的大师傅是个中年男人，略显消瘦，其貌不扬，眼睛却很亮，眼神中似笑非笑狡黠如狐，似乎在揣摩每个来小食堂的学生的口袋。当我咬着牙把一元菜票交给他的时候，饥饿的目光便不再离开他那双端锅颠勺的手。只见他将锅置于灶台上，打开鼓风机，锅底的火苗就窜了上来，发出呼呼的声响。然后右手颠勺从油罐中舀出大半勺油放入一口大炒锅中，左手逐一取出鸡蛋单手打在碗里，洒一把葱花，半匙盐，腾出的右手拿过一双大筷子把鸡蛋快速搅拌打匀。稍许，油热，倒入蛋液，右手缓缓转动。由于炒锅够大，蛋液便随着他手的转动平摊开来，越来越大，此时，浓郁的鸡蛋葱花的香味便弥漫出来，满屋皆香。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锅里的“蛋饼”，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大点再大点。可



图 8 河北地质学院地质馆

毕竟只是两个鸡蛋，片刻，蛋液凝固，也停止了扩张，只见师傅左手略晃，然后向上一掂，蛋饼便整个翻转了过来，在我的遗憾叹息中成型起锅。师傅煎蛋的过程只需两三分钟，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蛋饼如菜碟般大小，圆得极规则，只是略薄，色泽金黄，葱花点缀其上，在油光中显得翠绿翠绿的。我通常在小面馆打一份面条，盖上一份喷香的煎蛋，便能满足一整天。那时，衡量师傅的手艺倒不是蛋煎得有多香，而是蛋饼摊得有多大，至于厚薄倒是忽略了。

毕业工作后，我学会了这道简单却又并不“简单”的煎蛋手艺——“摊黄菜”。几十年来，山珍海味，美食珍羞，吃腻了不少，唯独这摊黄菜，总吃不腻，独自在家时，做得最多的也是这道菜。简单、方便、好吃，更多的我想是来自遥远塞上小城地院的一份难忘记忆。

(三) 我的勤工俭学

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贫富悬殊不大，没有特别富有的人，有的只是谁比谁更穷而已。这一点在河北地院，体现得尤为明显。所谓穷学生穷学生，还真不是一句调侃的话，是真的穷。

那时的大学生，有国家补贴，学校只象征性地收取少量学杂费，每月还有助学金，期末有奖学金。家里经济条件差的可以申请助学金，成绩好，还可以争取奖学金，数额虽然不算大，可维持生活基本上足够的。有的学生来自边远的农村，每月家里只能凑几元钱，加上助学金也有 20 到 30 元，比我这种每月生活费 40 多 50 元的“富人”其实相差不多。总之，大家都觉得自己穷，真正富有的“官二代”在河北地院极少甚至基本没有，传说中的“万元户”更是像神话一样，遥不可及。

那个年代的学生鲜有经商概念和头脑，即使是

我这种生活在当时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人，也没有一点经商概念，现在每每回忆起来总是有些遗憾。那时，如果弄点港台流行曲的录音卡带、电子表或是明星年历画什么的来学校转手一卖，估计真能赚不少钱，至少每周可以吃两次煎鸡蛋吧。可我根本没那个意识，加上既没本钱，也没意识跑渠道，满脑子的只有勤工俭学。最初想到的是家教，既体面又可以满足自己好为人师的虚荣心，苦于没有广而告之的渠道，再就是市场需求也不大，宣化是个小城，那时能有余钱请家教的或者是有这个意识的家庭实在太少。后来尝试买了两张迷你桌球案子，摆在宿舍楼的空地上收费，结果根本无人光顾，没两天就收摊，赔个底掉儿。直到大二那年，正好学校01楼的洗衣房要对外承包，听到消息，我那被扑灭的致富小火苗又腾地窜了起来，立即和宿舍的另外一个同学果断地承包了下来，开始了较为正式的勤工之路。

所谓洗衣房就是在三楼洗漱间旁边的一个小水房，里面放着两台老掉牙的洗衣机，承包时恰逢冬日，数九寒天，滴水成冰。地院的自来水来自地下，奇凉无比。即便夏日，手如果长久浸泡在水中都会冻得受不了，遑论冬日。衣服洗完端到阳台外边晾晒是件极为痛苦的事。老式洗衣机基本没有甩干功能，洗完取出衣服后需先拧干，这时的手已经冻得几乎没了知觉，等端到北面的阳台，刺骨的寒风一吹，手便如被针刺一般，那锥心之冻是如此刻骨铭心，即便是38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我仍不禁打了个寒颤。待把衣服套在衣架上往外晾晒时，衣服已经冻为一片，这时如果稍用力一掰，估计都能掰断。宣化是个风口，室外的风呼呼的，冻得干硬的衣服晾在阳台上被风一吹，互相撞击，竟然会发出“噗噗”的声响，这在南方简直不可想象。后来实在受不了，就在拧干衣服后轮流戴上唯一的一双皮手套（其实是人造革的）出去晾，免受这皮肉之苦。但也因此没练成金庸小说中的“寒冰掌”，甚憾。

但最难的不是洗衣晾衣，而是收衣。

那个年代尽管已经改革开放，但衣服仍是灰绿黄黑调为主，耐脏。冬天，一件军大衣是最为常见普及的，有的人穿几年都不洗。我们的洗衣服务告示张贴出来，价目是：内衣裤5分钱，秋衣秋裤衬衣类1毛，外套和外裤2毛（不包括大衣），床单被罩5毛。特殊衣服面议。西装西裤不收。（因为根本没有熨衣设备）。告示贴出去之后，收到的第一批衣服就是体育特招班的运动衣裤，特招班的

老大是我们班当时的班长，班里也都称呼他为“老大”，跟我们关系不错，加上特招班每天都要训练，出汗量大，且他们都有校方的特别补助，算是比较有钱的人，因此老大就招呼这些体育生来照顾我们的生意，倒也收上来十来件衣裤，可也就仅此而已。此外，加上隔壁宿舍的一件看上去几年没洗的外套，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了。尽管承包的费用很低（每月20元），但也不能赔钱白干啊，于是两人就开始商议开源的办法。

我的合伙人是住在我上铺的兄弟，姓饶，来自北京。是班里的第一任班长，生得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大家都叫他“饶头”。我和饶头都是定向生，就是从哪来回哪去，没有分配就业的压力。同时也不觉得帮别人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身边不乏“天之骄子”出国留学，他们不也一样在国外帮人洗盘子赚学费，还被父辈们赞不绝口吗？因此反而有种“自食其力”的小自豪。我们分析之所以生意不好，主要是信息传播度不够广。当时按照学院规定，不可以随意张贴告示，只能在大食堂的告示栏和去自习室的路上的一个指定的告示栏上张贴，这些固定的告示栏平时都是公示一些学院通知或文件等，根本没几个学生会去看。所以知道我们洗衣房开张的人极少。那时可没有什么手机微信，就连呼机都没有问世。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直接上门揽收。

收衣的过程那真是一次有趣而又尴尬的经历，至今难忘。

尽管我俩脸皮还算厚，但还是不好意思去自己班级宿舍揽收，怕场面尴尬。可在01楼挨个房间收了一圈，却也没多少收获。记得有个宿舍的脏衣服胡乱地堆在已看不清底色的床单上，主人从衣服堆中探出头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连价格都懒得问就一口回绝，眼神很明显：两个大男人还能帮别人洗衣服？我想如果是个女生来收的话，肯定事半功倍。我见状递上一根“东风”，说道：“兄弟，不洗没关系，如果需要的话，这是我们的宿舍号，什么时候送来都行，我们是用洗衣机洗，保证比手洗干净。”我们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留下了自制的地址名片。那人接过香烟，看着那堆脏衣服，犹豫了一下，我赶紧掏出火机帮他点着，那人羞赧地一笑，开口道：“那…，能赊账不？”我们一下愣住了。这种情况我们事先还真没想到。“菜票也行。”饶头急中生智。那人挠了一下头，抱歉地说：“算了，这个月菜票也没剩几块钱了，下个月再说吧。”我们讪讪地离

开，心里拔凉拔凉的。

一层楼下来，就收了几个裤头，两件外套，回到宿舍时两人都有些泄气。说实话，我们还真不敢赊账，开了这个头，大家都赊着，我们也不好意思追账啊，时间长了我们这个小本经营可承受不起。

“要不我们到女生宿舍试试吧，她们爱干净。”我突然产生了个念头，“况且，你老兄可是咱学院的交际舞王子，试试美男计。”

“滚！我丢不起那人。”饶头骂道。

“试一试呗，靠劳动赚钱不丢人。”我继续怂恿道，“况且，又不是你一个人去，还有我呢。”

饶头仍在犹豫，我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牛皮信封，往床上一倒，里面飘出几张可怜巴巴的钞票，夹杂着几张菜票。

“你看，四天了，就赚了2块1毛，还不够上交的。”

“得，豁出去了！”

于是，我们两个拾掇了一下仪容仪表，一咬牙，提着个大袋子毅然走出01楼。

这时，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将我们的身影拖得长长的，显得十分落寞。晚餐时间刚过，大家陆陆续续地回到宿舍，有的人换上运动服，去操场锻炼，有的人则三三两两在校园区、小花园散步聊天。我们俩在几幢女生宿舍楼来回走了很久，终于像做贼一样蹿进了其中一栋。所幸未到晚上，门口并没有讨厌的院工阻拦盘问，于是我鼓起勇气，敲响了二楼一个大宿舍的门。

半晌，一个清脆的女生响起：“请进！”我们推门进去，映入我的眼帘的是一间总体看上去较为素雅的宿舍—除了那一抹耀眼的一红：五张架子床有序分列在房间四周，基本色调是雅致的素白和淡绿。几位女生或站或坐，中间面窗的两床间拉了一根绳，那抹红色就是上面挂着的一件火红的风衣，仿佛绿丛中的一朵红牡丹，使整个宿舍瞬间变得生动起来。红色风衣下站着一位大眼睛的女孩，正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们，开口问道：

“请问你们找谁？”其他女生也把目光转了过来，看着我俩。

“哦哦，是这样的。我们是院方洗衣房的，请问你们有需要送洗的衣物吗？”我急忙自我介绍。

“噢？我们学院还有洗衣房，我们怎么没听说啊？”一个女生问道，“收费吗？”

“当然，不过很便宜的。我们刚开业没几天，有好几台洗衣机呢。”饶头接话道。

“哎，你不是八四经管的那个交际舞王子吗？”

有人认出了饶头，几位女生顿时围了上来，“王子，什么时候教我们跳舞啊？”饶头的脸登时就红了，双手在胸前乱摇，“别别，什么王子，我姓饶，叫我小饶就行。”

“没问题。只要你们支持我们洗衣房，下次学院舞会，我们饶大公子就会是你的舞伴。”我一边避过饶头眼睛里射出的冷箭，一边把手头的价目表递了过去。

“真的吗？我们那么多人，饶公子能忙得过来吗？”一个长发女生调侃道。

“别见怪，我们宿舍的人有点人来疯。”大眼睛女生歉然道。她拉过两把椅子请我们坐下，接过我手中的价目表认真看起来。

“哎，同学，内衣裤收不收？”一个脑袋从右边架子床的上铺蚊帐中探出来，很认真地问道，促狭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啊这……”饶头脸更红了，有点不知所措。

“收！只要你们敢给，我们就敢收。”我忙站起来拍胸脯，事实上，我也被女生的大胆吓着了，都快夺门而逃了。

“哈哈！”屋里的女孩哄堂大笑，“大眼睛”也捂着嘴拧过了身子。

玩笑消弭了之前的尴尬，大家好像一下子熟络起来，“大眼睛”还自告奋勇地帮我们张罗着收衣登记，并且和另一个“舞迷”到其他女生宿舍宣传。一会儿功夫，竟然收上来二十几件衣物，还有几条床单被罩。当然，这其中并没有内衣裤，但却有那件火红的风衣，它的主人正是那位大眼睛女孩。她还细心帮我们分类，说深浅色的要分开洗以免染色，领口袖口若是比较脏就还是先浸泡一下为佳等等我们之前从未想过的细节。后来，有一次在学校的舞会上，我和几个吉他手在台上演奏时，隐约看到舞池中有一抹火红，也不知道是不是她。

这次女生宿舍之行大大提振了我们的信心，还增加了我们的“专业技能”，从这天起，我们算是开始了正式的勤工之路。尽管楼道的男生对着我们晾出来的“姹紫嫣红”女装系列投以诧异的眼光，我们依然不管不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干劲。可是，天不遂人愿，正当我们的“生意”红红火火时，那两台老爷洗衣机不到20天就先后“歇菜”了。洗衣机坏的第一天，我们报学院方请求找人维修，院方却迟迟不予答复。我们为了不耽误生意，只好用手洗了二十几件衣服，两个人这辈子都没洗过那么多衣服，手都洗肿了。后来院方请了维修工

来查看那两台“老爷”机器，却被认为太老旧了没有维修价值，于是，院方单方面宣布停止承包，当月的承包费也没有收我们的。这次历时大半个月的勤工俭学就此宣告终结。

许多年后，对于这次承包经历，不知怎的，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洗衣收衣的过程，也不是赚的那几十元钱后的挥霍，而是那件火红的风衣和风衣下的那双大眼睛，尽管它主人的面貌已经完全不记不清了。

(四) “西施”面馆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学院的生活都是单调且枯燥的，宿舍—饭堂—教室三点一线的生活让人机械麻木。尤其是饭堂的伙食，每天走在去饭堂吃饭的路上，对我来说都是一段充满失望与无奈的路程：想着又要啃着拳头大小的馒头，就着永远不变的几样寡味菜式，真是打不起什么精神。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去饭堂的路边多了间小面馆，便让这份单调生出些期盼的色彩来。

小面馆坐落在校园西边，从01楼去大食堂必经的道旁。面馆不大，同宣化街上的小餐馆相似的布局：几张简陋的餐桌和凳子，中间有一个煤火炉子，一根铁皮烟囱自炉子上面直通屋顶。屋子一分



图9 现在的学生餐厅

为二，小的一半有两个煤气炉灶，一张铺着不锈钢皮的揉面案子，一个放碗碟的立柜，是加工操作间。大的部分就是用餐间了，靠近门口摆了一张书桌改装的收银台。小面馆就卖两三种食品，手擀的面条、手工包的饺子和自制的葱油饼。面条劲道，饺子饱满，葱油饼实惠，价格却有点记不清了，好像是面条五毛，饺子一块，有十只，葱油饼两毛，饭堂的票也收。面馆是院工老关一家开的，所以开始大家称之为“老关面馆”或直呼小面馆，因为仅此一家。

开业之初，门庭若市。我去的时候等候的队伍很长，一直延伸至屋外，屋内热气蒸腾，香味外溢。同学们端着饭盒在外面排队，秩序井然。不时有人伸长了脖子往里看，一脸急不可耐的样子。面馆的门挂着一道厚重的门帘，有人进出时从门里带出一团雾气，朦朦胧胧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我跟在队伍后面等了将近二十分钟，一边还在暗自嘲笑那些性急的“猴子”们。

终于轮到我了，我用力掀开门帘，眼前顿时一亮，雾气氤氲中，有一位“仙子”伫立柜前，俏脸如霜，眉目如画。我一时惊呆了，地院竟有如此美丽女子！

“同学，请问要吃点什么？”美女冷声问道。声音清亮，字正腔圆。

“哦哦，我看看都有什么。”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目光逡巡着寻找价目表。四壁空荡，我看见操作间居然挤了四五个人，有的在包饺子，有的在擀面下面，忙得热火朝天，看样子老关头一家都出动了。

“别找了，面条五毛，饺子一块，葱油饼二毛，就这三样。”仍然是冷冷的声音。水雾渐散，美女渐渐清晰起来：只见她身高大约有一米七左右，身材苗条，骨肉匀称，长长的脖颈，雪白的肌肤，五官精致，琼鼻黛眉，大眼如潭，那深潭中不是秋水，而是寒冰，透着丝丝的寒气，让人不敢逼视。冰美人有一种大家闺秀般的高贵气质，与简单的柜台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倒更像是一个久居深闺，出来体验生活的大户千金。

“快点，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呢。”“千金”催促道。

我赶忙点了一份饺子挪到一旁等着，这时才恍然屋外排长队的真正原因。这种级别的美女在当时的河北地院还真的是凤毛麟角，老关头好福气。饺子胖乎乎的，冒着热气卧在饭盒里，填满了大半个饭盒。我直接将醋洒在饺子上，咬一口，韭菜交织着猪肉的香味顿时溢满口腔，大满足。手端着饭盒往外走时，忍不住回头望着门前的倩影，终是体会到什么叫秀色可餐。

老关老两口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关姑娘排在中间，兄弟姐妹轮着来店里帮忙，关姑娘刚开张时每天都在店里，后来却不经常来，只是偶尔抽空帮忙，不知道是在读书还是有自己的工作。小面馆的生意一直很好，尤其是关姑娘驻店的时候，它成了学院难得的一道风景点，每天来景点光顾的人不少。后来据说有的人借钱也要去打卡报道，说是

打打“牙祭”，实则过过瘾。关姑娘总是面若冰霜，对所有顾客不假辞色。有时候男生偷偷多瞅两眼，两道如剪寒光射过来，便自惭形秽，低下头来。她就像是远远池塘中盛开的一朵静静的白莲花，但却永远只是在水一方。学生中渐渐传出“冰美人”“面条西施”的称号，也有人私下把他们家的面馆称为“西施面馆”。那时校外流行在录像厅看港台剧，记得有一部记不清什么名的港剧中有一个美女叫“露露”，也不知是谁，就把这个绰号送给了关姑娘，剧中的露露冷艳如霜，像一块晶莹的寒冰。可看在眼里，却是热乎乎的。

后来某一天寒冰终于融化了。

破冰者就是我们班的特招班“老大”。老大的体招专项是十项全能，身高1.86米，剑眉星目，身材健美匀称，六块腹肌清晰可见，即便放到现在也是让小姑娘尖叫的帅哥，在地院更是鹤立鸡群的存在。当得知他与“冰美人”拍拖时，除了稍感失落，大家都不意外，觉得只有老大能配得上这个级别的“天仙”。我与老大关系不错，偶尔也会同他一起去小面馆帮忙卸货包饺子什么的，见到“冰美人”已经不那么局促，开口敢叫嫂子了。关姑娘亦不冷脸，展颜一笑，如冰雪融化，倾国倾城。后来熟络了，也了解到她并不如外表表现得那么冰冷，只是不喜与陌生人交往而已。虽然学历不高，但骨子里自带着一股孤傲，令人却步。据说老大追她时也是做好十足准备，各种小心试探，再加上百折不挠，终于赢得美人归。两人成双入对时，确是金童玉女，神仙眷属，令人艳羡。

“西施”面馆一直开着，尽管后来没有刚开张时那么红火，但大食堂糟糕的饭菜还是令不少人时时光顾面店。后来店里也扩大了经营范围，有卖啤酒熟肉和一些其他饮料，生意也渐渐常态化了。与关姑娘接触多了，也就少了一份惊艳，多了几分烟火气。都说美女就像是一面镜子，能照亮男人心里的角角落落，把那些污垢阴暗显现出来，并产生自悲的情绪。无怪乎大部分“坚强”的男性，抵受不了绝世美女的一瞥，自惭形秽，不敢对视。无疑，关姑娘就是一面很明亮的镜子。

毕业那一年，有一天晚上，我打球错过了晚饭，独自来到小面馆。

天色已晚，平时吃饭的路上十分寂静，空无一人。小面馆中有一晕灯光从窗口透出。我推门进去，店里只有“露露”一人，只见她坐在柜台前，双手托腮，怔怔地发呆，一副有心事的样子。

“怎么了，嫂子，在想老大呢？”我开玩笑道。



图 10 校园一角

露露脸一红，“天天见面，想他干嘛。”接着问道，“这么晚了，还没吃？”

“打球累了，在床上眯了一会儿，就睡过了。”我答道，“给我来碗面条吧。”

露露应了声，站起身来，从墙上取过一条围裙系在腰间，走去隔壁操作间下面条去了。昏黄的灯光下一个窈窕的身影熟练地忙碌着，待热腾腾的面条端上来，里面竟然卧着两个鸡蛋。看着我惊奇的眼光，她轻声道：“鸡蛋我请，平时你也没少帮忙。”我的心一下暖起来。

“听说学院就要搬到石家庄了，你们搬不搬？”我边吃边问道。

“这不正发愁了嘛，搬迁是有名额的，父亲在争取。”露露已摘下围裙，坐回柜台边，悠悠地说道，目光柔和，没有半点往常的寒冽。“而且，石家庄离他家近。”

我知道他是指谁，老大的家是邯郸的，可是毕业后还不定分到哪呢。我突然有点明白她的心事了。屋里沉寂下来，只有我大口吃面的声音。面条分量很足，除了两个鸡蛋，还撒了大量的葱花，香喷喷的。看着坐在柜台边又陷入遐想的那美丽的情影，我的心突然变得异常的宁静，同时又有着满满的祝福。

那天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露露。西施面馆一如既往地开着，同学们也在为毕业分配在忙碌着，渐渐地，西施面馆已淡忘了记忆中，也不知道他们家到底有没有搬到石家庄。后来，听说老大回到了邯郸，在闻名全国的邯郸钢厂工作，有同学说在钢厂宿舍区见过露露，依然是冷傲的面孔，只是身材已经发福了。但在我的记忆中，仍然住着一个冰肌玉骨，挺拔俏立的“面馆西施”。而西施面馆，也永远镌刻在我的饕餮记忆中。

一次奖惩巧遇

张敬钧

(北京中讯四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100094)

那些年,地质行业十分不景气,念完大二后,我们91地质闹了一场“革命”,坚持要转到其他系。地质系老师一个个苦口婆心地劝我们,说你们放着科学家不当,偏要去做专家,你们傻不傻呀?但我们就是要“斗争”到底,决不妥协。我们系有着光荣的“闹事”传统,不久前,已经分配至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89地质帅锋师兄,被地痞打伤致死,也是我们系带头冲上街头,闹得满城警戒,给学校造成不少压力。

后来,我们成功地转了系。我转至水工系,由1系转为2系,2班变为1班,“番号”由91112换成91211,宿舍还在学二楼,但从1单元换到了2单元。

突然进入一个新系新班级,有种转学插班的感觉。直接的好处是多了很多女同学,是原来的4倍之多,但她们在大一二已经完成了领地确认,各有各的小圈子了。辅导员刘兰英老师十分热忱,把我们几个看似刺头的发展进了班委会,创造条件让我们尽快融进班级体。刘老师看出来我的家庭条件极差,要给我一个勤工俭学的名额,而我觉得自己并不困难,不少同学比我困难多了。刘老师劝我多次,也没能说服我,才将名额给了另一位同学。

有一天,系里通知要开全系大会,我想坏了,



图1 远望学校



图2 学校的幽静风光

估计要在会上批评我。因为我被抓到在宿舍里用电炉子,刚作了通报批评。通报就张贴在学一楼的公告栏上,还是女生跑来告诉我的,我没有勇气去看具体内容。据来的女生说,她们的注意点在于男生会做饭,觉得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而实际上我当时还真不会做饭,只是搭两位同乡的伙,买菜做饭都是他俩的事,我只负责一起吃。我吃饭的能力非常强,几乎每天都吃不饱。当时还是凭票买饭,尽管我1斤米票可以兑换只吃米饭的南方同学2斤面票,加上有女生时不时给点饭票,还是不够吃。有类似情况的几位同学想着通过自己做饭来解决这一问题,我欣然入伙。不幸的是,查宿舍时,只有我在宿舍,而电炉子在烧着水。如果不承认是我在做饭,就得供出主犯,我受影视作品教育多年,怎么肯做这样的事情?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于是就扛了个处分。

全系大会应该是在电教室开的,四个年级挤得人山人海,心想,这下可是完了,不出名怕是很难了。台上齐宝辉书记主持会议,果然讲到了我的通报批评。我听着浑身不自在,就像是姜昆相声里的情节——“一青工游

园不慎落入虎口，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一直以为自己是事业接班人来着，这一下成了反面典型了！

不过齐老师并没有公布这位肇事者的名字，这让我大为奇怪。周围校友们也纷纷打听这是谁干的，我前排的美女同学还特嘴快，回答说是地质系刚转过来的。这时，台上齐老师看了过来，朝我们笑了笑，我觉得笑得有些意味深长。随后齐老师说要念一封表扬信。我长出了口气，想着终于过去了，不会再念我的名字了。

表扬信是一位大娘的孩子们写来的，说他们母亲不识字，在车站和外甥失散，迷了路，幸亏我校一位同学一路照顾，送她乘上回县里的车，否则后果不敢设想。故事听着有点熟悉，之前是在哪里听到过吗？正想着，齐老师点名了，说这位好心同学就是我们91级的张敬钧。听到提我的名字，我吓了一跳，弄明白现在是表扬时间，我才回过神来，想起来确实有这么一件事情。

暑假结束，我从太原换乘回学校。上了车，发现对面坐着一位老大娘，埋头在小桌子上睡着了。车开动时，她才抬起头来，见她满脸愁云，心里像有急事。一问才知她七十多岁，和外甥一起出来的，要回蒿城的家里，两人却走散了。当时没有电话，无法联系，她自己摸上了这趟车，也不知道是去哪儿的。之前从没出过门，不识字，又说不了普通话，也不敢问列车员。大娘拿出票来让我看，才知道她坐错车了。我说别着急，这车也去石家庄，我就在石家庄下车，可以带你回去。老人这才放心了，我们聊了一路，一直到石家庄北下了车。大娘说她来过石家庄，只要找到石家庄站旁边的汽车站，她就可以回去了。我们辗转到了汽车站，让她看着行李，我去帮着买了票。回来一看，大娘不见了，还吓了我一跳，想着说不会让老太太把行李拐走了吧？回头找时，才见她找了个座位，远远地向我招手呢。将老太太送上车时，她一定要我留个联系方式，我就写了学校的信箱和自己姓名给她。不想她的儿女们还认认真真地来了封感谢信，更没想到的是，居然来得这么巧，在关键时刻救了我。

齐老师又表扬了我一段，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知道内情的同学们冲我挤眉弄眼，或是哈哈大

笑，有人还凑过来夸我说你真行，蒿城有你亲戚啊？即使真是我策划得这么好，表扬信准时准点地来到学校，系里也可以不在同一个会上说这两件事啊。学校的处分涉及安全，需要杀一儆百，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而我帮老大娘的事，虽是好事，也可以只在班里说说，或者换一个时间表扬。但系里非常体贴地将两件事安排在了一起，将我轻轻责罚，却又高高举起。

这就是母校对学子的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高高举起是爱，认真责罚也是爱，鞭策督导是爱，包容体谅是爱。难得的是，从辅导员到系书记，从学工处到各任课老师，面对着来自五湖四海、情况各不相同的学子们，不管是来自一线城市，还是老少边穷，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真诚和呵护，感受到尊严和力量，感受到血脉相连般的亲情。

学子们像想念故土一样想念母校，是因为母校确实是我们成长的一份故土，在我们成长的最为关键阶段，母校为我们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精神食粮。

毕业后多年，一次游成都武侯祠，看到这副著名的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念着对联，不由得想起了那次奖惩相遇的安排。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心中还是充满感激。我知道母校对我们的教育，是用心的，也是审时度势的（特批我们转系），和诸葛治蜀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我刚刚创业，需要确立企业文化的底色，而将对联和奖惩事件联系起来一想，我就顿悟了。我知道，母校这次细心的安排给我很重要的启发——选择在于审势，成事在于交心；做事要顺应天下大势，成败关键是人心向背——这是最为基础的认知，是非常传统的，也是符合人性的，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这是我所理解的最好的教育。

在专业领域工作时，是母校给了我们底气；而当我跨界创业时，母校给了我更大的底气。这让我更有信心追随时代潮流，和创业伙伴们一起凝心聚力，激情进取，追求卓越。

(2023-5-21)

重回故校园，远忆二三事

刘文恺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应急管理局, 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1)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四十年过去。曾经风华正茂的我们，已是黄昏夕阳，春秋染霜。但是对母校的情怀，始终难以割舍。河北地院，曾伏冀暇教于我，其情殆深，长怀无已。河北地院，我永远是您虔诚的学子。回想校园的种种往事，情绪皈依。

1978 年 3 月，物探 7709 班的 33 位同学，从四面八方而来，跨入河北地院校门。

四十年后，五月榴红，再入故校园，逐梦风华，寻香时光。

羁思怀远，脚步匆匆。通往故校园的路上，曾经的书卷气和古雅之色，已被岁月冲刷如尽。过尽西风漠漠，吹来往事重重。

临近校园，遐思翩翩：仿佛又是晨晓，早锻炼人影匆匆；仿佛又进课堂，春风化雨，字字霜痕，可闻满院书声；仿佛又见千家灯火，教室、图书馆早已满座；仿佛午夜已过，路灯之下，仍有人埋头苦读，直至三更。

我想起，入学启蒙第一课是吴功建老师所开，他当时是系主任。记得吴先生讲到地学的实践性，强调地学学科要从理论到实践，从书本到实际，课堂学习仅仅是入门而已，重要的是在工作实践中继续学习成长。吴先生举例：在追寻、研究断层时，对于从业新人，可能已是站在断层上，还浑然不知。吴先生已于 2021 年仙逝，但先生之诲，言犹



图 1 我们过去的教室楼，现在是宣化区人民法院

存耳，今生难忘。吴先生的重要成就是作为首席专家，主持了全球地学断面计划中“青藏高原亚东—格尔木地学断面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先生亦以此殊功于中国地学界。

人生过往，有些人和事，无论岁月沧桑，时光流逝，总是铭记于心。在河北地院的四年里，虽然生活条件和教学条件，远不及现在。有些生活条件，现在看起来，是难以想象的。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老师们仍然倾其涓滴，淑润芳泽，其敬业精神令人敬佩，学子亦获滋养之益。仅举一例：我们的



图 2 炮院的烟囱以及曾经钻过去看电影的那面界墙

英语课是栗长福老师教授的，栗老师每次课前，早早来到教室，面向玻璃窗，拿出一面小镜子，来回比划，开始大家不解其意。原来，那是老师在确定发声口型，以便在教学中，尤其是音标课时，能够字正腔圆，发音标准。老师文革前毕业于外交学院译员班，英语功力应甚堪。然而老师的教学态度，认真何极，心至无尘。业师们的教学点滴，印象之深，跬成心中对先生们难以抹去的情感。

河北地院和炮兵学院仅一墙之隔。我们在校期间，文革结束不久，国家和社会尚未步入正轨，文化艺术作品比较匮乏。过去一些优秀的故事影片尚未解禁，还不能在社会上公开放映，而炮兵学院则经常在露天放映这些电影。每当晚饭后，邻院此起

彼伏的拉歌声，表明炮兵学院要放映老电影。这边，河北地院的学生们便想尽一切办法，混过去看免费电影。当时，校友中有几位海军和陆军的现役军人同学，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从炮兵学院正门进去，门口站岗的卫兵还要敬礼。其他想要看电影的校友们，则是从高墙翻过去。当时，高墙有被凿开的一个洞，此洞被堵上，很快就会被凿开，钻洞过去看电影成为便捷之道。当然，运气不好的同学，刚翻墙或钻洞过去，就被巡逻的战士抓住，然后通知系里去领人，批评教育了之。这种行为只是不雅，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过错。遇到炮兵学院有重大活动，不管哪种方式，再混过去就很难啦。



图3 破旧的礼堂

走到校园门口，欲进入时，被门卫阻拦。我告诉他，四十年前曾在这里上学，很想进去看一下。听闻此言，门卫师傅热情地告诉我，就在前几天有几位七十多岁的校友来过。他还告诉我，校园内老建筑没有几处了，有的也很快就要被拆除。

听到苍翁校友的造访之讯，不禁想起曾经碰到过宣化地校的老校友，他们对母校的情怀让人动容。这些老校友多是1959年毕业的，所学有地质、物探和水文，其中物探分电法和重磁专业。毕业



图4 图书馆



图5 过去的医院

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身到内蒙古的铁矿大会战、煤田大会战和1:20万区域地质填图工作。大漠戈壁、白山黑水间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为内蒙古的地矿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这些老校友们，对于我们这些迈出校门的晚辈热情帮助，尽力提携。

故校园中，依稀可辨的旧建筑所剩无几，只有东南角的教室楼，以及旧礼堂、图书馆等几处了。河北地院正门已封堵，只留一小门，现在的宣化科技职业学院另辟东门。我们过去的教室楼，为宣化区人民法院占用。故地旧景，最为显眼的当数图书馆前两棵树龄六十多年，挂着身份标牌的老槐树。它们默默地伫立在那里，它们是故校园的忠实守护者，也是故校园七十年沧桑的见证者。正是：“放眼新畴桑梓，遐心旧屋莼鲈”。寻寻觅觅，惜溯足迹，倏楼古槐，断成追忆。



图6 六十多年树龄的老槐树

逮逢七秩校庆，行文为母校贺。七十年前，地院始肇宣府，兴庠振铎，栽兰滋蕙。三千弱水随，十万琼花放。顾视如今，各届校友不乏名家跻身硕学耆宿之列。校庆之际，祈愿母校凝古韵之鉴，撷百家学养，凤人辈出，绵延继踵，续写呶章。

(2023.5.30)

激情岁月

——纪念在学通社激扬文字的日子

杨慧彦

(贵州贵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 贵安 561100)

人这一生, 总会有这样一段时光, 让你一想起来, 就不由得嘴角上扬, 眼里有光。在河北地质学院与学通社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激扬文字的两年, 就是这样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似水流年, 我们曾经一起走过! 那些一起欢笑成长、一起拼搏奋斗的点点滴滴, 如同一朵朵永不凋零的花朵, 盛开在我的记忆深处, 成为我生命中最亮丽的色彩! 激情岁月——纪念在学通社激扬文字的日子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1994年入秋, 刚满18岁的我第一次离家远行到千里之外的石家庄求学。没怎么出过门儿的我, 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新鲜和好奇。

一、初次邂逅“学通社”

入学不久, 经过申请报名和层层选拔, 我幸运地加入了河北地质学院学通社, 幸运地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儿, 由此也开启了我与文学和新闻的不解之缘。第一次见到时任社长王月英, 是在学通社的迎新会上。她爽朗的性格、干练的作风,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上, 她用那夹杂着东北方言的普通话为大家介绍了“学通社”的前世今生。原来, 我们这个学通社是由河北地质学院的“记者团”更名而来, 旨在架通学校与学生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 主要任务是为地质学院学报供稿, 在校内做主流宣传, 由时任河北地质学院学报编辑郭有献老师主要负责。记得当天郭老师亲临会场, 并给我们做了现场培训。

二、始料未及的“蜕变”

其实, 我最初加入学通社, 仅仅凭借一腔热



图1 学通的社友

血。后来才知道, 自己在新闻报道方面完完全全是个门外汉。特别感激学通社93级的学长学姐们, 特别是梁明镜和王明亮两位副社长, 充分发扬“传、帮、带”优良传统, 不仅仅是把我们领进门, 而且在采访、上稿方面都给了我们细致入微的引导和专业的启蒙。起初, 就是跟在他们后边跑, 看着他们如何成功邀约采访对象, 如何切入话题, 如何收集到报道需要的素材; 然后, 自己慢慢摸索, 学会了如何找主题, 列采访提纲; 渐渐地, 当自己稚嫩的文字也能被印成铅字、展示在橱窗了, 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 甜滋滋的。那个时候, 月英社长的外联能力特别强, 经常会组织一些社团间的交流学习; 并不宽裕的她, 还是会时常买点儿瓜子、花生, 邀请本社的骨干们一起“华山论剑”。与思想者协会的辩论赛几乎季季都有, 月英社长、文生、振华、璐云、黄华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我那时, 词穷, 话少。源于社长的“偏爱”, 我便常常去嗑瓜子, 旁听。说实在话, 这种思想碰撞产

生的智慧火花，胜过苦读十年圣贤书。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现在的淡定从容，我的成长，和当初在学通社眼界的开阔，思维的拓展是分不开的。刚入学时，我还是那种见人就脸红的“小家碧玉”；加盟学通社后，好像一下子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室友们评价：说话、走路，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浑身上下洋溢着热情、果敢、坚韧的气息。

三、众志成城救“小虎”

在学通社期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月英社长带着我们给成教学院计算机系身患白血病的同学“解小虎”捐款。94年的岁末，街上黄叶飘零、北风呼啸；学通社内群情激昂、热血沸腾！在社长们的组织带领下，二十多个社员全部积极参与到救助“解小虎”的行动中来。那几天，我感觉周身的激情被点燃了，心中好似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想的说的做的全是关于如何救助小虎的事情。我们一群十七八岁的热血青年，在那个时候，切切实实把救助“小虎”当作是我们刻不容缓、义不容辞的责任！“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花季少年就此陨落”是我们集体的誓言。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下，我们熬了一个通宵，以最快的速度利用校报、展板、橱窗在校内发起了“献爱心”募捐倡议；接着，马不停蹄地在南苑餐厅、西苑餐厅组织了现场募捐，学校各个系的老师同学们都纷纷参与了“募捐”，现场既有白发苍苍的退休老师，也有蹦蹦跳跳的垂髫小儿，场面令人十分动容。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社长们带着我们四处奔波于石家庄各个高校，河北部分高校，河北省广播电台等媒体，希望产生联动效应，汇聚更大力量；在河北省广播电台《正午太阳风》节目主持人重阳为我们播出了这个消息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不仅收到了北京一家洗涤剂厂家的义卖赞助，而且很多石家庄市民在听闻消息后，纷纷来电询问。连续两个周末，小伙伴们冒着严寒，在石家庄市十大商城、十大街道、十大小区同时开展义卖和现场捐款活动……顾不得冻得通红的双手，顾不上喊得嘶哑的嗓音，在天寒地冻的陌生城市里，为挽救一个年轻的生命，我们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青春激情！不得不说，石家庄是一个充满真情和正能量的城市。短短一个月，在我们的努力和大家的爱心解囊之下，校内外捐款和义卖款项共计16.5万元，小虎父亲单位捐助了5万元，换骨髓所需的医药费凑齐了，解小虎得救了！学生时代参与的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和渗透是润物细无声的。多年以

后，我在单位上还是会经常组织一些爱心救助、爱心捐赠活动。前不久，刚刚完成为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一所小学的“捐书助学”活动，看到孩子们收到作为“六一”礼物的书籍、文具时的欢欣雀跃，我的内心也涌着一股股暖流……

四、“以梦为马”写青春

95年的春天，当丁香花开满校园的时候，郭老师组织学通社“换届”了。经过竞聘演讲和综合评分，月英社长把学通社的接力棒交到了94劳经杜玉卿手里。杜玉卿，山西临汾人，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时常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一身运动服，曾经以一首长篇“打油诗”红遍整个学三楼。杜社长上任，按照职责分工划分了三个部，即新闻、文学、编辑。文学部部长庞文生，编辑部部长薛璐云，新闻部部长由杜社长兼任。为了增加点儿文学底蕴，我追随了庞文生部长。记得那时，文生部长要求我们每月交两篇稿子，题材不限。起初，我还是很努力的。尝试着写一些小豆腐块的诗歌、散文、小小说等等，只是后来，动笔就越来越少了。庞文生，一个有点儿秀气的小男生，总是穿一身绿军装，军用书包也是他的标配，在校的时候，他就以“秦文”的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还写了整整两大本诗集。一次黄华如获至宝地借来学习时，我有幸瞄过两眼。文生是94劳经本科，时间相对充裕些。他那时对我们实施因材施教，“一对一辅导”。很佩服他的耐心，有的时候改来改去，我都没信心了，他还在一旁循循善诱。他能读懂我的文章，写在纸上的，欲语还休的，而且能一语切中要害。说起来，他算是我在河北地院的“文学”启蒙导师。当年除了地院学报，主楼、教学楼旁边的橱窗也是我们的宣传阵地。一共六块宣传展板，每月更新。为了给全校师生呈现最精彩的图文，需要几个部门群策群力，分工协作。写稿，采稿，编辑环环紧扣，一步也不能漏。遇到紧急任务，社员们也会一起通宵达旦。展板的每一次更新，都凝结着大家共同的汗水和智慧，而彼此的情谊，也在一起追梦、一起奔跑的日子里越来越浓！每次出展板，文学部和新闻部都要派人值守，与编辑部一起奋战；而大多时候，都会挑灯夜战到凌晨。从本期的主题、风格，整体策划，到每一个版面的内容、字体、配图都要细细斟酌、用心推敲。有一次，由于我负责的版面标题在字体选择上出现了失误，影响了整体效应，大家不得不全部返工。我自愿受罚，请大家吃

了顿牛肉水饺。不管付出多少辛劳，每每看到地院的同学们驻足在橱窗饶有兴致地品读时，那种从心底里散发出来的喜悦顿时弥漫全身……我想，那应该就是一种被认可的，幸福的感觉吧。

五、魂牵梦绕“抱犊寨”

初来地院，就听闻了“抱犊寨”的盛名，只是一直无缘亲见。95年的春天，得知学通社在筹划春游的事宜后，我那一颗想去远足的心就开始蠢蠢欲动。终于等到出发的这一天，我早早来到校园集合地等候。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在社长宣读了注意事项后，我们自由组合，骑着28大自行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当时，集结社内社外校友近30人，可谓强大阵容！意气风发的我们一路高歌一路前行，吸引了不少路人的驻足回首。路上，94审计本科班的小老乡一边双脚发力载着我，一边还饶有兴致地给我介绍着她所了解到的抱犊寨：原来，距离石家庄市16公里的“抱犊寨”，并非是一个普通村寨，而是一座奇山。它东临华北，西接巍巍太行，既是汉淮侯韩信“背水一战”的古战场，也是道人张三丰成道涉足之福地。以山体奇特著称，山势陡峭，只有一峰突起，四周则皆是悬崖峭壁……我一边坐在自行车上听景，一边努力在脑海里勾勒着她的模样，感觉不一会儿，就到了山底。开始登山时，看着两侧那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我兴致盎然，一路冲锋在前。爬了一阵子，山势越来越陡，感觉自己都是紧贴着峭壁在攀爬；回头望去，全是石头，看不到来时路，小腿肚儿不自觉地开始发抖。我尝试着深呼吸，稳定了一下情绪。为了缓解紧张，我轻轻哼起了《小草》的旋律。社友张俊霞在一旁打趣我大有“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待爬到途中，视野逐渐开阔起来，可以看到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了。身边不知名的野花随风摆动，仿佛也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在大家三三两两拍照的间隙，我抓紧时间坐在石头上休息。没想到，想要站起来时，双腿酸痛，竟走不了路了。可能和我一样体力不支的社友们也不在少数。听得王明亮学长宣布，“为了鼓舞斗志，经社长批准，特别设立了一个勇攀高峰奖，第一个到达顶峰的人将获此殊荣，看，奖品已经在我手上了！”我顺声望去，是一个橘色的笔记本，在阳光的照射下，是那般的

鲜艳夺目！

我咬了咬牙，起身前行！同行的小伙伴看出了端倪，连忙过来拉我。我们缓缓向崖顶攀爬了一会儿，感觉双腿竟是轻松了许多。可是，顷刻功夫，我们就被落在后边了。忽然，听得一阵阵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抬眼望去，走在前面的小伙们成功登顶啦！他们用力挥舞着手中的野花和衣服，挂着汗珠的脸，是那么的欢欣，那么的豪迈！这次勇攀高峰的“勇士”是我的山西老乡薛璐云。在山顶，我们还开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面对自家的兄弟姐妹，大家也不扭捏，纷纷献歌献舞。刘亚涛的《说句心里话》和杜玉卿的《打靶归来》，印象特别深刻。让我着实惊讶的是：那时社里安排相当周密。有先遣军开路的，有押后护航的，有专门运输锅灶粮油的……时不时想要掉个队的人，可是一点



图2 踏青留念

儿机会都没有。我们一路紧锣密鼓，服从命令听指挥，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一个不落的伴歌而归。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集体登山活动，也是第一次，那么深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强大力量。春游抱犊寨，锻炼了身体，磨炼了意志，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其中就有我们文学部全体成员在悬崖峭壁上的一张合影，而集体大合影上的很多小伙伴儿都成了一生一世的挚友，甚至有的幸福地结成了伉俪。

六、演讲赛中现“黑马”

当年，我在学通社最轰动的一件事，就是在94年纪念“一二·九运动”演讲比赛中一举夺魁。本来，我和黄华主要任务是礼仪接待，不是“种子”选手。那天来的嘉宾和评委还真不少，我们俩个忙活了大半天。就在在比赛快要接近尾声时，经

评委们商议，鼓励没有登台的社员们全部积极参与进来，把在这次演讲赛当作是一次挑战，一次历练。彼时，我和黄华一合计，相互鼓励了一番，就径直上台了。黄华同学有没有准备我不记得了，我完全是即兴。刚站上台还没感觉，说着说着，就有一泻千里的酣畅淋漓。其实后来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讲了些什么，只是把现场观众和评委全都“征服”了。我的声音不大，大家都屏吸凝神，会场一片肃静；讲到动情的地方，好几个人都润湿了眼角……我觉得自己可能引起了共情，会获个奖项，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等奖。直到主持人宣布比赛结果的时候，我还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颁奖的时候，王明亮学长说我是“本次大赛的一匹黑马”，那个时候，真是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奖品是一本精美的相册，至今都妥为收藏。之后的很多年，遇到很多事，我都会积极面对，在乾坤未定之前，你我皆是黑马！谁又能料到，当年学长不经意的一句话，社团的一个小小比赛，竟然会对年少懵懂的我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七、依依不舍话别离

当年学通社可谓“高手云集”“藏龙卧虎”。如今回想起来，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我们的精神世界却是单纯且丰富的。文生的诗歌当然是我们望尘莫及的；白杨、刘平是写长篇的；杜玉卿擅长新闻评论；而刘亚涛的“诗配图”也曾风靡一时……岁月的年轮不停地转动，那段曾经“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它却深深刻录在河北地院的印记中，也成为了你我心中最芬芳最醇香的记忆。曾经无数次，我们在社长们的“斗室”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些青春的面庞，那些忧国忧民的慷慨激昂，不止一次点燃我内心红色的火苗；曾经无数次，我们为一个评论，一篇文章各抒己见，争鸣不止，但思想的碰撞和观点的交汇，却让彼此的情谊有增无减；曾经，我们在梁明镜学长的宿舍悄悄“小酌”，欲找寻杜甫、李白当年斗酒诗百篇的灵感；也曾经，在我的小小“陋室”三五小聚，挥毫泼墨，即兴赋诗……那些欢畅，那些感伤，那些拼搏，那些不舍，一切的一切，因为我们的毕业，慢慢，都变成了回忆。我们毕业离校前最后一次相聚，是96年6月30日杜社长组织的“操场西瓜宴”。两颗大西瓜，一群情深义重的小伙伴儿，在学校的操场，洒泪而别。在那高高的看台上，白杨即兴赋诗赠别我；而那时，杜社长即将独自一人远赴贵州报到，大有“此地一为别，孤



图3 表彰先进留影

蓬万里征”的不舍和感慨。一晃，已是经年。

八、青春不老梦依旧

96年我们毕业后，学通社由白杨、庞文生接任，队伍壮大了许多。他们两个毕业后都在石家庄工作。据说，文生社长还曾经多次应邀回校讲座，参与指导学通社后续活动。众社友中，周献恩、庞文生、杜玉卿、白杨、柴永利、刘晶，也包括我，如今从事的工作或多或少也都和新闻、文学有关联，学校培养了我们，学通社磨砺了我们。虽然离别多年，虽然天各一方，但我们却从未忘却过彼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学通社社友间这份真挚的情谊却历久弥新，愈来愈绚丽芬芳！

在最青春的岁月里，与一群有着共同梦想的人一起坚持，一起追梦，我想，这也是我们对青春最好的礼物。四季更替，花开花落。人，也总是在不断前行的。惟愿你我在五彩斑斓的尘世间还能保持生命中最本真的东西，在某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还能重燃曾经的那份激情，让生命散发出更加绚烂的光芒！借用曾任学通社社长94劳经杜玉卿学友2021年所作的一首诗作为点睛之笔，献给河北地大学通社的历届同仁，愿我们青春不老梦依旧！

地大学通社同仁

——通州路云小舍欢聚

杜玉卿

时光荏苒弹指间，地大二十五年前。
同好际会学通社，小马村旁斗志酣。
新闻部针砭时弊，外联部合纵西南。
文学部伞花朵朵，救小虎不惧冬寒。
昔日激扬文字者，俱是翩翩美少年。
通州小舍今再聚，笑看你我发际线。
上老下小中图存，红尘琐事兜兜转。
初心使命今犹在，不负韶华不颀顶。

陪着杜汝霖教授去北京领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苗泽华

(河北地质大学 管理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图1 杜汝霖教授

2023年将迎来河北地质大学建校70周年。我在学校已执教38个年头了,在长期的教学科研中,我见证了学校的变迁与发展。尤其回想起2001年冬陪着杜汝霖教授去北京领李四光奖的

光地质科学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是面向全国地质工作者,最高层次的地质科学奖。该奖项有明确的办奖宗旨,还有非常严格的评选条件和程序。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每两年评定一次,一人只能被授予一次,并作为终身荣誉奖。每次奖励人数基本控制在15人左右,其中野外工作者获奖人数不得少于50%。由于全国地学类高校及有地学专业的高校很多,因此,高校教师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非常不容易。杜汝霖教授是我校首个获得此殊荣的教师。学校党委和校领导对此非常重视。

杜汝霖(1930年2月11日-2021年9月23日),男,汉族,中共党员,195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系。1954年分配到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任教。曾任河北地质学院地质系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前寒武纪地质与矿产研究室主任。杜汝霖教授是第一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河北省优秀专家、河北省科技战线先进个人、河北省先进科技工作者、张家口市劳

往事,至今难忘,深感自豪。

2000年12月,我通过学校公开竞聘,被推荐为科技处副处长。2001年元旦以后,我走马上任。由于我曾担任工商管理系主管科研工作的副主任一年半,对科研工作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当年,主管科技处的副校长是张瑞恒教授,科技处处长是孙卫东教授。在校领导和处长的领导下,我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在这一年中,科技处特别邀请了李廷栋院士、翟裕生院士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来校开展学术讲座,深受学校广大师生的欢迎。由于听李廷栋、翟裕生等院士的地学讲座,我对地学前沿科技成果也有了初步了解与认识。

在这一年中,最令全校师生兴奋、自豪的一件大事,就是我校著名地质学家杜汝霖教授荣获第七次李四



图2 杜汝霖教授(左二)陪同原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右二)考察藁县地质剖面

作者简介:苗泽华,河北地质大学教授(二级岗),翰林管理智库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毕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原河北地质大学商学院院长,2007—2019年连任河北地质大学两届党委委员。兼任河北省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传统文化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喜爱书法、篆刻、诗词和梅花拳。书法别号“漳河迁士”。

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杜汝霖教授的研究成果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等奖 1 项、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 项、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1 项。1990、1991 年分别被英国和美国推荐为世界性成就人物。

杜汝霖教授积极投入前寒武纪地质、地史及地层古生物的研究，尤其是对华北晚前寒武纪地层古生物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是中国中上元古界及晚前寒武纪古生物群、宏观藻类及叠层石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杜汝霖教授撰写的《前寒武纪古生物学及地史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前寒武纪古生物及地史学的新教材。杜汝霖教授长期从事前寒武纪地层和古生物方面的科学研究，做了大量系统的开创性的工作。多次承担国家和部级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的奖励。公认是我国中上元古界、宏观藻类及叠层石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他在国内外发表了 60 多篇高水平论文和 5 部学术专著。曾应邀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行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

他和田立富在天津蓟县长城系高于庄组发现了世界罕见的宏观真核生物螺旋状碳质化石，其同位素年龄为 14.32 亿年，把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宏观后生生物时限向前推进了 2-4 亿年。这是世界公认的最古老的宏观化石，填补了我国和亚洲缺少这类化石的空白，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曾亲笔写信，对杜汝霖团队的研究成果予以充分肯定。此项成果 1992 年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记得，“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不仅将评奖结果予以公示，还来函通知学校。并郑重邀请获奖者杜汝霖教授和学校领导参加在北京举办的颁奖大会。我记得，2001 年 12 月 10 日，学校专门派车，由张瑞恒副校长带队，还有我一起陪着杜汝霖教授去北京参加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颁奖大会。杜汝霖教授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满头白发、两眼炯炯有神。我记得，在去北京的路上，杜老师讲了很多从事教学科研及野外寻找生物化石的感人事迹。我听后，愈加敬重杜先生。当天下午到了北京，颁奖大会接待人员统一安排了食宿。



图 3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为杜汝霖教授颁发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2001 年 12 月 11 日吃了早饭后，我们陪着杜汝霖教授提前半个小时进入了会场。杜老师被会议接待人员引领到礼堂一侧的接待室里。张瑞恒副校长被安排在礼堂相对靠前的地方就坐，我被安排在礼堂的两侧靠后的位置就坐，我的座位离主席台较远。我记得，大概上午九点，颁奖大会正式开始。有主持人主持大会开幕，有领导宣读获奖名单。然后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亲自为每一位获奖者颁奖。当温家宝副总理给杜汝霖教授颁奖的那一刻，我感到非常激动，不由得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颁奖以后，温家宝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参加了颁奖大会。

我和杜汝霖老师一家都比较熟悉。杜老师的妻子王佩贞老师是基础部数学教研室的老教师。王老师性格直爽、仗义直言，我在数学教研室任教时，王老师非常关心青年教师。杜老师的长女杜敏后调入学报编辑部工作，我经常给学报投稿，有时她是责任编辑。她工作认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杜老师的次女杜文是我教过的学生。她学习刻苦认真，勤奋努力。她毕业后曾在学校财务处工作，她待人和气、工作认真负责。后来，杜文和丈夫贺可强教授一起调到了青岛理工大学工作。杜汝霖老师具有长者风范，教育有方，一生奉献，他们一家子都是热心正派之人。每次见到杜老师，他都和我聊几句，言谈话语中透着老一辈对年轻人的关心关爱。如今，德高望重、令人敬佩的杜汝霖教授已仙逝一年半了，想起杜老师生前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不由得令我悲伤万分。杜汝霖教授高尚的师德师风、敬业精神和科研经验是我们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与河北地质大学的不解之缘

刘 颖

(河北地质大学 94 届财会系, 四川 成都 610000)

热烈庆祝母校河北地质大学今年 70 诞辰, 我将自己与母校的奇缘写下来, 以表达我对母校的真挚爱意。

那时是高考前先填志愿, 因为我父亲是成都地质学院毕业的, 所以他辅导我分别填写了成都地质学院及河北地质学院不同档的第一志愿。

1992 年, 对于我来说是神奇与幸运的一年。我的高考录取不断反转, 反转再反转, 最终与河北地院结缘。

一、河北地大缘第一次反转, 失而复得

当年高考分数好像是 486 分, 我并没有上国家统招线, 属于落榜了。父亲鼓励我 1993 年再补习参加高考, 他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 高考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所以他希望自己最心爱的女儿能更上一层楼。1992 年那年, 全国各大高校开启扩招政策, 就降了分, 我的分数在线上, 不属于落榜生了, 这样我就有了被录取的机会。

二、河北地大缘第二次反转, 失而复得

父亲希望我首选他的母校成都地质学院, 但成都地院招生办主任对我们说河北地质学校也有 20 个会计专业名额, 问我们愿意去不? 但我们居然将这件事给忘记了。直到一个月后, 有一天中午很大的太阳, 我在午睡, 睡梦中突然有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呼唤我, 说赶快起来, 快来河北地质学院, 快来河北地质学院。我似醒非醒, 睁眼看着窗外, 太阳好大呀, 但我身体仍然动不了。那个声音挺着急, 仍然呼唤着让我快到河北地质学院来, 他说他已经在河北地质学院等着我了。我仍然动不了身子, 躺着不起身, 但我的眼睛是已经睁开了的。那个男子急躁地呼唤我, 他见我仍不动, 就很着急, 边说着快起来, 边伸长黑色影子的手准备拉我起床, 我想看他的脸, 但看不到的。突然我彻底地从梦中醒

来。立刻想起成都地院招生办主任曾告诉我们河北地院在四川拟招收 20 个会计专业的名额的事来。我翻身起床, 告诉爸爸, 我们去河北地院吧。很明显爸爸也已经忘记河北地院 20 个名额的事情。爸爸认为一个月已经过去了, 20 个名额应该早就报满了, 他觉得我计划报河北地院纯属异想天开。而我天生非常乐观, 我认为也许还有名额呢, 为什么不去问问呢? 爸爸坚定地认为应该没有了, 去问也是白问。我决定自己去成都地院招生办了解情况。爸爸并没有阻拦我, 虽然他认为我只会空跑一趟。本来遗忘的河北地院, 我在半梦中得到了提示。我如果就此放弃, 是真的傻了。我充满信心, 打算去碰碰运气, 我对自己的运气还是很充满自信的。但我并没有告诉父亲, 那个梦境, 那个男孩。我主动出战, 当时成都地院的位置算是很偏僻的, 爸爸告诉了我行车路线后, 我顶着大太阳出发了。转了一两次车, 我提前下错了站, 我就顶着大太阳走了两站路, 路上差点中暑了, 但强大的向往, 梦想让我坚持走到了成都地院。这也是我第一次像大人一样独立地与领导, 长辈交流。当我向成都地院的招生办主任询问河北地院 20 个名额还有吗? 我想报这个学校时。主任很高兴, 他告诉我, 20 个名额都在, 我是第一个报河北地院的人。告别成都地院招生主任, 我将好消息带回给父母。爸爸口里并没有表扬我, 但在他心里应该觉得也不可思议。他是个悲观主义者, 而我天生是乐观主义者。自信与坚定, 也许是创造奇迹的基石吧。“在家安心等河北地院的录取通知书吧”, 这是成都地院招生办主任的告诉我们的话。

三、河北地质大学缘第三次反转, 失而复得

日子又安安静静地过去了 10 多天。有天, 非常意外地, 偏巧不巧地听到一个消息, 说也许我的录取通知书等不到了。时间也被我掐得太准了吧,



图1 毕业前夕与同学的集体合影

早一天听不到，晚一天也许太迟。所以第二天，我就带着爸妈去成都地院招生办询问主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成都地院招生办主任说：河北地院因为四川这边报名的人太少而大怒，一气之下收回了四川这边的全部名额，全部放给了新疆。也许河北地院这边真的有些失望，认为兄弟学院这边为河北宣传招生太不得力了。主任打通河北那边的电话，小心翼翼地为我这个名额争取着，看能不能给四川放一个名额过来，就一个。河北地院这边询问了几个问题，关键填的是河北地院是第一志愿吗？都对上了。河北地院方终于同意放一个名额，其他名额全给了新疆。所以我们年级四个会计专业新生班，新疆同学比较多。河北地质学院录取通知书终于拿到了！我真的是一位幸运儿！

四、到母校

有朋自远方来，第一次出川，我第一次独自坐火车从成都到石家庄，开启了独自人生之旅。

这次独立石家庄之行，为以后我成为旅游达人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石家庄火车站门口等学校校车时就遇到了从辽宁过来的方青梅、张美华表姐妹俩，当方青梅在火车站远远看着我时，她就觉得如果我也是会计专业的就好了，如果我们同班的就好了，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缘分就是这么神奇，我们真的是同专业同班同寝室上下铺床的好姐妹了。同为顽皮搞怪的我们度过了美好快乐的青春时光。毕业时，为了见证我们永远的友谊，方青梅提议说，我俩取个名字吧，见证我们这段校园深厚的友谊。她说就当是一种联接，一个念想，一个证明吧。

这个提议非常棒，从此蹦蹦跳跳两姐妹就诞生了，我年长点叫蹦蹦，她年小点叫跳跳。虽然我们天各一方数十年，

双方仍然记得蹦蹦跳跳这个名字联系着我们的，见证着那段美好的友谊。河北地院历史传承下来的美好：认老乡，级级传承下来，所以河北地院的同学都非常团结。前几日，一个成都地院毕业的人说，你们河北地大的人真的很团结。在学校，除了认识了全国各地的同学外，还有四川省上下年级的同学。在学校时，联络多，毕业后，回到了成都，也成为了这一生主要的朋友缘，还有毕业后不断认识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

感谢母校，给了我们一生的美好……

从宣化古城刚搬到石家庄不久的河北地院，是崭新的，先进的高校，当时的宿舍就是领先全国的，率先实施公寓化管理，四人或六人一小间，五间为一套房，配有大洗水房及厕所，入学时，只需要带上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及衣服就轻松入驻了，是当时全国数一数二先进的、人性化的、漂亮的公寓。听说当年清华大学都来观摩过河北地院公寓化管理模式。当时成都基本没有这样的高校宿舍，大多是通楼，一层楼一公厕。我们毕业后，九几年有一部青春偶像剧就是借用了母校一间女生宿舍拍摄的。2019年，我回母校，偶遇一个四川籍的在校女生，给她讲起母校的这段历史，她陡增起自豪感。这就是我与河北地院的奇缘，感谢河北地院给我们文化知识外，还给我们青春留下了这浓妆粉墨的仪式感。遗憾的在校园没有找到那个在梦中指领我来到河北地院的年轻男子，没有在最美好的时光谈一场纯真、纯情、轰轰烈烈的校园初恋。但结交了一生的兄弟姐妹们，这是一生的缘分，感恩母校！后来我与同样有神话色彩的初恋，神话般的相遇相知相恋，却源于河北地大人，算是兜兜转转圆了那个梦境。希望心爱的母校越来越美好，前途似锦！更上一层楼！



图2 2023年母校领导到成都看望校友，与部分校友合影

母校记忆

张玉莲

(河北地质大学 会计学 98 届, 重庆 400000)

一、北上大学

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终于拿上了“绿卡”。暑假里与同班的黄同学,约好一起出发北上。

他,人大,去北京。我,地质学院,到石家庄。我们俩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没有人陪,也没有送,坐公交车辗转到重庆时天已黑乎乎的。我们俩就蹲在火车站守着自己的行李,一直到天亮。

在晨曦中,我们买了票,一起挤上了去往北京的绿皮火车。一路上领略着风景的变幻,丘陵到平原,绿意盎然的南方到有些萧瑟的北方,有些怅然,更多的是对即将去到的大学及大学生活的一份期待。

第二天黄昏,火车到了石家庄站,我与黄姓同学挥手告别。后来,黄同学在信中说,他本还有些担心,相信吉人天相。



图1 原石家庄火车站北站售票处

二、吉人天相

是的,我吉人天相。

走出火车站,天色已晚。录取通知书上说学校在“小马村”附近,负责接站的已下班了。生在乡野的我,倒也不怯场。反正都是人,人嘛,总是有



图2 原石家庄火车站北站出站口

相通的地方的。我就这样想着,大摇大摆地往前走,无所畏惧。

出站口有很多接站的人,熙熙攘攘,他们手上举着招牌,高声地吆喝着。

我直接走向举着“武警招待所”牌子的武警,我问他是否可以住宿,他说可以啊,他们就是出来接这些要住宿的回招待所的。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川普,就是将四川话硬拐了一个弯的腔调。

他要帮我提行李,我说我自己可以的,然后就跟着他一起到了招待所。我登记好,放下行李,好心的武警说陪我出去吃晚饭。

我们一前一后,他带着我找到一家吃饺子的店面。我们边吃边聊,他姓王,来自于河北邯郸,第二年就要退伍了,家中有一位姐姐,也在石家庄上大学。

我不知道如何坐车到小马村,他叫我不担心,到时送我到学校,说不远。

我高兴地应允。我确实是吉人啊!

三、最初的母校

第二天,在武警同志的陪同下,我们坐6号线公交车顺利到校,他把我送到校门口就自己返回工作岗位了。

河北地质学院的大门,就这样敞开在我的面前,我与小马村,与河北地院的老师、同学们,河



图3 刚入校的我

北地院的南苑、北苑餐厅、图书馆、教学楼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

带我去报到的是一位老乡，很遗憾姓啥名啥一点也记不得了，报到结束，标志着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晚上见到了郑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老师说，如果有想为班上付出的，可以去担当。后来，我毛遂自荐，当过一段学习委员，再后当过一段英语科代表。

学校很大，主楼、操场、教学楼……对我这个从乡下走出来的人想来，刘姥姥进大观园，差不多就这个感觉。

财会系的女生们，住学一楼。

学校按报到顺序安排的宿舍，我与清莲（甘肃）、占卫（河南）、梁君（甘肃）一起住的一间，成了最初的舍友。带着各自的家庭基因和生活习惯，还有我的川普及藏在骨子里的自卑，我们最初的相处并不是很畅。



图5 假山上的我



图4 占卫、梁君、清莲、我

我们在妥协中适应，总算圆满地完成了磨合期。这不，军训空隙，我们还一起拍下了“全家福”。多年后再相见，情深谊浓。

四、难忘的室友

军训结束，我与室友们搬到了以班为单位的宿舍，随后有了各自的新室友。

学1楼3单元4楼2大室5小室，成了我们的新“家”。

三位室友。两位来自江西的漂亮妹子，凯玲和海青。海青温婉非常有主见，凯玲端庄，有思想，她俩是来自城市的孩子。一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妹子，丽新，性格沉稳大方。我呢，大大咧咧。

海青年龄最小，我年龄最大。海青、凯玲、我，三人在一起的时间多，我与海青一大一小相处时间更多。丽新与相邻4号宿舍的玉香同学结伴的时间较多。

凯玲动作麻利，人高手长，上课上自习占位置



图6 左起：清莲、海青、我、凯玲

那是好手。啪啪啪，三本书，齐刷刷地就飘出去就占了三个位置。我人矮，常坐她俩中间，一肩挑两位漂亮的妹妹。

我们几人的学习力一直还好，尤其凯玲学得最是认真。

与室友们，除了上课，课余也常在一起。

我们会一起去赶集逛街。刚开始吸引我的是小马村的方便面，2.7元可以买一大包，里面有五六个面饼，买回来可以直接当零食吃。豆腐乳也特别好吃，一大罐，吃馒头时，取一块夹在里面，香。

我们会一起去食堂，食堂里的小米粥，玉米粥，还有长状的甜饼，结实的馒头，都是我的所爱。一般我们是将饭菜打回宿舍吃。偶尔，我们会溜溜地在餐厅里找位置坐下吃，顺便看看餐厅里走过路过的帅男美女。

我们试着开小灶，偷偷买了一台小煤油炉子，趁宿舍管打盹的当头炖上一小锅冬瓜排骨汤，弄点小火锅。为自制茶叶蛋，将海青带的茶叶倒了半包一起守了大半个下午……终归没有躲过宿管老师的火眼金睛。有一次，我们被逮住了一个正着。按当时规定，私用火将面临开除的代价。我们被吓坏了，一起向老师求情。还好，宿管老师看在我们几个平时总是笑眯眯的礼貌的份上，加上是初犯，豁免了我们。



图7 毕业前与海青

从那以后，我们不敢再犯了。

学校的小树林开发出来后，有了可以喝夜啤的地方。我们会在夏日傍晚约着买上两元钱一大壶的啤酒，就着一盘田螺慢慢悠悠地喝起来。

我们偶尔会偷偷地逃课回到宿舍，买上一包瓜子，一起慢慢地嗑，一起聊天或是各看各的书。我们的聊天是有一搭没有搭的那种，聊的内容天南海北，云里雾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起



图8 毕业四人合照

聊，而且话题可以重复，也可以随时中断，终不影响交情。

后来，海青与凯玲恋爱了，她们不约会的空档，我们依然可以一起进食堂，一起上课堂，一起逛集市，一起叽叽喳喳。

夏日里，到集市上抱回一个大西瓜，我们将西瓜分开两半边，几把勺子一起在西瓜里挖着，用洗脸盆接西瓜籽，吃得热热闹闹的。

每天清晨，三只小猪还在被窝里，习惯早起的我，总会一个人去外面走走或是去混在别人的队伍里去打一会儿篮球，然后买上早餐带回宿舍。凯玲笑称我是一只打鸣的公鸡，总是催她们该起床了。

与海青一起学织毛衣，我好为人师，总想纠正，她总要坚持，特有主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凯玲送我“小米”的呢称，我欣然接受。毕业后，没人再叫我这个呢称，而我，记住了。

丽新在放单飞回宿舍的日子里，也会加入到我们中来。卧谈会，一个不能少。



图9 大雪，欢喜了我



图 10 “八一湖”活动

大四的某天开始，周末我去家教，她们各自放飞；平常的日子里，依然有那么多的时光赋在一起消遣。

学校后面有一小块地，我与海青发现那儿有一棵无人问津的无花果树。树上面有一颗红了尖的果实，我们算着日子，待熟透了，跑去轻轻地摘下来，一分为二，放进各自的嘴里，相视一笑。

我们会一起分享家乡特色，海青带的茶油，凯玲带的莲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彼此包容，友爱相处，四年光阴，回忆了一辈子。

五、永远的同学

第一次进班级教室时，大家自我介绍，海青唱了一首《祈祷》，记忆深刻。无人知道的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伙伴遍及天涯，从不寂寞，从不烦恼。我喜欢这首歌的意境，五音不全的我，给第一次见面的全班同学唱了一首《小草》。



图 11 左到右：我，启英、葵花，良玉、改枝

就这样，我与94311班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班19个女生，17个男生，男女比例正常，班上活动较多，氛围较好。

印象深的是大一告别晚会、野炊、男生寝室团建、八一湖划船，植树。

大一告别晚会，应该是时任班长高铁柱（内蒙



图 12 拍毕业照的女同学们

古）同学出的主意，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拉回来的一大车西瓜。我们在操场上，全班同学围着吃西瓜。记不得当时有什么节目，啃着西瓜，联想到与我亲爱的室友只还有三年的时间在一起了，有些伤感，我与海青相拥而泣。

野炊，全班同学租着自行车前往的，去的是哪一座山已记不得了，做的饭菜好像都不怎么熟，脸上都有些花脸，大家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感谢老戴，那次野炊载着不会骑自行车的我，一路颠簸着，来来回回。

我们班搞团建，女生集体到男生宿舍吃火锅，男生喝白酒，女生喝啤酒。

我逞强给女生争面子，喝了啤酒的状态下，在男同学们的鼓动下，端了一小杯白酒随口喝下。哪知后劲十足，返回下楼梯时头重脚轻，记得是艳华同学扶我下的楼梯……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到了醉酒的滋味。

回到宿舍，吐得我肠子都要出来了。第二天，楼上二班的李宁同学约我一起逛街，我都无法成行，她陪着我喝了点稀饭，稍微安慰了我头一天倒空的胃。

感谢我可爱的男同学们，用他们的方式，教会



图 13 我与坤坤

了我“酒不可乱喝，话不能乱说”的人生道理。

与同学们一起植树，男生挖坑，女生扶苗。我看着树，想着待树长大，我们天各一方，还有些伤春秋呢。

同学之间互帮互助是常有的事。我与坤坤一起去沈阳见我高中的老同学杜（后来成了我的爱人），还是常波同学帮我买的车票送我们上的火车。

财会系五个班（三个会计班，一个体育特招班、一个审计班）常一起上课，我们都成了同学。刚提到的小精灵般的李宁（湖南长沙）和体育班的辛立平（河北辛集）在一来二往的交往中，成了好朋友，好姐妹。



图 14 李宁与我

我的同学们，给我的大学生活，给我年轻的画布上添了各色图文，或浅或深，构成一幅专属于我的记忆，一直珍藏。

一天是同学，永远是同学。

六、厚重的师恩

在家庭比较困难的条件下，齐老师协助我申请免了大三大四的学费，解决了我学习上的大障碍。每年的奖学金算是锦上添花，顺利完成学业。



图 15 刘建勋教授

学校有两位别厉害的会计女老师（一位姓李，另一位记不得姓了）她们秀外慧中，上课特别认真，授我们知识，还给我们讲了很多如何当好一个会计的道理，让我受益匪浅。

德高望重的刘建勋教授（已仙逝），教我们地质会计课。在毕业分配时，川局希望分配过去的是男生。刘教授给他的学生打电话，说服川局人事一定要收下我这名女生，说女生也能顶半边天。

毕业前，我与海青一起去齐老师家里吃了一顿“羊肉泡”，见过漂亮的师母和他们的儿子。



图 16 雪中合影

左起：晓丽、红玉、我，晓琴、泽芬、宪辉、海燕

老师们在课堂上总是认真地授课，苦口婆心的场景很多。记忆最深的是郑秀莲老师在课堂上说我，作为英语科代表要带头把会计英语学好。多年后，在外资企业上班，总想起郑老师。

师恩难忘。

七、亲切的老乡

一同进校的本专科四川老乡 23 个，其中女生 7 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图 17 某年的老乡会合影



图 18 毕业前与小龙合影

晓丽来自南充，与我关系很近，一起两年。财会系的几个女老乡，大课小课低头不见，抬头见，情谊见长。红玉是计统系，学四楼，我与她会常走动。

总体来说，老乡们关系都很好，男生女生常组队串门，常开老乡会，一起烫火锅，一起说四川话，用兄弟姐妹称呼更合适。



图 19 毕业前与张兄合影

同班的老乡小龙，大学四年，一直姐弟相称，承蒙照顾。

八、温暖的离别

毕业前的夏夜，我与凯玲一起坐在学校大操场旁的看台上促膝聊天。记不得聊的什么具体内容，但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心与心的交流的感觉一直记得。

欣慰的是，海青与凯玲在大学的恋爱终修正果，双双把家还，直到现在，他们都在长相守着当初的选择。

因为害怕离别时的伤悲，离校前，我没有与任何人正式告别。那天傍晚，我趁三位室友出去了，一个人拉着行李，走出了宿舍。南苑餐厅旁，遇到计统系的张兄和郭兄，他们是我走访老乡时认识的

同一年进校的兄弟，见我拉着行李离校，说怎么也要送我一段。

在火车上，因为聊天忘记了时间，他们没有下车，直接陪我到了邢台火车站。

多年后与他们线上聊天才知道，他们那天刚从校外回来，身上没有带什么钱，一直饿着肚子，依然觉得送我那一程很值得。

于我，一路上与兄弟们，聊天所带来的温暖，某种意义上释放了我不愿意去面对离别的伤感。

九、结语

母校的那人，那物已走远，而那记忆一直在。母校老师传递给我们的知识，培育的学习能力、与人相处的包容、被各种爱陶出来的气质、厚重品格一直在，且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走出校门后，我和我记忆中的人都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少有交集，各自品尝各自的悲喜人生，愈挫愈勇。

在母校 70 周年庆典来临之际，忆起在校时的点滴，温暖如昨，感谢陪我走过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更感谢给我指路的所有人生导师们。

作为母校培养出来的万千学子中的普通一员，我为母校骄傲。真诚地祝愿所有的校友们得如所愿，幸福美满。

预祝母校 70 华诞庆典取得圆满成功。

祝母校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图 20 与郭兄合影



图 21 毕业前旅行颐和园

一次难忘的同行

北 崖

(河北省廊坊市国资委, 河北 廊坊 065008)

一对妙龄师兄妹的青春作伴,一段从古城到山城的旅程,一次普通而短暂的同行,却让作者难以释怀,在记忆深处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古城地院读完大三,实习也结束了,要放暑假了,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而就在此时,一位比我低两年的女生——20岁的小老乡,却要跟我搭伴同行,我有些意外、犯难,不明其由。

其实从小老乡入学以来,我与她接触并不多。那是在欢迎他们入学的老乡聚会上认识的,平时校园里遇见了打个招呼,再是放寒假,我跟其他几位老乡与她同行过。我们曾经在北方严冬的季节里,乘坐火车深夜到达家乡的小站,我们一起在寒冷的候车室里哆嗦着、跺着脚熬到天亮,在天刚蒙蒙亮时去长途汽车站排队买车票,各自赶上回家的早班车。她家与我同在一个地区,同在一个小站下车,同在一个长途汽车站转乘汽车。

这次暑假,我有自己单独的行程安排,自然不能与老乡们搭伴同行了。我不直接从古城乘火车回家,而是先顺道从古城去山城见一下从老家来山城打工,跟我家沾亲的一位弟弟,之后我再从山城乘坐火车回家。我想,或许小老乡因我的这般周折,不会跟我同行了,她会找其他老乡同行,直接乘坐火车回老家。我感觉不便与她同行,主要原因是只有我俩男女生,不太方便;再是平日里观察的、听闻的,由于她相貌、身材好,已经有好几位男生追求她,我不想卷入到这种纷争之中,带来莫须有的误会。也许她也是一种逃避,偏偏不跟追她的男老乡一道回家,而非要跟我走,我去山城,她也要去。我不便再三推辞,便退一步自我开导,心想,我们有缘在大学里老乡一场,人家女孩子信任咱,当作大哥,搭个伴,本也无可厚非,再正常不过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单独和一个女孩子长途出行过,我可能会很不自在的,我只能勉强答应了。

我们从古城乘坐长途汽车去山城,坐长途汽车是在古城影剧院、照相馆的街边,算是临时的长途汽车站,离学校不是太远。当我到达长途汽车边上时,追她的那好几位男生骑着自行车也齐刷刷地赶到了,都热情地、殷勤地为她送站、候车,跟她搭讪,其中就有我的那位男老乡,还有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剩下的是其他班不熟悉的男生。这位男老乡和我班的这位同学都与我平日里关系不错,可能也有送我的成分,但我明显感觉到,他们主要是送我这位小老乡。我此时的身份只是小老乡的一位同行者,负责路途安全,或照应些什么,只负责同行到家乡的小站,各自再坐长途汽车回家了事,就算完成任务了。

上午十一时许乘长途汽车从古城出发,是美丽的艳阳天,十分晴朗,风和日丽。她穿一套浅蓝色碎花的连衣裙,身材苗条,亭亭玉立。那辆长途汽车中间是过道,两边都是二人的座位,我让她先靠里边车窗的位置就坐,我迟疑着坐在外侧,觉得如果坐在前排或后排,不太妥当,这样坐着,可以起到保护她的作用。我很不自然的,更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自从上车,她一路上不停地说话,说野外实习住着大通铺的宿舍,放在枕头下的钱丢了,还说同学之间发生误会,有点小别扭,云云。许多琐碎小事,给她带来了烦恼,似乎是在诉苦一般,不免让人有些同情、怜悯。她的倾诉,正好也打破了彼此的尴尬,也让我产生一种什么责任感似的,不得不安慰、劝导她,让她开心。劝她与同学们搞好关系,多一些包容、理解,遇到委屈多忍耐一些,不要太计较,减少一些误会,就会相处融洽,就能与同学们一起快乐学习、生活。当她说起一些开心事时,彼此便会心生愉悦,都是用我们老家的方言,交谈比较顺畅,并未感到有多少不自在、不方便,尤其是在没有其他熟人的环境里,我逐渐更加放松自己。我不时欣赏着窗外的风光,那

是盛夏的季节里特有的一片翠绿，回家的兴奋加上旅途的快乐，感到景色更加迷人，令人心旷神怡。客车在蜿蜒起伏的公路上行驶着，时而颠簸几下，我们一路上愉快地说着聊着，不知不觉到了山城。

见到了我的弟弟，我感觉到弟弟异常的热情、勤快，全然不像以前我一个人来时那样。他先是带我们到饭店吃饭，再是因他打工的单位离著名的万里长城第一门不远，又带我们去游览一番。他的无端的热情和流露出的表情、眼神、言语等信息，明显他是误会了我俩的关系，让我有种跳入黄河也洗不清了的错觉。

我一再解释，我们是老乡，放假回家，结伴同行。生活中往往会是这样，单独和一位异性出行，呆久了，人们就会想得多一些，我也会预料到这种结果。我还有预感，那么多人追她，我告诫自己一定不能掺和，我们一起的旅行注定会只有这一次。

告别了弟弟之后，我们乘坐公交车到达山城火车站，计划从山城站乘坐下午五六点钟的火车回家。排队上车时，我适当地保护着她，生怕其他旅客挤到她。当我用手臂挡在她身后时，被旅客挤了一下，我的手碰到他的后背，她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头，我有些难为情。那时的火车站都是低站台，需要爬几层车厢的台阶才能上去。

上到火车车厢里后，我们很快就被追小老乡的男老乡找到了。这位男老乡应该是事先打听到我们乘坐的这一趟火车，他从古城上车，专门乘坐这趟火车回家，显然是刻意经过山城站来接应她的，于是他纠缠着她谈了起来。那男老乡再三邀请她去他家，她没有答应。看着追她的男老乡那么虔诚、那么执着、那么急切，甚至是祈求，甚至还带有一丝劫持的意味，分明把我们旅途的快乐都劫持殆尽。我不知该说什么、怎么办，我始终无法理解，那位男老乡为何如此执着地追求，怎么那么痴迷、痴情，穷追不舍？爱情是自私的，自私到不给女孩充分的考虑时间？这反而令我产生一丝丝的好笑和藐视。我适时尽快脱身，找借口走开了，不应该当电灯泡，打扰他们。我又如释负重，应当不再有我的什么事了，也不用我照应她了，已经有人照应了，而且会照应得更周到、细致吧！我的任务就这样提前完成了。乘坐火车到了家乡的终点站后，再是去

长途汽车站，各自乘车回家。一场别样的旅行就这样结束了。

新学期开学，在校园里，可以经常看到小老乡与她同班的男生成双成对地在一起，这难道是小老乡火速地、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谈起了恋爱？并且是公开的！封建、保守、木讷的我一向很忌讳单独与女孩子长时间地谈话，说事，更没有勇气单独与她交流想法，因此，我没法确认她对恋爱、婚姻如此重大的事情是否充分想好了，莫非是为了逃避什么而轻率为之？我自身对爱情的理解和认识也是门外汉，是懦夫，一片懵懂，我又能多说什么？能给她多少重要的参考意见？无能为力，不知所措！所以对所有的同学、老乡，都避而不谈此类话题，只是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

第二年7月我毕业离校了。通讯不便的年代里消息闭塞，加上毕业后那些年忙于工作、生活的各种事务，我顾不上想起、打听往事。毕业后许多年的一个偶然机会，我跟小老乡的同学问起了小老乡的情况，才知那位小老乡毕业后随她同班男友分配到北疆的一个大城市工作了。后来，她生活和情感上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坎坷，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美满的归属，在南国的一个城市里工作。毕业30多年来未曾谋面，具体详情也不便打听，不得而知。

也许正如人们所说，漂亮女孩命运里注定会拥有许多优越、开心、快乐，同时也会伴随着较多的烦恼和波折吧。俊俏本身没有错，漂亮自然应当是无辜的。

我常自问，是不是我当初为作师兄、老乡、大哥，在大学校园里没有好好地关照她？是不是只当作旁观者，没有能力保护好她？

在岁月的长河中，我每每想起与小老乡从古城到山城的那一段同行，心里就会暖暖的，耐人回味的，尽管只有四十多公里的旅程，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可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与一位妙龄俊俏女孩同行，是一次纯洁而愉快的同行，一次温馨而美好的同行，一次终身难忘的同行！

谢谢你！与我同行。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祝福你！小老乡。

那些年轻的岁月

韵 红

(中石化新星石油公司, 北京 100089)

《达观博物文学》发出校庆特辑征稿启事, 打开一看, 母校七十年华诞就在今年。永远的芳华……那年轻岁月的点滴一下涌入脑海, 我们的青春, 在那座边塞小城演绎出的芳华, 在那四年后延续至今的故事……



图1 育志廊前合影

1984年9月, 一行五人从西宁火车站出发, 欢欣雀跃。绿皮火车哐唧唧的到了郑州, 感觉像是调了个头又回去西宁了, 外边的景色却完全不同。华北大平原一望无际的疏朗, 满眼青纱帐的绿浪, 兴奋劲还没过去, 到北京了。其实, 记得那趟列车从西宁到北京运行时间是四十四个小时。到了北京站, 女同学负责看行李, 男同学负责签票, 我们顺利到了素有“京都屏障”之称的宣化—皇城墙路—河北地质学院。

学校建于1953年, 由李四光、何长工选址塞外古城宣化市(现为张家口市宣化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 1955年更名为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 1970年更名为河北省宣化地质学校; 1971年更名为河北地质学院。当年招生只有三个系—经管、地质、水工, 学校门口一栋白色的大楼上写有“物探系”, 但那年没有招生。我所在的经管系分财会专业和计统专业, 计统专业两个班, 在一个教室共读两年, 大课和财会三个班的同学一起,

在联九上课, 联九上课是要占座位的。说起联九, 总是离不开季青, 因为开课前匆匆进入联九的我, 踏实着呢, 作息规律的季青永远在联九早就放置两个坐垫, 那时上课除了拿书本, 也拿个坐垫。



图2 2005年, 我和季青在母校花园歪树下

季青姓王, 是学校教师子女, 不住校。我俩同班同桌两年, 前几个月几乎没有说过话, 客客气气地一桌坐着, 沉默着。是矜持还是羞涩, 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 可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生的挚友。

季青是个非常踏实充满爱心的同学, 世事浮躁不影响她的沉稳, 秉持的本份让她踏实一生。犹记上大三时, 我们都被选中进入校排球队, 参加河北省大学生排球联赛。已经故去的王建华老师负责管理我们球队的训练。宣化虽然不热, 夏天超负荷的训练也是够受的。有次训练完我突然就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坐在小食堂边的球场边, 季青在边上, 笑嘻嘻的说: “王老师说你就是瞬间缺糖了, 已经给你喝了白糖水, 醒来就没事了, 走吧, 咱们吃饭去。”我瞬间被她没事一样的笑感染了。毕业后的季青分配到了化纤厂, 到退休她一直在厂里做着车间生产配置计划的工作, 收入不高。以前不能经常上网, 偶尔电话交流她总是知足乐呵, 而在同学故去组织捐款时, 她是毫不吝啬, 不理睬左顾右盼出

来的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具体数字。2020年疫情期间，她在北京照顾公公婆婆，解封后急着回保定，她的老父亲出了状况需要人在跟前照顾。我跟她说：“别坐火车了，我送你一趟，当天来回，我也遛个弯散散心。”她回答：“那不行，到了保定不进我家喝口水，我心里不踏实。”一个踏实陪伴了她几十年，现在的她踏踏实实的在河北地大家属院父母家照顾着九十多岁的父母，这份踏实的爱心是与生俱来的吗？她生于宣化地校，长于河北地院，工作结束后又回到地大。学校几经变迁，但那份展现出来的踏实一直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她风轻云淡的笑依旧在我脑海里，也呈现在如今满头白发的她的脸上。那个排球场在冬天就是冰场了，不知哪位同学还记得冰场上摔倒的模样。



图3 2003年同学聚会

说完了季青，老九的面孔一下跳入我的脑海。老九很聪明，在学校时学习对她不是难事，针线活也做得特别好，那时缝被子，全宿舍女生就她缝得最整齐。遗憾的是生了病，休学一年后分配变得艰难，她辗转到了唐山一个小学校当老师。喜欢孩子的她干得是认真乐呵，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评为最受孩子欢迎的班主任。2005年宿舍同学回宣化聚会时她自编的打油诗让我们笑破肚皮。可命运也是常常去折腾聪明人，旧病又一次找到了她。经年的奔波治疗下来，她已经是对自己的病情了然于心，病魔来时的难受她自己承受着，病魔去后的欣喜她总是开心地告诉宿舍姐妹。前几天接到她发的消息“五姐姐，我又好了，我很坚强，比张国荣坚强。”我心里一下轻松了，她又艰难地过了一关。与同宿舍的姐妹说起来，在唏嘘她的病同时都在佩服她的坚强。这份坚强就像地质院校的我们实习时画过的那些岩石剖面，历经千锤百炼，本质不变。记得有次84级北京同学聚会，郝会长说“我知道我就是河北地院毕业的学生，我就用学校学来的知识结合我的爱好一直做一件事情”。



图4 联九门前

这份踏实！这样的同学一个个在我脑海里过着，在学校、在单位、在同学交往中，在师生同事时……不在乎都在做着哪种工作，踏实积极达观博物。再回看一起从西宁到宣化的几个同学，各自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做着不同的工作，遇到各自的事情，经历各自的人生，也许多年都没有一点音讯。可电话声响起时，你依旧是你，我依旧是我，我们依旧是那几个一起在绿皮火车上分享茶叶蛋的同学，这份牵连全在于我们都在河北地质学院学习生活过。疫情开始时，武汉的同学首先遭遇了病毒的侵袭，丢下爱人孩子走了，同学间的关爱由老何的一个倡议构成了具体的帮扶。曾经的班长林教头在班级群里清点着人数，说“一个都不能少”，虽然教头远在异国，也早早离开了地质系统，可那份凝聚力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在河北地质学院学习生活过四年的芳华。



图5 2003年同学聚会

苗泽华老师就“达观博物”四个字的历史根源和含义追踪专门出文讲明白了。“达观博物文学”公众号在几个师妹师弟的努力下也一直平稳地运行着。我以此文祝愿，曾经芳华时在河北地质大学吸收的精华陪伴我们永远芳华。

《勘探队员之歌》我的最爱

吕怀英

(河北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 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 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就是这首《勘探队员之歌》, 我对她情有独钟。这首歌的旋律铿锵有力, 歌词朗朗上口, 唱起这首歌就会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唱起这首歌就会信心满满、干劲冲天。

1965年考入宣化地质学校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 入学后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勘探队员之歌》。课间校园里总播放着这首好听的歌。火热的年代, 热烈的氛围让人陶醉, 催人奋进。记得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是廖德杏老师, 她睿智精干, 长有水灵灵会说话的大眼睛, 带领我们徜徉在祖国地质事业的洪流中。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心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 阔别热闹繁华的大城市来到雪花飘飘的北国, 辛勤耕耘, 默默奉献。还有我们的辅导员谭志敏老师, 以身作则、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 深深地感染我们, 谭老师和我们打成了一片, 亦师亦友。语文老师伊瑶华, 讲述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时的精彩印象深刻, 伊老师描述祖国江河壮丽、山川锦绣时的飞扬风采和神韵让我至今难忘。教我们矿物岩石学的杜汝森、陆幕松老师, 妙趣横生, 娓娓道来, 岩石的形成、构造、识别, 是那么的耐心, 那么有条不紊。徐佩贞、穆云章二位老师更是待我们像自家的孩子一样, 不仅手把手教我们做化学试验, 还吃到她们洗的干干净净的大红苹果。前几年和石家庄的同学一块回母校去拜访二老, 可已叫不出我的名字, 只记得绰号“小胖子”。此时此刻, 不由得眼泪夺眶而出。

干地质的必须有强壮的体魄, 身心健壮才能更好地胜任这项既艰苦又荣光的事业。那个年代虽然条件有限, 但体育教研室的老师们想尽一切办法,

自建滑冰场, 每每下课后, 我们都在冰场上飞舞。我还是校队乒乓球队的成员, 课余时间总和同学一块挥舞几拍, 那时的兴趣爱好一直坚持到古稀之年的今天, 夏战三伏, 冬练三九, 风雨无阻。

带领我们野外实习的王宪瑜、王乃宗老师, 在宣化张全庄金矿和同学们一样, 住老乡家全年闲置的旧房子, 睡大火炕。我们实习的内容是修路、平地盘。光秃秃的山上本没有路, 老师带领我们用镐刨、用铁锹铲, 有的草根和荆棘实在难除, 只好徒手使劲拔, 手上都磨出血泡。平一个地盘, 光石方少的50~60方, 多的更甚。大山上全是基岩, 坚硬极了, 只好打炮眼, 装炸药放炮崩。徒手把钢钎, 32磅的大锤砸下来, 双手虎口震的生疼, 咬着牙坚持。我还和一个广东籍的师傅学会了点炮捻儿、放炮。放炮的活可考验一个人, 既要胆大心细, 又要沉着冷静, 决不能漏掉一个炮点或出现哑炮。炮崩后的大块小块石料全靠双手搬运, 几个人合伙一起抬, 赤日炎炎汗流浹背。老师和我们互相鼓励, 争先恐后, 克服种种困难。那真是路修好一条又一条, 地盘平了一个又一个, 既满足地质上的要求, 我们也圆满地完成了实习任务。

短暂的四年多在校学习生活, 和老师朝夕相处,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友情。老师们教我们课本上知识,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还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 要树立远大的理想, 坚定自己的信念, 学会自强、自立。老师谆谆的教导永远铭刻于心, 并且终生受益。

母校是我生命中的摇篮, 短暂的四年半学习生活, 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成熟成长了许多。母校“科学严谨、厚德奉献”的教学理念, 老师谆谆的教导, 为我以后的人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实现自我价值, 自强自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多次梦里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 梦里在9号、10号楼之间

嬉戏，在图书馆楼上编排文艺节目，在矿物标本室因一块孔雀石而和同桌争论不休；更甚的是梦见葡萄园的葡萄还是那么的甘甜……

伴随着这首《勘探队员之歌》从宣化地质学校唱到河北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在3号机当一名女钻工，和男钻工一样建塔、拆塔，肩扛5米多长的钻杆上山，背废旧的钢粒钻头下山。1971年，队上成立“女子三八钻机”就开始带班，从班长到副机长（兼材料员）。拆建塔是我们的第一道难关，不论是18米高的铁塔还是23米高的管塔，三百见方6米长的机台木稳好底座，绑好沙杆，带上扳手、尖锥等工具，抱一个塔角从底座一层层往上安装，建到四、五层时难度就更大了，斜拉手角钢轻些，但横梁的重量让人拿不动，只好用脚勾住塔角，以大腿面做支点，右手按角钢的下端，左手将高高翘起的一端递给对面塔角人。每每建好塔后，身上手臂、大腿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塔塔如此，年年如此。每当建到塔顶，固定好天车，拧紧最后一颗螺丝，头顶蓝天，脚踏白云，高高举起紧握扳手的双臂，坐在塔尖上情不自禁的高唱，“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此时此刻，汗水、泪水，激动、自豪，共同交汇，心潮澎湃；抬头望苍穹，云在慢舞，仿佛身体和钻塔也在随着云彩慢慢的转动，那种朦朦胧胧腾云驾雾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都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峥嵘岁月里，我们“三八钻机”的女钻工们个个都是巾帼不让须眉，不忘初心，以平凡创造非凡，意志坚强，砥砺前行，以特别能吃苦，担负国之使命；以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彰显国之精神；以特别能奉献，实现国之梦想。我们女钻工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大矿立功为荣，我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三光荣”“四特别”的精神。“三八钻机”成立以来，年年保质保量超额完成局、队下达的钻探任务，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年年被评为先进集体，还派代表去北京参加了“全国地质系统工业学大庆”表彰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华国锋主席的亲切接见（这张大照片就在母校）。殊不知在这诸多的鲜花掌声和荣誉背后，包含了我们“三八钻机”每一位女钻工们多少艰辛的汗水和泪水。那

么多年的野外作业，女钻工们细嫩的双手磨出了老茧，秀丽的容颜尽显粗糙。住的是透风漏雨的活动房子，喝的是装过柴油大罐的水，不论是七月流火的三伏，还是滴水成冰的数九，每位女钻工都像那铿锵玫瑰一般永不褪色。我们也有提钻后岩心见到富矿高兴的疯狂，也有站在高高的钻塔顶纵情放歌的豪迈。我们的足迹留在了张垣大地上。

就是这首《勘探队员之歌》，我从宣化地质学校唱到河北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从不谙世事梳着两根麻花辫子的小姑娘，唱到两鬓斑白的古稀之年；从桑干河畔唱到坝上草原；从野外分队唱到勘探机台。唱着这首歌，清晨我们迎着火红的太阳出发，傍晚带着星星月亮回家。回顾我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业绩，却活的潇潇洒洒、明明白白，坚决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领导交给的任务决不说二话，什么艰难困苦，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去圆满的完成任务。回顾参加地质工作的一生，当钻工、建钻塔、拆钻塔；扛过钻杆，搅过泥浆，管过劳保，做过台账；细心整理过老221队遗留下的勘探资料；做过张北蔡家营矿区的扩孔堵漏，冲洗液配方；筹备成立土工试验室，作计划、购设备，那么多年与削土刀为伴，与环刀共舞，直到退休。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地质队员，任时光在岁月中无声的流去，却不忘初心，满怀激情把岁月托付给旷野，把理想寄托给群山，以一生的坚守守候祖国地质事业的辉煌与灿烂。

如今河北地质大学成立70周年，70年的薪火传承，70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母校培养出了那么多的院士、博士……社会精英，桃李满天下，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把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昌盛而努力拼搏、无私奉献。母校真正践行了“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这句格言。我坚信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河北地质大学会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也会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一心，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我坚信河北地质大学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那酒那魂那人

如 晏

(中石化新星石油公司, 北京 100089)

玉莲来京, 引出已经在京的美霞师姐, 引出在达观博物平台常见的同门兄弟姐妹的聚会。长假“五一”的滚滚车流里, 分布在京津不同地方的我们, 聚集在北京西站附近, 那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地方。

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 从未喝过酒的琼芬开始了“一杯白酒慢慢品, 冲天豪气只为文”的尝试, 我不由问“好喝吗?” 问完自己都想笑, 能不好喝吗? “酒是精华粮食酿, 同好相逢定知香”。白酒的香气在房间里流动着, 拿酒来的张师弟留下了串联起同门情谊的精华, 赶赴他的另一场约会, 挥挥手, 没带走一片云彩。在燕生师兄关于落座的规范指示下, 我坐到了科学家旭辉师兄边上。说实在的, 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到一个玩空间的科学家, 有点忐忑。想起《三体》那套书, 里面的穿越、升降、守候、外星人等等突破了自己认知的时间和空间概念, 让我经常回味却不知所以然。申旭辉这个师兄的脑海里除了有外空间还有地球内核, 这是一个怎样的纵深和宽广? 酒香越发浓郁起来, 气氛也越发活跃起来, 线下相逢的欢愉在推杯弄盏中持续着, 没有间断。我的思绪因为同门回到了河北地院的四年, 那四年留在我脑海里的是洋河的青蛙、钟楼的啤酒、马奶子葡萄、朝阳楼涮肉, 还有最近被梁杰写出的面条西施。坐在我旁边的申博士却是静静地坐着, 嘴里默读着什么。我猜想, 这是在默诵某个物理数学公式吗? 我不由地问: “申师兄, 您是河北地院学水工的, 怎么就研究起空间了呢?” 他回答: “在学校时除了水工系的正常课程, 自己泡在图书馆里学习了数学、物理学、地学。后来又读了地震学的研究生和博士。这样, 就架起了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的桥梁。”张衡1号, 是申博士及其团队的心血之作。从2003年“中国震星”的一无所有时提出, 到2013年国家批准“中国电

磁监测试验卫星工程”项目实施, 再到2018年张衡1号成功升天并探测到墨西哥7.1级地震及全球五百多次六级以上地震。历时十五年, 想象不出这个团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申博士补充道, 2013年工程项目得到国家批准并实施时, 他自己激动地大哭了一场。我忍不住又问: “那您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 他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不忍心”。一颗“心”仅仅是一个小我胸中不到500g的一块血肉, 一个“不忍心”却撑出了天上那颗注视着地表下面不知何时发怒的自然灾难带给众人的万颗心的安全。有句话说“你所以平安顺遂, 是因为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这个前行不是脑海中的老牛拉绳, 是太多未知的空间时间中那些魂, 那些舞蹈的量子, 那些飘荡的酒香, 那些把这些魂具体为能看到闻到的人。申师兄就是这样一个人。申师兄祖籍甘肃, 北宋末年, 家族南迁, 何其幸运! 在那个灭族连连的动荡年代。申师兄说“家有祖训, 驱逐鞑虏”。靖康之辱, 给多少中华儿女慈善的心里种下仇恨? 那仇恨延续了上千年。申博士说“我个人觉得可以把祖训中的仇恨放下来, 世界需要和平”, 我不由感慨, 善良慈悲, 在申师兄的一个和平中生长得如此壮丽。因为慈悲所以承担艰难, 所以才能在恶中长出善, 长出欢乐。

申师兄探索研究开发张衡一号地震预测卫星的艰难过去了, 现在, 《科学中国人》这个平台的“申旭辉—以广大至精微”一文中详细解读了张衡1号卫星立项过程的艰难和相关科学研究的科普常识。如今闪耀太空的张衡1号是申师兄“昨日之梦想, 今日有希望, 明日变现实”的最佳注脚。

生活在这片蓝天下, 感恩师兄及太多科学家们对我们的守护, 青青麦穗代表了我们活下去的希望; 耀耀张衡1号, 让这麦穗安全生长。

(2023年5月6日)

找个理由回母校吧

赵松波

(河北地质大学 85421 班, 北京 100000)



图1 母校河北地质大学

没有想到我倡导的在校友间读书传书,探索智慧生活的活动,得到母校领导的极大关注,并把我带回了母校,好让我怯生生地再次跨进校门。

在外飘泊那么多年,进出无数学校,忽然再次踏入母校大门,心情却一刹那失重了,前尘往事随风而来,那秋华春雨的旧时光勾得魂牵梦绕,谁能说你不念旧呢?也许就像俯视一泓小溪下的游鱼,往事悠悠然飘在脑际,只要一翻拨,全会乱动起来。

当我去追寻,去比照,去相认风物,去抚摸树荫泻露那缕阳光的时候,那种熟捻的、流畅的、亲切的、热烈的底片,都能从对面走来的身影中看到,都能撩起沉寂已久的雀跃。

校园变样了,但那种氛围还在的,眼前的景象不会让你无觉;匆匆过往的师生不认识了,但那种年轻不会让你对不上号,那种眼神那种姿态还是像极了我们那个时候。

找个理由回母校吧,我想对走出校门的你说,学校虽变了,学子们还是走在宿舍食堂教室那循环着的点和线上,大路小径还是连着教室操场,脚步

匆匆而过学友室友们勾肩搭背下的丝语,似乎还是我们那时议论的小事情,还有那么入耳的一句半句让你熟悉让你窃笑,一路信然,心情和步履绝对会轻快不少。

找个理由回母校吧,当你走近运动场,那护网中闪动的颜色,一定会找出像那谁那谁的身影;当你蹭进大讲堂,听一段教授的讲授,一定有一句话,重翻你当时迷糊过去的书页,让你从一路风雨的认知中有了新的感悟。

找个理由回母校吧,也许会遇到校友回校的讲座,也许会遇到留校的同学,也许你愿意走进校史馆,寻找到那段属于你的故事墙。

找个理由回母校吧,看看简报栏,学生们在纸上呼喊的比拼和聚会还能让你免心上窜,当夜幕在你脑海泛起,所有的聚拢点都是快乐和点燃青春的海洋。

找个理由回母校吧,它永远等在那个地方,也许你不念旧不愿回首过往,就当看个景儿度个小假,这可是处洒遍了回忆的故乡。可以去追怀,可以去放逐,可以是给心情做个SPA,浅浅地疗伤,这里有的是开放的大门,无扰的太阳和月亮。

找个理由回母校吧,主楼一定有个校友办迎接在那里,一定有一杯清茶热在那里,一定有人听你细询详问,一定可以让你吐露衷肠,一定可以帮你找到那些个走丢的家伙,也一定可以让你见见老师或校长。

找个理由回母校吧,可以自己孤身,可以携妻挈子,可以同学相伴,可以素素地徜徉,可以再吃回食堂,可以静静地让往事在心头荡漾成一坛老酒,可以有好多穿越的姿势溶化到任何一幅让你眼圈泛红的光影里。

找个理由回母校吧,比如你忽然想起以往!

凌子，走到了天安门

曲雪松

(河北地质大学 经济管理系 87级, 北京 100000)



图1 北京校友欢迎凌子 (从左至右: 曲雪松、王桂林 (凌子)、申旭辉)

凌子奔向天安门的这一刻，我有点儿感动。

每隔一会儿，就忍不住刷一下手机，想看看他到哪儿了，还有多远，能否顺利进入广场……校友群里有人提醒，进广场需要提前预约，也不知道他预约了没有？

这个下午，我在写一个“沉浸式+”的话题，可是思路全不在写文中。

这是一个当下很火的话题，很多领域都在讨论“沉浸式”。它最初，是艺术家们在舞台上的探索，让观众不再是单纯的看，而是参与进来，获得更深刻的体验感，后来，发展成年轻人喜欢的沉浸剧本推理游戏，这几年又很快推衍，尤其是文旅业，广泛以“沉浸式”对业态进行升级探索，想用一种更真实的幻境，让人们有一段不一样的旅程。

那种不一样是什么呢？

它可能是我们想要，却一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达成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切换，也可以是，一种固有的社会角色的转变，或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的尝试……它能激发人们不常启动的那一部分感官或

触觉，除了解压和尝新之外，还能反观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多元，感知无限的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讲，凌子的徒步行，就像是一场沉



图2 北京校友陪伴凌子



图3 北京校友与凌子在天安门前



图4 北京校友与凌子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前

浸式的行为艺术。它甚至比舞台上的，由艺术家设计并带动的“沉浸式”更有张力，因为它已经让观众自觉自发的参与其中。所有的自觉和自发，都意味着，观众的思想境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正是艺术家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很早前，凌子的行程，几乎每一段，就开始有陪行者，从各地奔向他。有我认识的，大多我不认识，但都是校友。行至北京界，我熟悉的比较多，国文和一众师弟师妹们从石景山陪行到天安门，继明从内蒙赶回来，陪走天安门到故宫午门的一段，建军从天安门一路向北，尚晋之前陪走了三天，还

将在之后陪走三天，直至出京……每个人，都被凌子带进了这场沉浸式，也被他打开了新思路，获得了一些新的触动。

比如，表达一种深情，可以是语言、文字或歌唱，也可以是一步一步的行走；比如，距离的远近，不一定要用起点和终点衡量，它可以超越数字的概念，转化成方向；比如，当我们不再设定边界时，原以为的虚拟世界，也是另一种真实……这些个“新”里面，也包括凌子自己，比如晚宴上，他开玩笑说，“觉得我们国家的版图太小了。”



图5 北京校友与凌子合影



图 6 北京校友踊跃参加凌子校友欢迎会



图 7 奔走不息的凌子

这是他一步一步走过三千多公里之后的感慨。可是在他行走之初，所有人，我想，或许也包括他自己，都难免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恐难抵达的一个距离吧。

事实上，从他迈开脚步上路的那一刻起，这种想法就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在他的步伐下，也在我们的心里。

从他开走的那一刻起，我们全程遥望着他，从一个村镇到另一个村镇，从一座城市抵达另一个城市，从一个省跨越另一个省。

所以，在他到达天安门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儿感动：这么远，他竟然走到了。

他的初衷很简单，内心的种子一直没被污染。正是这个简单，让他走得这么远。

我问陪走的小师妹尚晋，“累不累？”小师妹是长跑健将，说“累，我只能陪走三天，再多，就走不动了。”

我问凌子，“累不累？”凌子说，“累，也不累，小时候在老家上学，也是每天都要走路往返十几公里，调整步伐和姿势，适当休整，所以，我习惯了。”

每一个参与者，在实践中认知自己，体验不同，然后，对凌子望尘莫及。事实上，总有让人望尘莫及的人和事，你觉得不可能，但他们做到了。凌子让每一位参与者，把这种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看着身边 96 年出生的小师妹，我们这些六零

后的师兄师姐们，感叹时间过的太快了，选择一种生活的同时，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一晃而至今日。凌子的沉浸式，带动每一个参与者，体验了不一样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也让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来看生命的过程，在这段有限的时长里，我们对它的广度和深度的探索可以是无限的，可以没有边界，也不设终点。



图 8 凌子的足迹

毕业四十年的我们

苏美霞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研究院, 内蒙古 阿拉善盟 750306)

44年前, 懵懂少年的我们, 着一身布衣, 怀着对大学生活的无限向往, 走进了河北地院, 从此我们注定了同学的缘分, 再难相忘!

往事如烟, 历历在目!

联九教室, 打着盹听高老师挥汗讲解德尔塔邻域的数学意义; 地质楼内叨念着着滑石方萤凌长, 努力辩识矿物岩石的长相; 付仲元老师, 我们物探系唯一的教授, 以他清晰的思路, 齐整的板书, 聚拢了我们不安分的目光; 安海丽老师的漂亮, 闫尧基老师的认真, 贾老师的高冷, 还有差点儿全军覆没的电法考试, 始终在我们青春记忆中深藏……



图1 79级物探两个班的五个女生

学生食堂三毛五一份的过油肉, 古城老店热腾腾的小笼包, 至今舌尖上留着余香! 还有二毛八宣化啤酒的清凉, 马奶葡萄的甜爽, 其实我们也难得一尝!

下花园实习基地, 洋河荡漾! 鸡鸣山的险峻, 上不去下不来的攀爬, 是我们青春记忆最亮的一道光芒!

秦皇岛一个月的地质实习, 让我们记住了竹叶状灰岩的模样。实习归来, 暴雨突降, 跃进车的马槽里, 勘探队员之歌唱响, 是那山谷的风吹落了我

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淋湿了我们的帐篷……淋成落汤鸡的我们, 依然豪情万丈, 地质队员的坚韧在心灵深处发芽疯长!

赤脚走在北戴河细软的沙滩上, 感受海浪覆过的清凉。凌晨出发, 去鸽子窝看初升的太阳, 缕缕阳光, 似乎始终在我们的记忆长河中闪烁着光亮……

入学第一年新年茶话会, 我们精心布置会场, 老霍欢快的笛音依然在我们记忆深处悠扬, 还有老赵二胡曲子的绵长总不能忘, 小丽歌声的婉转漂亮, 更是让男同学神移心荡……毕业告别会上, 我们个个情伤!

四年的大学生活, 让我们相知, 更让我们难舍难忘!

1983年夏末的骄阳下, 在宣化高高的站台上, 挥泪别过, 罩着80年代初大学生的光环, 去寻找未来的万丈光芒!

40年来, 我们在各自的岗位努力前行, 胶东半岛的金矿田有我们的足迹, 鄂尔多斯煤海的地火燃烧过我们的智慧, 塔里木盆地的油井曾经敲下过地质的重锤, 毛乌素沙漠的甘泉饱含着我们的汗水。无数处地下宝藏的发现, 带给我们惊喜! 三尺讲台, 育出又一代精英, 博士硕士论文写到世界各地, 那是桃李满天下的欣慰!

无论我们是在沙漠荒野, 还是在大学讲堂; 无论我们是在企业打拼, 还是在单位机关争雄; 无论成功或不成功, 我们都百分百地努力过, 奋斗过。回望今生, 无愧吾心!

2002年, 毕业19年的我们在泉城小聚, 十几年的磨砺, 让我们更加成熟, 个个神采飞扬! 2003年母校五十年大庆之际, 石家庄的大学校园, 我们激情相拥, 20年的同学情谊在那一刻释放!

2008年, 我们拖家带口, 围着草原的篝火, 载歌载舞, 重回年少时光!

2013年行走在平遥古城, 乔家大院, 絮叨着

08 毕业25年：那时我们依然意气风发



图2 2008年聚会合影

30年的风雨年华，喜怒沧桑；

2018年，毕业35年再回宣化母校旧址，寻觅难忘的青春记忆，回味四年的校园时光，感慨似水流年，人生匆忙！

今天，2023年，人间4月天，牡丹花盛开的时节，我们顶着一头华发，揣着几十年的同窗情谊，以青春不老的矫健姿态，聚首在中原大地！让我们依然把青春之歌唱响，人未老，天不荒！

最后写几句打油诗送给在座的各位——

四十年风雨苍桑，
大半载情深情长。
仗剑扬鞭天涯路，
同窗苦读终不忘。
功名利禄成过往，
人情冷暖又何妨？
而今迈步从头越，
华发携手再起航！

(2023.4.10)



图3 物探系83届毕业合影

毕业二十年，我们再相会

任亦萍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研究院, 内蒙古 阿拉善盟 750306)

毕业二十年聚会, 经守成、玉洁和泰峰等几位同学全力组织, 由78级物探系三个班负责人分头准备, 共57人参加, 在十三陵隆重举行! 学院现任领导在会上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充分肯定了同学们为地质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也提出了崭新的希望。

参加者个个踴首期盼、热烈相拥。组织者早已做好会场布置和日程安排, 众人吃住行一切不用操心, 只管追忆往昔, 乐享今朝。

同学们久别重逢, 笑语欢腾, 酒宴中推杯换盏, 互诉衷衷, 释放着二十年间的思念之情, 回忆着在校期间的逸事趣闻!

这次聚会, 从我接到通知起就开始激动, 有一种久违再回家的兴奋, 在我心中78级物探系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同学们互相关心, 互相帮衬, 团结友爱, 气正风清。同窗四年, 大家越走越亲, 心越来越近, 已把同学谊变成了兄弟情! 这次相聚一定会让我们的亲情变得更浓!

我们共同苦读, 结缘今生, 念念不忘, 期盼相逢, 一直到老, 心灵相通!

本次聚会, 有一项重要内容是请每一位同学, 与大家分享自己二十年的生活和工作经历。这项议程在同学们《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嘹亮的歌声中开启, 他们有常年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探工作的艰险和成功, 有从事勘探地球物理专业的辛苦与努力, 还有获得矿产勘查与地球物理勘探的教学与科学研究成果的欣喜, 他们分别在各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 有的曾多次荣获科技成果奖, 多人已被提拔为公司总经理或副总经理……

我们曾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在河北地



图1 二十年聚合合影

质学院愉快地渡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这首歌曾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也无数次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再过二十年, 我们再相会, ……举杯赞英雄, 光荣属于谁? ……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 挺胸膛, 笑扬眉, 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二十年后的今天, 正如歌词所述, 我们自豪, 我们问心无愧。二十年间每个同学的非凡成果无疑是献给母校的一份份厚礼!

这次还游览了十三陵美景, 一路赏心悦目, 一路欢歌笑语。

经过三天的彻夜狂欢, 同学们不得不开始返程, 互道离别, 难舍难分, 互祝安康, 各自珍重。相见时难别亦难,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愿我们的友谊像长江水长流!
愿我们的身体像青山不老松!
愿我们的事业如日之升!
愿我们的生活如月之恒!

再见了, 同学们! 期待下一个二十年后再相会!

(2022.7.23)

相识何必曾相逢

——2023年5.1小聚有感

苏美霞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研究院, 内蒙古 阿拉善盟 750306)

今天是个好日子!期待中更多的是惊喜!全因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聚会。

早早出发,下午4点钟到达聚会地点,自以为是第一,忽然楼道里似乎有人招呼“是美霞师姐吗?”疑惑?是在喊我?再一次听到同样亲切的召唤声。是的,没有听错,我急忙迎上,是韵红妹妹站在那里,那一刻好激动,和师妹相拥而入。

燕师兄端坐,仙风道骨。光线太暗了,差点没有认出。走近,一副“龙头”拐杖旁立,这是当年潇洒不羁的燕师兄吗?是的,是燕师兄,千真万确!闲话间,博学的燕师兄开始戏说拐杖的故事,那拐杖原不是“龙头”,那是经年已经包浆的,曾作为门把手的“美女”。韵红师妹以她独有的发散思维,质疑燕师兄关于拐杖的故事,意犹未尽中藏些笑谈……嬉笑间,一位年轻的妹妹飘飘然而来,一脸笑意,满身喜气。她,就是我们可爱的玉莲妹妹,“开心果”这个词突然浮现脑际。对,玉莲妹妹,就是那枚开心果!她,不只是出文快,工作优,原来她还是一位快乐天使!

一位帅哥走来,他就是我们的青年才俊敬钧学弟,他比相片更年轻,更有活力,握手,拍照,好亲切!他因晚上有工作应酬,所以带着真情带着佳酿提前来聚会点与校友会面。临走,还把习酒斟满,红酒入杯!好暖心好细腻的师弟,怎能让人不感动?!

文豪赵总,满面春风,潇洒而至,儒雅有形。赵总以他极富想象力的思维,用最有深度、最有韵味的优美文学表达了独特的情怀,赢得了校友的尊敬。科学家旭辉师弟,学者风范,低调中透着智慧,成功依然谦逊。正是因为有像旭辉师弟这样的科学家不断创新、无私奉献,社会才得以长足进步,科学家是时代的弄潮儿,民族的脊梁!可爱的



图1 聚会合影

琼芬妹妹到了,以她特有的纯朴,带着暖心的天津大麻花,风尘仆仆而来,匆匆忙忙返回。可是我们都记得了她,记得那份自然天成的纯静,还有她的坚韧意志!述强师弟,接琼芬师妹来,陪师妹一起到达,有同学赞他玉树临风,我更想说他是默默奉献,细腻暖心。通讯社,认真校稿,校友聚,迎来送往!述强师弟来自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粗犷中藏着细腻温情!海韵师弟,怀着急切的心情,奈何道路拥堵,终是在开席之前赶到。满身帅气,一脸真诚的小伙子,用心组织了这次聚会,让我们77-98级,跨越21年,8届河北地院的学子得以在京都欢聚一堂!在此请允许我真诚得道一声:谢谢!谢谢海韵和述强师弟的辛苦付出!

谈笑间,丁香一样的姑娘翩然而来,她就是我最亲爱的林霞妹妹,当年河北地院校园广播员,依然青春不老,经年磨炼,更多了几许文人韵味,越发的光彩照人……

席间,欢声笑语,趣味横生,更有讲不完的故事,抹不掉的记忆……

相聚令人期待,更让人难忘!

地大人的底蕴

——有感于校友玉莲的教风

马德家

(燕赵驿行集团公司, 河北 邢台 075000)



图1 玉莲校友

每次筹备交通行业高端财税班, 师资问题始终是困扰我的一个难题, 给集团的总会计师们、财务经理们培训, 对师资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不止理论还需要有大量的落地实操经验。

这次筹备广州高端班, 师资筛选依然困扰我良久。苦思冥想多日, 我突然想到两个专家级校友, 一个是我的同班上铺兄弟刘方平, 他亲自操刀多例重组并购, 体会深深; 另一位就是来自重庆的小师妹张玉莲。



图2 与玉莲校友合影

最早了解到张玉莲校友有重组并购的经历, 是读过校友通讯社达观博物文学所发表的她的文学作品, 读到了她的文章后所附的作者简介。在她不经意发的简历中, 我看到了她丰富的财务工作经历。更为重要的, 她当前还在做以财务管理为切入口的企业管理咨询工作, 业务还拓展到了重庆以外的其他省份。

我试着让我的培训经理联系上了她。几经商议, 她答应培训经理可以梳理她在企业管理和咨询服务过程中的一些案例为我们主讲企业并购重组中财税风险及管控策略。



图3 培训现场

临近约定培训的日子, 我的培训经理告诉我, 说张玉莲老师此前虽参与过并购工作或是服务过并购咨询案, 但并没有系统讲过这类课程, 我为此捏了一把汗, 甚至有些忐忑不安, 毕竟此次前来培训的学员都是国资委管和交通运输厅管系统中的专业岗位的领导干部。

不管怎样, 培训班于4月11日在广州如期开班, 第一天的课程由她主讲。

或许是不熟悉这边的讲台或是不习惯酒店提供的话筒的缘故, 在头几分钟里, 我明显地感觉到她



图4 课下解答

讲得有些不畅，我的心跟着紧张起来，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只见她放下左手中拿着的笨重话筒，清了自己的嗓子后直接对着学员讲起来，在我的担心之中，她逐步进入了状态。

我悬着的一颗心，慢慢地放松下来。

她将企业并购重组业务所涉及的流程、税收、融资以及风险问题逐一展开，知识的娴熟一览无遗。更重要的是案例在她这儿信手拈来且生动有趣，台下的老总们听得越入神，台上的她讲得越精彩越自如。如果不是我反复地提醒她，学员们可能会错过茶歇时间，相信她会一直讲下去的。



图5 课上聚睛

下午的课，她直接甩开PPT，密切融合她的实操经验，同一知识点，举一反三，切中学员的关注点，老总们越听越喜欢，本来说好讲到下午4点（接下来是财税沙龙），她又一不小心持续性地讲到了接近下午5点。沙龙课开始前，学员们争分夺秒地围着她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一边喝水一边认真地给予解答。

她严谨认真的教风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河北地质大学财会系的刘建勋、沈洁清、杨光英、李秀莲等一批老教师。老师们是永远的榜样，有什么样的老师，学生们就传承什么样的教风学风，当然这也是



图6 激情讲课

地质大学的教风学风。

张玉莲老师的严谨认真不仅表现在培训的讲台上，也表现在课件的编写上。记得她第一次发了220多页的PPT课件来征求我的意见，把我惊讶到了。按照经验，一般半天讲50张左右，这不是2天的授课内容吗？这足以说明她的备课工作准备得是多么的认真！



图7 课后总结

张玉莲老师的严谨认真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尽管她工作繁忙，但她总能忙里偷闲，去发现生活中最闪光最美好的亮点，并用细腻的感情把她记录下来，还分享并愉悦他人。

这次有幸见到她，终于让我找到了她不厌其烦的坚持承担达观博物文学稿件的编审工作这曾让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了。

她，一定是最称职最棒的。

小师妹离开广州后，我的培训经理给我拿来一盒重庆小吃，说是张玉莲老师带给我们的，这进一步印证了她严谨细腻的为事为人风格。

看来，女生就是比男生可爱。

（动车上即兴记录，2023.4.14）

忆母校 (三首)

(张海亮 河北省水文工程地质勘察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1; 赵燕生 中国地质矿业总公司, 北京 100000;
葛庆敏 江苏溧阳税务局, 江苏 溧阳 213399)

我们的学2楼

文/张海亮

那是暂时寄居的地方
却换来了一生的记忆
简简单单
来这平凡的五室一厅
忆往来去
是它的平淡和喧嚣
观
它背后的小树林
零散的小憩
听
楼上楼下
水工岩土测量……
静静
来还是纯真的来
去时也还是高昂的去
就像一群地质客
前仆后继的轩昂
还有还有
就像将要发芽的种子
一代代成长
它是个温暖的地方
让每个重逢在祖国各地相望
它是个诞生雏鹰的鸟巢
让地质精神在大地上发扬
它是个富有的学者
引导我们在各个岗位风雨同舟
不缺力量
来吧
让它永远矗立在校的中央

秋的赞歌

文/赵燕生

我站在秋的路口
看片片落叶
渲染了秋色
沧桑了流年
花会因为你而流离
人却不会因为你
而错过
举步不前
纵使水尽山穷
落叶成空
那老去的年华
依旧可以风姿万千
来了,走了,聚了,散了
风起,花落无声
秋依偎,一语未尽
已成昔年
秋风吹黄了夏日的绿
带走黄叶,带来新生
生命轮回
追忆失去的纪念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美与可爱,有心皆懂
如有来生,我愿为树
窥尽金秋远山
修千世同舟
修万世共济
芸芸众生里没有谁是谁的唯一
却有人是你一生的彼岸
前世今生的痴
问谁可以洞悉
难道此生此情
只有在秋的路口慕水仰山

(下转第96页)

作者简介: 张海亮, 男, 1978年10月生, 山西昔阳人, 石家庄经济学院(今河北地质大学)97岩土专业毕业。中共党员, 正高级工程师。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 第五届省直道德模范, 河北地质大学地质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河北省统一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

赵燕生, 男, 中共党员, 河北地质学院(今河北地质大学)物探七七工学学士毕业。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地质经济研究员, 教授级高工。退休于中国地质矿业总公司。

葛庆敏, 江苏溧阳人, 男, 1965年4月生, 会计师、注册税务师。1984年就读河北地质学院(今河北地质大学)经管系财会专业, 1988年分配至昆明地校任教, 1989年底调回家乡参加税务工作至今。兴趣爱好: 垂钓、太极拳、古典文学。

母校印象

潘大成

(中共长春市朝阳区委统战部, 吉林 长春 130015)

那年九月, 我走进了
这座塞上古城
那就是宣化
曾享有幽燕之名
秦砖汉瓦, 长河奔涌
依稀可见, 多少世间繁华
那几座高楼, 是校园的一处风景
我说, 那高耸的像钻塔
低矮的是帐篷
与其说是学生在校园里学习
莫不如说是新一代地质队员在此宿营

桃花、杏花、李花
荡漾着春色
青春、爱情、梦想
洋溢着春风
在母校, 随处都可以碰撞出火花
那是我人生中度过的最美的光景
我们都是蒲公英的种子
在这里只是短暂的驻足
我还是要飞
要飞到天涯海角
要飞到四野八荒
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我曾生活在城市乡村
我曾奔走于戈壁大漠
我曾看到你, 毅然走进高原
让国旗飘扬在世界最高峰
我曾看到你, 毅然走进蓝海

与蛟龙号同时触摸着
万米之深的海底
我曾看到你, 毅然走进沙漠
独自一人穿行罗布泊的英雄壮举
我曾看到你, 毅然走进南极
在南极洲的雪地里
都曾留下你深深的足迹

我记得, 大境门、鸡鸣山是灰色的
阳光下的桑干河也是灰色
我记得, 那几座楼房
那几条街路也是灰色的
其实, 灰色是我的最爱
原以为, 那灰色是一种孤独、单调或落寞
现在却忽然觉得
这不是回归自然吗
这是古朴、庄重与尊严的融合

清远楼灵光闪闪
曾在我的心海泛起波澜
我们都是徐霞客的后裔
李四光的徒弟
我站在塞上的风口
目送一个个校友的远去
地质包、地质锤、罗盘针
还有那双地质鞋
这些都是他的圣物
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那年, 我也离开了母校
曾几何时曾在梦里与母校相逢

七十年的过往，来去匆匆
 可谓岁月静好，誓言无声

(2023.5.14)

钟楼大街的回望

那年九月，我身穿绿军装
 走在宣化的鼓楼大街上
 军装上没有领章帽徽
 一个完全退伍兵的模样
 那张录取通知书
 被我的心捂的滚烫
 我知道，这张纸是多么难得
 我不愿意说出其中的苦与乐
 临行前，妈妈告诉我
 儿子，千万不要把通知书弄丢了
 你要是丢了它，你就回家种地吧

初秋的我，步行在鼓楼大街上
 那青砖碧瓦、古巷长街就是古城的昨天
 从上古郡的烽火，到一路岁月沧桑
 每张通知书，都写着各自的姓名
 如今都要走进同一所大学

那年七月，我又背起行囊
 离开校园时，的确有些匆忙
 三十五年啊！瞬间的过往
 毕业证、派遣证，标记着各自的前程
 忽然间我就觉得有些失意
 竟然忘记了所学的专业

我喜爱文学，那些文豪总是让我眼前发亮
 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尔克斯……
 我翻阅雅典泰门、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
 翻阅悲惨世界、百年孤独、战争与和平……
 梦里的我，曾经走过了苦辣酸甜、悲喜交加的日日夜夜
 再读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时候
 我才悟出其中的感受

即人性的一半是饥饿，另一半是疯狂
 当我走进人到中年、沉重的翅膀、北方的河……
 让我感觉到伤痕文学的沉重
 我一个负债累累的学生，才勉强完成学业
 那时我很少读三毛、琼瑶
 总是觉得爱情不会是一个钟摆，只能原地踏步
 而是人生路上永远追逐的梦想

让我念念不忘的不是哪个教室
 而是母校的足球场
 忘记了某个学科究竟打了多少分
 却清晰地记得
 我们每次足球比赛的动人场景
 那时的足球场没有绿茵
 那片沙土地，尘土飞扬、蒿草丛生
 我们都曾在这里摔倒
 也都从这里站起
 说起来也是痛苦与快乐的分享

我依然记得每个队员的名字
 后腰阿舜，前锋阿文，守门员阿强……
 每一次赢球，都说是守门员的功劳
 要是输球呢？指定是后卫防守的漏洞
 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国足失败
 那次比赛却让校园沸腾，让国人心动
 唐尧东的那个头球
 撞开了日本队的大门
 国足赢了！都是英雄无畏
 哪怕刀山火海，头破血流
 我写了一部小说《足球畅想》
 说的就是校园里，那些热血青年的疯狂

毕业季，我们把毕业证、派遣证装进行囊
 即使都要从钟楼大街上走过
 却要奔向不同的远方
 我依然身穿绿军装，头发很长
 没有帽徽领章
 完全不是一个大学生的模样

(2023.5.18)

听说，隔山花又开

听说，隔山花又开
 登山而望
 习惯了蒿草疯长，青春不衰
 眼下是快乐生长的萝卜、青菜
 暖流奔涌
 清溪穿越
 树下乘凉的人们
 穿戴外露
 简约出行，如释重负
 南飞的候鸟
 依海而居，向阳而生
 山那边，依然满目葱茏

听说，隔山花又开
 我原以为是谣言
 忽然感觉，有风袭来
 烟雨朦胧，诗意绵绵
 我想去远方
 想去拜访那遥远的绿水青山
 推开虚掩的门
 那漫天的雪花旋转着，飞舞着
 已经迷失了我的双眼
 是天外来客吗
 怎奈我那颗驿动的心
 早已是决堤的海

听说，隔山花又开
 我知道那山的模样
 葳蕤繁祉，生机盎然

生命如炬，熊熊烈焰
 此时，我脚下的土地
 厚积着落叶
 森林真的瘦了，山也瘦了
 动物与人都变得臃肿浮躁
 看起来都已经年迈
 屋檐在流泪，风还在抽泣

听说，隔山花又开
 即使我远离了燥热
 听不到雷鸣
 也看不见梦中的彩虹
 而今，所有的美好都如约而至
 我放眼遥望
 遥望那山、那个村庄、那处老宅
 我非常惊奇
 在这样一个诡异的冬季
 我好羡慕春雨与冬月的默契

听说，隔山花又开
 我乘坐复兴号高铁，穿越季节的隧道来看花儿
 我乘坐919飞机，拉起时光的弦窗来看花儿
 我乘坐神州号飞船，推开太空的舱门来看花儿
 我就是梦里的那只候鸟啊
 在花海，在碧空，在宇宙
 自由自在地飞翔
 我看到了那座山
 看到了花儿，看到了海
 看到了田野与丛林
 看到了飞蟹与章鱼
 我看到了地平线上
 那轮红日，依然那样炙热癫狂

(上接第93页)

祝贺母校七十华诞

文/葛庆敏

半城葡萄半城钢，
 上谷威名自古扬，

暮鼓晨钟音绕耳，
 金戈铁马气回肠。

当年地大宣府创，
 今日新生石市彰，
 七十春秋累硕果，
 八方弟子祝无疆。

校庆七十年

李宝山

(河北地质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母校是一艘远航的大船，
她穿越激流不怕艰险。
在风风雨雨的七十年里，
有多少令人动情的怀念：
……
在让人称颂的风华正茂之年，
她奋发有为积极肯干。
为祖国无私奉献，
培养了多少探宝的先行官。
由于时代的变迁，
母校由西北转战东南。
在一片绿色的土地上，
铺设了一道道水电管线。
还是在这片土地上，
一座座高楼直插云天。
我和迁建处的同志们并肩作战，
装点着美丽的新家园。
和星星一起眨眼，
与朝阳并肩。
搞施工不忘百年大计，
合理安排把工期再提前。
多少回的加班加点，
多少回的挑灯夜战：
有时候一天不动铺盖卷，
实在困了就合一合眼；
有时候忘了吃正餐，
饿了啃馒头就着咸菜干儿。
搞预算紧密配合各方面，
为国家节约资金四百八十万。
多少回的精打细算，
多少回的唇枪舌剑：
有时候自己病了不下火线，
记不清耽误了几回元旦晚会的收看；
有时候家里小孩生病住院，
但冒着风雪往天津大学（设计单位）赶。
……

为什么这样大干苦干，
因为部颁“老黄牛”朱德承领头在先……
为了学校文科走向灿烂，
我和同学们一起搞艺术操练。
为了素质教育的真实体现，
我们艰难地看待在书法乐园。
为了突破技法难关，
探求起来不分早晚。
为了掌握重点技巧，
传授知识不计报酬不讲条件。
多少次的演、练、讲、看，
多少次的书画展览。
多少人的不理解……
但领导支持我们渡过难关。
多少次的手把手学练，
多少次请来高人指点。
多少次的掌声伴着赞叹，
为了学校的知名度我们才做了一点点。
迎接母校的明天，
我们默默地干。
即使在学潮的日子里，
书画展把多少学子凝聚在校园。
……
母校走过七十年，
对我个人恩德如山。
我经常扪心自问：
本人为学校回报了几点？
我愿母校如国花牡丹，
明朝更加宝贵鲜艳
长虹相伴，辉煌在前！

母校是一艘远航的大船，
她经历了多少欢乐和苦难。
在难以忘怀的七十年里，
有多少动人的故事还在流传……

作者简介：李宝山，笔名保衫，男，1948年生人，工程师，毕业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法专业。曾获《青春杯》全国书画大赛一等奖。《红烛颂》全国书画赛金奖。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名誉理事，中国书协会员，石家庄书协会员，石家庄书协主席团成员，创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教育书法委员会顾问，老年书法委员会顾问，河北地质大学书画协会秘书长。

校友小聚（二首）

赵腊平

（中国矿业报社，安徽 淮北 235099）

情 义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集结，在帝都
一个叫章丘大厦的地方吟诗
而王维的忆山东兄弟，早已一气呵成
此刻，另一群人在念想
情深似海，时光缓缓浓缩
同窗两个字可当酒以歌

歌缔造幸福，在词的地层里
师者是一种信仰，传道授业
执着让理想酝酿了几十年
在古城宣化，我们学会了豪迈
那些山，那些水，那些凛冽的风
性格在血液里涌动，无论多远
多久，基因一样的标识刻在脑海

记得的是温暖、甜蜜抑或忧伤
忘怀的则是反复的日月星辰
岁月，教会我们的总是坚持
相信过去，相信现在，相信未来
在写着凝芳的条幅下留影，背景
却是母校那块斑驳的校牌，初心依然
春风十里，桃李下自成蹊
从洋河之畔到燕晋咽喉的石市
我们师出同门，那些教授们的名字
便是一颗一颗星星，闪闪发光
人生漫漫，踽踽前行，庆幸
今夜有酒，有灯，有恒久的情义照亮

凝 芳

我常常惊艳于美之霞光
于丛林的至深处，绚烂如诗
如玉，眼前莲心成佛
有飞鸟振翅，见证春华秋实

掬一壶酒，敬了日月星辰
享钧天之乐，今夜花好
述说悠悠往事，强音亦柔
几十年过去，记忆如昨

情感是一汪清泉，喝了
便成琼浆，芬芳来袭
正是晨曦初露，旭日东升
紫气徐来，光辉洒了一地

太阳的温度正好，因韵唱和
一抹桃红醉了相思，怕只怕
燕来含泥，生了深情
腊梅悄放，平添好多离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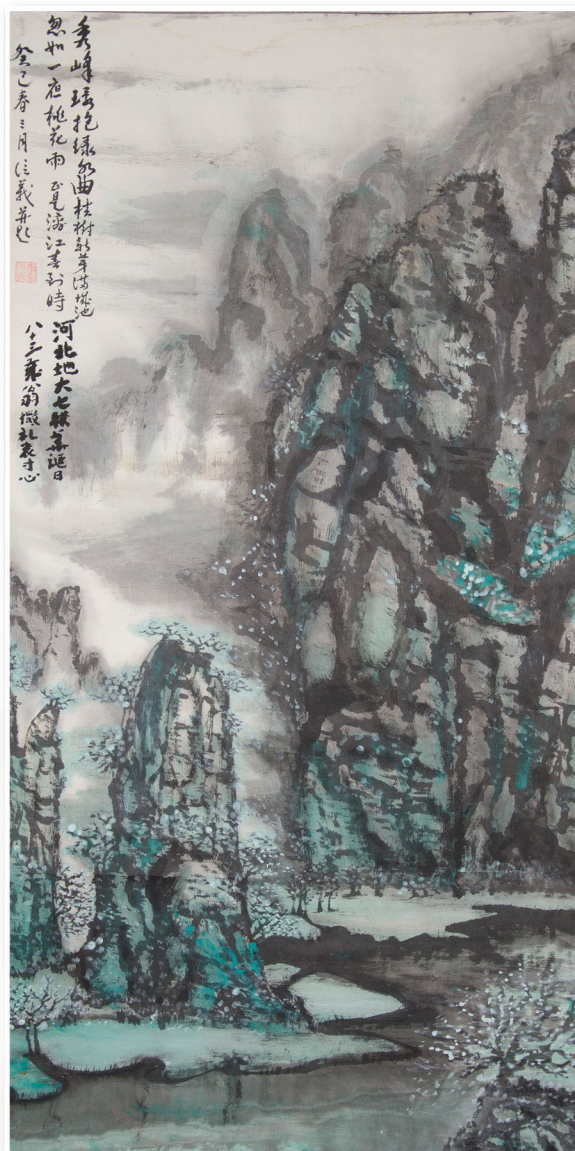
（5月2日晚校友相聚，情感所至，以到场的校友们的名字入诗，即兴咏之，随后作了修补，以为留念）



图1
欢聚合影

仰山之厚，慕水之阔。
山水相连，朝华夕秀。

——李信义贺河北地质大学七秩华诞





河北地质大学
HEBEI GEO UNIVERSITY

2023年 第62卷 第一期
高等教育研究(半年刊)

主 办 河北地质大学
编辑出版 河北地质大学高教研究室
地 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槐安东路136号
邮 编 050031
电 话 0311-87208327
电子邮箱 gjybjb@hgu.edu.cn
印刷单位 石家庄燕赵创新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河北省报刊登记证 202027